苍狼绝爱

苍狼绝爱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Chapter_1

【内容简介】

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一片苍茫的血色中他们相遇了。

一个是辽国手握重兵的北院大王，一个是大宋边关守将之家眷，敏感的身份早已注定了彼此的对立。

为保家卫国，她假意投诚，使他万余精兵惨死于幽州城西郊。

为报仇雪耻，他血洗幽州城，只为令她后悔当初的设计谋害。

她失手被俘，虽被他百般纵容、呵护，但终无法放下国仇家恨而直面真心。

他心生爱怜，面对她一次次的谋算、背叛，虽然深情不悔却难免心伤齿寒。

在一幕幕尔虞我诈中，终究谁是谁的劫难?

苍狼绝爱，这爱是绝处逢生，还是天涯永绝?

流畅的文笔，清晰的叙述，一番浓墨重彩，勾画出一段风雨飘摇的情。虽在工笔细描处尚欠火候，致使文章整体略感粗糙，但豪放中别有一番滋味，值得一品！

【正文】

第一章

大辽 北院

正所谓南衙不主兵，北卫不理民。

就在这所辉煌雄伟的北院殿阁内，有着全契丹最骁勇善战的武士。他们身着银甲兽皮，一个个英姿勃发威风凛凛。

北方虽然地处苦寒，可现在正值开春时分。这季节春暖花开羊肥草绿，领兵出征再好不过了。此时刚巧午后，北院大殿内外一片悄然无声。将领兵士自然是训练有素不会随意喧闹，可这堂堂北院大王相对就有些闲散了。大晌午的又风和日丽，有点提不起精神。

耶律烨缜脚下踏着一双沉重的马靴，深黑色水裤被细制的皮革高高裹束在腰间。他微微隆起的肌理，精壮的上身袒露的胸背上，青郁郁一头苍狼图腾栩栩如生。狼儿尖锐的爪牙，展开的形体蓄势待发。一爪紧紧扣握着男人肩臂，畜梗立的身颈缓缓蔓延至那柔韧的胸膛。狼儿匍匐在他泛着隐隐赤铜的肌肤上，他光泽的身背如似涂了一层松柏油。只有常年操练才有的健康，那身躯充满着力量。耶律烨缜展开懒洋洋的身形，沉沉的倚坐在大殿金椅上。他微微挑脸，收起深邃的眸光，眉宇间难掩的乖张霸气，轻佻的俯视着殿下来人。

凶悍的狼儿，正是这草原民族永恒的象征。何况他是领兵打仗的大辽第一勇士，其实无论将军士卒身上多纹有图腾。只因他们常年征战杀场，随时可能身首异处，依仗着身上纹图或许是希望亲人有日能在尸横遍野中寻回自己吧。

“奴才丸达海，见过北院殿下。”男子说着伏地，请了个安。随后起身，讨好笑道“皇上一直惦念着大王，这次高丽朝贡，六匹神驹，第一时候就念到您了……”丸达海说着顿声，偷偷向殿上眇了一眼。

耶律烨缜并没言语，也未作何表示，只是沉在金椅中的身子缓缓坐了起来。他略微向前一欠身，肘付随意支靠着膝头，一手轻轻扣拳撑着下颚，黑漆漆的双眸似笑非笑观望着眼前男子。

丸达海看不出他心思，只得干笑两声，继续道“这不，皇上随即遣奴才给大王送来了。”他在身后打了个手势，一行六个仆役便将六匹神驹牵至大殿门外。

溯雪 -- 毛色银白，如星月飘雪。逆风雪而行，日行1500里。

流光 -- 通体黝黑，光洁滑亮。追星逐月，脚力惊人，可日行1500里。

军刀 -- 全身暗红如浴血中，凶悍异常，野性十足。上场杀敌，是匹难得的战马。日行1200里。

天行 -- 四蹄踏雪毛生寸长，大风雪中可连续数日奔行不停片刻，尤其北方苦寒之地更能发挥其优越。

影子 -- 一身棕褐，夜幕光中似影随行。可自识其路，纵使你得良驹宝马也难将其落在百步之外。

驻风 -- 毛色灰白，风沙之中如同隐没。传言此马可驾驭旋风之首，就连狂风呼啸看似都被它落在万丈之外，好像停驻一般。

这六匹宝马当真稀罕，光瞧那骄傲神气的模样就非一般平常俗物。

耶律烨缜缓缓撑起身，漫步出殿堂之外。一手扯过缰绳，拍了拍油光光的马背，赞道“好马。”

“大王好眼力呀。”丸达海急忙接话，道“您手中这匹白驹，名为溯雪，当真是百年不遇的千里良驹。还有它身旁这匹通体漆黑的，称作流光，可日行一千五百里。”

“哦？”烨缜疑惑，好马是好马，但他说的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

“这一黑一白本是一对的...”丸达海呵笑，废话不断，一时还收不住车了“是高丽国七皇子带了一百卫士整整围捕了三个月方才捉到，原是献给皇帝御用，可皇上对大王爱护有加，便将马赐了下来...”

“一对？”耶律烨缜状似认真的思索，随口戏弄道“这一黑一白，生下的岂不成斑马了？”他话音刚止，殿堂上将军一阵哄笑。

“呵呵，殿下真是风趣，这神驹又岂能生斑马。”丸达海硬着头皮，陪着笑脸。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内务总管惹他不得，就连皇帝都要让其三分。北院可是几乎掌管着全大辽的部族军力，他手下将领更是个各骁勇善战杀人如麻。“这匹四脚雪白的，名为天行。还有那个一身棕褐的，叫影子。血红色的，名作军刀。最后这匹，是驻风。”

“嗯，到都是好马。”耶律烨缜一一看过马匹还算满意，一转身面对丸达海，扬唇笑道“说吧，皇上赠马欲意为何？”

既然他话都已经问出口了，丸达海奉旨照说便成“皇帝希望大王趁这兵强马壮粮草充裕的开春时节，领兵出征北宋，一举挥师入关。”

“皇上这六匹神驹当真是价值连城啊。”耶律烨缜冷笑，片刻后吩咐道“你带我转告皇上，这马我收下了，带着你的人下去领赏吧。”

“谢大王赏赐。”丸达海满心欢喜的辞退而去。

“这两匹留下。”耶律烨缜马鞭扫过一黑一白两匹神驹，对殿内一男子交待道“其余的你们分发下去。”

“属下，库木库术，萧古尔泰，大贺伊哩铎，纳昃勒，谢大王分赏。”小将们默契十足，个个声气醇厚精神威猛。便是这群少将军，为大契丹国铸造了一代无坚不摧的强军健旅。

十日后 校场上

呜——呜——号角响起的长鸣震彻天际，旗祭开始了。

偌大的竞校场上，分别按照将军骑兵步兵的镇仗整齐的排列开来。这是一场远征的祭奠，文武百官饮酒祭天，祈求他们国胜昌顺。场上的每一位兵将都是萧刹的，因为他们正在真诚的祈求苍天赐予的力量，带给他们战争的胜利。

随着吹起的号角，一排排肥壮的牛羊被牵引出来。持刀手举起锋利的弯刀，只待一声令下畜的首级便顷刻间滚落黄沙。一阵劲风刮起，卷带着丝丝血腥吹起校场黄黄金沙飞扬仗高。鲜血步入滚滚的沙海，缓缓渗入土地。当弯刀斩出热血的霎那，战马嘶鸣，大军顿时沸腾。场下三十万兵将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都为着空气中那散发的隐隐血腥而无法自抑的亢奋着。前阵一排将军扯紧马缰，驾驭着几欲奔出的座骑。这一刻气势如虹，这一幕血脉澎湃。

点将台上耶律烨缜英气逼人精制的战袍加身。滚着金边的披风纹绣着龙样的图腾，肩头雪貂毛制的贾哈同样烙有瑞兽的图案。他漆黑的眼眸俯望一切，扬唇勾出满意的弧度。他要的就是这金戈铁马，杀气冲天“将士们。”他一声低喝，场内渐渐安静下来“我们就要上战场了，为了我大辽更加富强，为了我们的女人孩子可以衣食无忧，为了掠夺来更多的人畜，也许有人会死在战场上。”他稍一停顿，继而道“但是，我相信在场每一位都大辽最勇猛善战的武士，都是可以杀尽最后一滴血的兵将。你们是我大契丹最强劲军旅，是最优秀的战士...”

校场上的嘶喊震天动地，将士一个个高高举起雪亮的弯刀，争先恐后的展示他们的决心。是的，他们愿意为战而生为战而忘。喜欢尖刀刺进身体鲜血溅出的感觉，只有不断洒出的热血才能让一个兵士感到自己生存的价值。也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得到自己想拥有的。

呜——呜——低沉的号声再次吹起，那闷闷声响盘旋在碧蓝的长空，预警着战争的到来。没有一场战役是没有血腥的，没有一场厮杀是不带恐惧的。虽然战争是丑陋的，但在这充满血腥与恐惧的背后却酝酿着智慧无穷的魅力。

耶律烨缜统帅的三十万大军在这日艳阳普照，天高气爽的午后开拔出发了。马蹄飞扬，踏起昏天暗地的风尘。骑兵开路，顿时奔践出一条深邃的沙湾。浩瀚的大军足足行进出十几公里长的队伍，飞驰的骏马上契丹国彪悍的军将如同大漠中翱翔的雄鹰。

第○二章★

第二章

幽州城

荷花池畔，绿草丛旁。风吹杨柳，雨打树梢。这远近驰名的天下第一楼景致怡人似真似幻，湖边高树矮草成片，座座假山林立。春风拂动弱柳，碧湖青萍隐现。艳阳举头高照，雀儿轻声低鸣。尤其这湖水清澈透亮的像面镜子，这便是关城内外都享誉盛名的镜湖小楼了。

只见少女倚栏垂目，遥望远山含笑溪水流。她点指，撵起只小纸鹤，随风放去，任其飘逐不知何处。

她身旁丫头无声的笑了笑，最喜欢她家小姐静静的样子，美的像仙女，温柔同秋水。

镜湖小楼座北朝南，依湖而建。二楼镜湖、日、月、星辰四阁均栏栅傍水，雅致难得。此时一楼厅堂早已订桌满堂，若非她们每逢初一庙中进香，也难订到这上好佳位。

“小姐您瞧，那小畜牲耍的好有趣——”秋儿兴冲冲的扯了扯傅雨桐袖摆，一手指着湖畔一耍家牵的猴子。

她唇边噙着一抹笑，目光淡淡扫过。是啊，多有趣。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井市繁华。幽州城真是越来越美了，就像个渐渐长成的少女，出落得越加妩媚动人了。

喧闹的街市，人流穿梭，今日的庙会更为这里凭添了几份喜气洋溢。

“天南地北皆兄弟，出门处处靠朋友，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妈大姐大姑娘，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小弟在这献丑了——”打把势卖艺的，声音此起彼落。

只看那穿流的街市中，四匹高马异常神骏。

男人猛然扯缰，喝住马儿。

“主子？”他身旁随从敏锐，随即反映。

耶律烨缜不语，展手，垂眸默默望去，竟是一只纸折的燕儿，随风飘来，恰巧被他捉住了。他仰头望了望，这里景致似乎不错，翻下马身，准备休息片刻。

“四位爷儿，打尖还是住店？”店家一见来人急忙迎了上去“您瞧瞧，今个儿堂会，咱这都满了……”

耶律烨缜无声，抬眼看了看店家，随手马缰丢了过去。

“哟——”店家接的狼狈，这缰绳竟也沉甸甸的，陪笑将就，试探道“您若不嫌弃，就等一阵儿先？不然就要同人合个桌，只是您四位……”他估量着眼前四个汉子，体貌高俊五官明朗不似中原人士，便笑道“您四位，恐怕坐着就不那么舒坦了……”

“放肆。”大贺伊哩铎闻声低斥，随即扬手架去。他手中是柄战刀，不过被黑缎子裹着看不出罢了，但见耶律烨缜眼色又收了回去。

“主子，您看……”纳昃勒倾身一步，轻声询问。

“等等吧。”同人合桌毕竟有失他这等身份，何况这里景致确实不错。

几人在门口还没站定，只听“哎哟！这是谁家的畜牲——”

秋儿摸了摸鼻子，整整装上流光，就见眼前黑漆漆的皮毛，居然都看不到马首，好一匹大黑马。她伸出小脚去踢人家，人家只是扬扬脖子，朝她哧哧吐了口气就把她吓跑了。

“秋儿，不得无理。”雨桐嗔道，牵手将她拉了过来，免得她再跟那黑马较劲。况且这等好马也的确少见，就连她姨夫的坐骑都不及万一，想必这马的主人也颇有身份。

“好狗还不拦路呢，也不知是谁家的畜牲，大摇大摆的挡在门口，啊？”她不依不饶的，转脸冲向店家，趁机又踢了人家流光马蹄一脚。

“姑娘，瞧您这眼神，别踢了。”那店家捉着马缰转手作了个揖，道“呐不，就是这边几位大爷的。”

“都说南方出佳丽，想不到刚进幽州，这美人儿已经像水了……”萧古尔泰声音低低沉沉的契丹话，双手环胸啧啧称奇，只见秋儿小脚踢着流光甚是讨喜，再看她身后那姑娘更是娇柔。

“拿下中原，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大贺不以为然，他只喜欢银子，对女人没什么要求，南方北方还不都一样就是个女人而已。

登徒子！秋儿一眼瞅见，这几个男人竟敢如此放肆的看着她家小姐，光天化日他还能吃了她们不成，她可是幽州守将李尽忠的家奴，她保准说出来吓的他们跪地求饶，都把他们抓去下大狱。

“小姐别怕！”

哎，雨桐拦手没捉住，她竟然真的过去了。

“哎！过来了过来了……”萧古尔泰见状稀罕的喜道。

“哈哈，你一把抄了她上马，我给你垫后。”大贺嘲讽，佯装着和他计划，虽说今日来此是探探城内部署，不过如果能顺手牵只羊羔回去也算不错。

“后面还一个呢。”他也真说的出来，就听纳昃勒直掸嗓子，他们两看新鲜也没搭理。这俩没个眉眼高低的混小子，主子脸色已经见沉还在那胡扯。

“这马是你们的！”秋儿扬着小脸质问。

“姑娘。”萧古尔泰噙笑，上前一步，实际他只会说出这一句半句汉话“是我家主子的。”他转身看了看烨缜。

“知不知这畜牲拦了谁的路！”

“请姑娘赐教。”他就等着她自报家门，攻下幽州第一个捉她上床。

“她——”

“秋儿！”雨桐唤声见急，身为守将家卷怎可仗势凌人，况且兵将是保一方平安不是用来招摇的“我不准你再说一个字。”她气的声音有点喘。

“小姐。”

“再说就不要叫我。”她依旧站在店旁没有走进一步，和他们仍有段距离，这已经让她够尴尬了。

萧古尔泰挑眉望向雨桐，有点失望，挺失望的，这真打起来烽火连城满地的尸首再上哪找去。

耶律烨缜也没出声，展手托出纸燕交给纳昃勒。他这才注意，眼前这丫头提篮内五颜六色纸折的燕儿。

“去，还给她们。”他沉道。

“是。”纳昃勒接过，寻向雨桐。

“姑娘，这燕子可是你的？”他抬眼望她，她有些不自在“有劳壮士。”她唤道“秋儿，接过来。”她板下脸，轻道“快向几位大爷赔个不是。”

“小姐。”

“快。”

“对不起啦。”秋儿噘着小嘴委屈道。

“不妨事。”这笑就让雨桐浑身不舒服，拖着秋儿急急走了，路过萧古身侧，后者还不忘吹记口哨。

“小姐！！”雨桐拉着她，她狠狠的回首瞪他。

“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们，不过几个蛮子，听到将军名号一早就吓跑了。”

“我就是不让他们跑。”她眸光轻轻扫了眼秋儿“没见他们身侧挎的？那是锦缎裹的战刀。”

“啊！”秋儿惊道“不会是吧，咱们城里可是严禁携兵器入内的。”

“所以，现在应该回邸告知姨夫。”

“哦哦哦哦。”秋儿连连道是，急忙跟了上去。

居庸关守将李尽忠别院

“报。”迂回的别院小径，一名兵士疾步跑来“边关紧急军报。”

“哦？快快拿来给我看看。”李尽忠放下正在批阅的公文，随即起身相迎。

“看来蛮子大军已经蠢蠢欲动了。”副官张武接过信函递了过去。

李尽忠眉峰紧蹙，一手抖开密函不禁大吃一惊。契丹以军将调防为名，竟然数日内陆续在边境增兵三十于万，难道辽国真的准备挥师南下了？那他的居庸关便势必成为辽人选中的第一站。虽说朝廷每年花费在北边防线的军饷近百万两，仅东北边境就号称屯兵三十万之多，其实只有他们知道，实际兵力还不足十七八万。看来仅靠欺哄，已经不足以安抚关外蛮族了。不过居庸关屏靠八达岭，有天险可以依，契丹想打进来也并非易事。

“将军，辽人来者不善，我们要不要整军备战。”张武寻望他等待回应。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已至此反而能贪个心安，总好过平日里提心吊胆的提防着，现在最紧要是想个退敌之策。李尽忠略一扬手，阻道“这两国开战非同小可，假若军情有误闹出笑话，不止你我二人官职不保，更会让朝廷丢进颜面。”他顿了顿，谨慎的思索道“辽兵虽然来势汹汹，可他们长途跋涉人倦马乏。我们坐守居庸关以逸待劳，粮草充足又有天险可依，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只要避其锋芒，死守城关...”李尽忠放下手中书简，展眉笑道

“一字曰之‘拖’，只待他们久攻不下急于返北时，我们再断其去路，从后追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将军妙计。”张武豁然开朗。

“加强边防守卫，派人再去打探，一日一报辽军动向。”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朝廷那边也要注意，只怕有小人挑唆扰乱圣听。”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镇守将军最怕制手缚肘不能尽如己意。

“是”张武领命辞退。

第○三章☆

第三章

耶律烨缜觉得心神有些不宁，一路上频频耳闻城内民众议论辽人来犯，岂会等他们去抓，一早几人便离去了。

幽州城郊

金灿的夕阳斜照，透过青葱的竹林，一丝丝洒落在狭窄的林间官道上。耶律烨缜同萧古大贺等人马不停蹄赶至东城郊外，男人扯缰喝住马儿。萧古尔泰双手叠抚唇边，跟着吹出记清亮的响哨，隐伏在林间的五十骑契丹精兵顿时训练有素的依令而出。

“可否遇到宋军经过？”耶律烨缜一手微微使力扯着马缰，矫健的黑马自行在原地兜了个圈子，嘶嘶的低鸣，踏起一片尘烟。看来还不是很听使唤，这便是高丽新贡的宝马流光。

“未曾见过大宋一兵一卒路过此地。”兵士随即恭敬的回话。

哦？这东郊是居庸关的必经之地，他们并未有一兵一卒的调遣，莫非还不知道他已经到幽州？可明明城内已有传言，无论如何还应先回军营，三军营中无主帅是断然不可的。

五十几骑策马奔驰，连夜行程此刻已经接近辽宋边境了。银晃晃的月光洒下一片温润，借着星月微弱的光，隐约看到前方一队人马正巧拦住去路。

“主子。”纳昃勒霎时警备起来，可前方人马未动，只有两骑迎面寻向他们。

男子一身银白的铠甲泛着晶亮，幽深的蓝眼睛辉映着沉醉的夜空，闪烁着别样的异彩。他渐渐放缓速度，驱马行近耶律烨缜，扬唇一笑，道“小叔叔，听说这次幽州之行消息走漏，我特带来两千骑兵在此照应。”他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透着种难言的邪魅，烨缜并不喜欢，也未加掩饰。他便是当今大辽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仅小烨缜四岁的耶律佐臣。

“北方入夜清冷，主帅保重身体。”男子同样一身银亮的战甲，可在月色朦胧中宛若天降的精灵般俊美纯白。他体贴的拿出披风，翻身下马，恭敬的递了上去。他便是辽国皇帝的第四子，耶律佐宗。

青明色的紫袍猛然抖开，随着轻轻吹拂的晚风，滚着金灿灿的纹边。展开的披风瞬间遮出一片乌云，在隐隐的月色，淡淡的星光下更添一份阴沉。

契丹军营

幽幽烛火轻轻晃动着，点点萤光飞舞丛间。夜已经很深了，营区内正在生火准备起灶，主帅帐内一片通彻明亮，犹如白昼。一个个将领身着紫衣兽甲，肩披殷殷红袍，手握马鞭，腰挎长刀。整齐的排列在紫木雕制的犊案旁，案上展放的正是一张辽宋周边的地形详图。看来契丹人是要发兵南下了，所有将帅都已聚集在此。

耶律烨缜一手指尖轻轻敲打在图上，居庸关地势奇险，依附八达岭而建，易守难攻。内连紫荆关、侧马关形成护北的重要防线，内三关。关关相连，山环水绕。果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假若发兵强攻必定伤亡惨重，况且他们一入中原也并无退路可守。他垂首蹙眉，沉思了片刻，忽然扬唇一笑，问道“你们说这仗该如何打是好？”

“八达岭山势险峻，实在不易攻克，况且宋军镇守城关以逸待劳。”耶律佐宗同样也在苦思克敌制胜之法。

“我看不如先拿下紫荆关，断了它的后路再说。”萧古尔泰趋前一步，他随烨缜征战多年，经历大小战役无数，心中多少已有些盘算。

“库术？”他还想再听听其他想法。

库木库术思索了片刻，附和道“我到觉得此法可行，紫荆关、侧马关一带地势较缓，且关口颇多容易攻破，是条出路。”

“我也正有此意。”耶律烨缜一顿，道“居庸关守将李尽忠，城府较深工于心计。他一定不会同我们打，倚仗着地利人和，料准我军远道而来人倦马怠，决不会出城迎战对我锋芒。他若死守久拖，长攻不下我们非常不利。”

他说着，随手执起两枚旗令分别放于图中飞狐、紫荆二关隘上，神色一正，号令道“库木库术，我命你率同萧古尔泰、耶律佐臣、大贺伊哩，带领大军二十万，兵分两路，沿桑干河谷底东入云蓟。取飞狐口、紫荆关，切其后防西南连接。”他稍一停顿，紧接着又吩咐说“纳昃勒、耶律佐宗你二人另带八万军马攻打古北口，由遵化取檀、妫、蓟、顺四洲汇师中路居庸关。”帐中正商量着行军策略，下达军令呢，帐外突然来人急报。

“将军。”幕外兵士请命。

库木库术眉峰一促，有些不悦，一把掀开帐帘，斥道“主帅正在商议军政，你是哪个营区的，这般没有规矩。”他不仅身居大辽军政要职，也算是耶律烨缜的家奴了。若说在场谁最熟知烨缜，当真非他莫属。

“让他进来。”耶律烨缜沉声吩咐，幽暗的黑眸深邃的好似入夜的晚空，黑眼睛冷冷的注视着兵士，坐靠进身后大椅中，询问道“有何事情急需禀报？”

兵士略带切忌，若非所有将帅全都聚集在此，他也不用冒失的闯进主帅大帐“启禀元帅，我军巡查大营时发现一队宋人在附近行动鬼祟，抓了回来，他们自己招认是宋军派来的的探兵。”

看来敌人已经开始防备了，他们更要快些争取时间。烨缜微微敛目，轻轻扬手，挥道“就地处决，一个不留。”

“是。”兵士辞告而退。

帐内一时沉静下来，只闻得凶悍的兵将沉稳的呼吸。

“声东击西，攻其不备。我带中路兵马诱打居庸关，连同东路大军配合西边主力作战，务必拿下此地。”耶律烨缜沉声一喝，道“都听明白了。”

“属下领命。”将领们一个个俯首听命。

只有拿下燕云十六州他们才能凭借此处天险继而南下，进可以功，退可以守，否则只能无功而返了“大战在即，所有将领必须依计行事，不得擅作主张，不听号令者，一律按军法严惩不贷。”耶律烨缜扬手揉了揉眉间，略显忧虑。他们时间紧迫，兴兵打仗，必要先夺他人之势，出其不意，方能尽操胜券“西路大军的所有将领，所率骑兵，马不能停蹄，人不得解鞍。务必先大军一步抵达，攻克居庸关后防连接。”

他要大辽凶猛的军将，眨眼间黑压压一片布满整个云蓟十六洲。让宋人在大辽铁骑响彻天地的嘶喊声中惊觉，让他们首尾无法兼顾，四方都支援不了。

“属下谨尊大帅将令。”少将们威风英勇，气势如虹，均扬声附和。

幽州

“契丹人打来了，契丹人打来了。”幽州城内锣鼓喧天，人畜四散已经乱作一团。

微弱的朝阳刚刚升起红晕，天边仍旧泛着淡淡灰白。站在城关上高高望去，远方地平线处云呼风啸，卷起的漫天黄沙像翻滚的江河澎湃而至。是风暴？还是契丹兵？

天还未曾透亮傅雨桐就在杂乱的喧闹声中惊醒，契丹兵打来了？她简单穿上衣物直奔城关跑去，此时居庸关已经高度设防，若非兵将们认得她是绝对上不去的。

辉映着那一方金黄的朝霞，数以万计的契丹骑兵嘶喊着直驱居庸关逼进。一匹匹强健的战马裹甲戴装，奔驰声响彻天际。是契丹兵，漫山遍野的契丹骑兵踏的脚下大地都在嗡嗡震荡。这就是兵临城下

吗？这一刻她竟然忘了害怕。千军呼喊，万马嘶鸣。何其壮观，何其震撼。傅雨桐呆傻傻的望着逼近城下的大军居然惊讶的无法反应，冷不防一只长箭擦肩而过险些伤着她。居庸关城高八米余，若非天生神力，纵使关外民风强悍的民族也难箭箭有力射中目标。

“你在城上做什么！”李尽忠板脸轻斥“现在是打仗非同儿戏，刀箭无眼，快点下去。”

“姨夫。”雨桐满怀忧虑，对李氏夫妇的感情绝非一般，担心道“姨夫，您要小心。”

“放心吧孩子，姨夫自有退敌良策。”李尽忠安抚着，将雨桐推送给副将，吩咐道“张武，你送桐儿先下去。想办法安抚一下城中居民，让大家切莫惊慌。”

契丹兵第一轮进攻气势凶猛斗志高昂，正中他所想。不过死伤惨重，但辽人也算聪明。城攻不下，不到半个时辰便鸣金收兵了。李尽忠本以为辽人收兵会另谋他法，怎料午后时分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也是不到个把时辰便再度收兵。直至傍晚第三次发动进攻，全都不痛不痒的让人难耐。虽说伤他们不多，可却牵制的他们无暇忙于其他。

“MD，老子带兵出城去宰这群契丹狗贼。”张武猛的灌下一大碗酒，这仗从天还没大亮一直打到深夜，现在那群蛮子是回营睡觉了，可忙的他一整天连口水都没顾的喝。武将出身，如何忍得下契丹人百般挑衅。

李尽忠反倒气定神闲的很，躺在竹椅上纳着凉，口中还哼唱着小曲，得意道“他们如此无非是想引我等出城迎战，只要我们不出去，契丹人就拿我们没办法。告诉城上加强守卫，注意关关连接。”

“可这样不痛不痒的要打到什么时候。”张武仍旧气不过，总想冲出去杀个痛快。三场激战下来，契丹人并非真正出击，无意间也让敌人产生一种骄燥的心理，不能真正判断彼此实力。

据报这次带兵南下的是契丹的北院大王耶律烨缜，此人在大辽的东征西讨中统领过战役无数。可谓是辽国的常胜将军，不过即使如此

在李尽忠看来他还是太过年轻，又百战百胜难免孤傲恃才而骄。征讨蛮夷之地尚还可以，如若逐鹿中原恐怕并非易事。

“报告将军，契丹兵又来攻城了。”一名兵士远远跑来。

又打来了？这他当真没有想到，三更半夜的，这契丹人唱的是哪出？李尽忠蹙眉，心底隐隐升起不安，一时间竟然不那么确定了。急忙吩咐道“快，快传令下去……”

他命令还未待下去，又有快马急报军情。城外大路因为激战已经无法通行，马匹只能从后方远道绕来，已经迟了几个时辰了“报告将军，古北口军情紧急，请求立即增援。”

李尽忠只觉得气血一热瘫坐进椅中，他从军数十载居然着了蛮夷小贼的道。这边战火连连照的天边一片透彻红亮，满天的烟雾根本无法看清远处示警。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当真让辽人取下古北口，他们大军便可迂回至居庸关腹背，到时他前后受敌处境就危险了。

“将军，恐防辽贼调虎离山啊。”张武忽然又谨慎起来。

话虽如此，可这援兵如何不派？假若真让辽人拿下古北口，这东北防线也就危险了。眼下也只能当机立断救急在先，以图对策了“传我将令整备部分兵马，速去古北口支援。”

李尽忠坐在椅中沉思，自己确实有些轻敌，犯了兵家的大忌。想不到这契丹主帅领兵打仗还略有一套章法，并非蛮夷之辈。看来还要同他好好周旋才是，此仗虽然吃了大亏，不过只要能保住居庸关，一切还都在未知之中。他尚在心中盘算，未料外面又有快马急报。

“将军，大事不好了。”传报的正是紫荆关守将副官，他一身浴血满是伤痕，衣衫早已破烂不堪，看来刚才经历一场激战。此时正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将军，大事不好了。”

李尽忠豁然起身，一把握住来人，急道“快说。”

“飞狐口，侧马关已经失守了。”那人有些激动，道“少将军死守紫荆关，末将也是杀出重围，请将军火速派兵支援，晚了，就来不及了。”

什么？李尽忠大惊，根本无法相信自己所闻。契丹明明三十万大军南下，如何同时攻打这北面若干关口，战线拉的这么长岂不是自寻死路？他刚才派走大批兵将支援古北口，敞若再派兵前去救援紫荆关恐怕自身难保啊。

“将军。”紫荆关副将动容，道“不要再考虑了，紫荆关城内七万军民正顽抗辽人，水深火热啊。”他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块白玉雕刻的佩件“这是少将军让末将转交给您的，他誓与城关共存亡。”

紫荆关守城将领正是李尽忠之子李正义，他颤抖着双手缓缓接过玉佩，这是给他儿子和雨桐的订婚之物。一时胸中难言的凄苦，感慨万千。可他确实无兵可派，也绝对不能再派兵将了。这居庸关若再派去一兵一卒，以辽人凶猛的攻击随时都会有失守的危险。

“将军！”张武愤恨道“让末将带兵去杀退辽贼。”李正义可是他的骨肉血亲，难道他真的见死不救。

李尽忠毕竟领兵多年老谋深算，越是不明敌我的情况下越应该沉着冷静，绝对不能冒然行事。他定了定心神，询问道“敌人派去多少兵马攻打紫荆关、飞狐口？”

“不知道，漫山遍野的辽兵，一眼都望不到头，少说也有二十万。领兵旗萧古，此人异常凶悍，之前从未所闻。”紫荆关副将一脸沮丧，此刻仍是心有余悸。

二十万？当真如此他们定是无法守住，不过据报古北口也有将近七八万辽人。那么来攻打他居庸关的到底有多少人？辽人不怕损兵折将，一波波进攻凶猛，而且看似只为引他们出城迎战。李尽忠恍然大悟，顿时高喝一声“坏了。”

竟然中了敌人的计中计，耶律烨缜不惜以自身做饵，让他们误认为辽国大军兵临居庸关，实际早已派出主力自后方偷袭，他一波波凶猛的进攻压根儿不是要引得他们出城迎战，而根本是在欲盖弥彰，掩饰自己兵力不足的缺陷。李尽忠痛恨已及，却不得不暗自佩服，假若换了自己也未必有如此胆略，博此一局。契丹主帅三翻进攻死伤不

少，估计现在人马不过万余。他稍微理了下思路，随即命令道“张武，你马上点率精兵五万立即出城迎战，我要活捉辽国主帅。”

张武早就等他这句了，欣然领命。

幽州城外辽军大营内

“西路大军战况如何？”耶律烨缜深深闭目坐于案前，冷俊的脸上不露丝毫情绪依然那般淡定。

“我军西路一路攻克侧马关、飞狐口等大小关隘二十余处，宋军不堪一击。”副将顿了顿，拿捏道“只是紫荆关城内居民付与顽抗，稍微有些阻碍……”

烨缜闻之，眉峰不禁一蹙，沉声命令道“整顿兵马再次攻城。”

“主帅，使不得啊。”副将听了心中一惊，他们前来不过带了三万人，几次攻城下来已经死伤了一万多，继续下去恐怕要全军覆没，刚要开口劝建，帐外便传来喧哗。

“主帅帐内，不得擅闯。”帐外守兵喝斥，却被前来兵士一拳打倒。男子领着小队人马亦然闯了进来，也全是一身伤痕满面污垢。

“你们放肆，竟敢擅闯主帅营帐。”副将怒斥，随即驱身向前。

耶律烨缜冷淡的目光缓缓寻向前来的几名兵士，他们都是大辽勇猛的兵将，若非万不得已他也不想将他们送上死路。他敛起黑漆漆的眼眸，轻声哄吓，幽幽质问道“知道擅闯帅营论罪当斩吗？”

“大帅。”几名兵将一起跪地，男子委屈道“大帅让我们冲，将士们绝对不后看。让我们杀，我们更是一马当先。”他顿了顿，心中又怯又恨，赌气道“可你是将军，统帅三军，怎能让我们白白去送死……”这攻城掠地哪有三更起兵两更收的，岂不是徒劳虚废兵力。兵士们好不容易攻到城下，更应该一鼓作气，却闻得鸣金收兵不得不返。这样周而复始，死伤无数啊。

“一群混账，主帅行事还用向你等汇报。”未等烨缜有所表示，副将随即喝骂，道“来人，将他们拖出去，每人重责二十军棍。”他试探

的目光浅浅扫向烨缜，无奈道“主帅，我看士兵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耶律烨缜深深呼出一口气，紧抿的双唇刚毅的坚持着。

第○四章☆

第四章

紫荆关

关城内外一片战火连天尸横遍野，老弱的哭泣，兽畜的嚎叫，两军厮杀冲天的咆哮。弥漫的硝烟徐徐升起，刺眼的星火四下燃烧。街道房舍随手一片狼籍，食物衣衫洒满街尾巷口。两军已经杀红了眼，紫荆关内居民奋起抗辽，契丹大军二十万竟也在此僵持不下，已经整整过了一夜。

“这群刁民。”耶律佐臣低声咒骂，一大早驱着精壮的白马来到城下观望。紫荆关是他负责领兵攻打，岂料城内军民众志成城誓死反抗，这样一来辽军当真卡在这里久战不下，已经损兵折将几近万人，况且还全是他所带的本部兵马。耶律佐臣阴郁的蓝眼睛渐渐袭染上一层昏沉的血腥，低喝道“拿弓来。”他持弓张箭，拨弦，箭矢猛然射出，正中一女人肩背，那人顿时落下城关。简直放肆已及，居然连区区女流，十二三岁的娃娃都敢拿起武器同他兵将厮杀。他驱马行进几步，在城下高喝道“城上守将听着，我契丹大军二十万，已将此地重重包围，任你们插翅难飞，若是聪明及早开城投降……”他一顿，微微眯起深暗的蓝眸，威胁道“不然，我军破城之日便是你紫荆关化为灰烬之时。”耶律佐臣一挑眉，居然无一人应他，接着又利诱道“我乃大辽国二皇子耶律佐臣，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可保城内居民一条生路，反抗我大军的民众一概不予追究，否则屠城十日以做惩罚……”

他话音未尽，咻的一只长箭急驶而近。他随即闪身，箭刃恰巧擦过他脸颊侧面，霎时划出条细弱的血痕。蓝眼睛寒若冰霜，阴冷的目光犀利的投向城楼，沉声问道“那是何人？”

身边副官心底一惊，看看二皇子的脸色便知他怒急反静，急忙回话“回皇子爷的话，此人乃居庸关守将之子李正义。”

耶律佐臣修长的指尖缓缓抚上脸侧伤口，竟敢拿箭射他？他阴沉的目光盯着城关，发狠道“传我将领，破城之时人畜不留，这就是他们顽抗的下场。”

“是。”副官跟着退下。

紫荆关外辽军大营

库木库术正会同萧古尔泰一干将领，守在犊案前分析居庸关地势，帐外突然来报。

“将军。”那人行进库术身侧，俯首低语道“二皇子下令屠杀，人畜不留。”

“……”库术闻之便觉棘手，虽说耶律佐臣归他统率，可毕竟名冠皇子之衔。他又不同于四皇子，启会当真听他号令。如今在紫荆关吃了大亏，找个口实发泄一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屠个十日八日也就是了，人畜不留，未免有些过了。

“我等又管他不住，随他去了。”萧古尔泰冷哼一声，至今仍旧愤愤不平。早已经告诉过他围城必须留条缺口，示以城内军民一条生路，免得他们奋起顽抗。他却不加理睬，硬是将紫荆关重重围住，损兵折将不说，城关到现在还未拿下。

可库木库术担心的并非此事，他一直记挂着耶律烨缜那方战役。索性先前就派人带了五万骑兵前去支援，不知这会儿战况如何。耶律烨缜身边骑兵不足三万诱打居庸关，可李尽忠毕竟领兵多年，参加过战役无数的老将，恐怕时间一久便会有所察觉。一刻没来回报他便一刻难以安坐，一念及此更是忧虑，断然道“你们留守大营不要轻举妄动，我亲自前去居庸关探探情况。”

战事可谓是空前的惨烈，城中军民奋起抗辽可终究抵不过辽军凶猛的攻击。

正午时分，紫荆关失守了。

只闻得轰隆一声震天巨响，犹如闷闷天际打出个响雷。几米高的护城门最终被辽军推倒了，大军蜂拥而入。

“二皇子有令，凡我大辽国兵将，杀满百人者赏银千两。”一个副将扯着嗓子，故意提高声调，嚷道“杀满千人者，赏银一万。”

午日的骄阳洒下一片炙热，尤其在这方战场上更显出几分烘灼。耶律佐臣正对城关安坐，优雅的执杯品茗。瞧他那幅娇纵的模样，身旁还带着自家奴才扇风遮阳。哪里像是来打仗的？城还没破人家早就架上凉亭，从那打瞌歇着悠闲自在的很。

仗余外一棵苍天老树下，辽军的另外三员大将冷眼旁观嗤之以鼻。

“竟有这等好事？”萧古尔泰略一抬脚，踢了下身边男人，笑道“喂，你还不快去？”

“我？去干什么，拍他马屁？”大贺伊哩铎略显失落，懒洋洋的倚身坐靠树下，随手抽了根青草衔在嘴边，酸溜溜道“谁让人家是皇子爷，要银子多少没有，怎么花不行……”他可谓是烨缜帐下最贪财小气的将军了，即使爱财若命还是有些原则的。

“他们汉人不是常说什么爱财……什么有路嘛……”萧古尔泰一挑脸，调侃着“军中明赏，岂不好过用你拿漂亮姑娘去换牛羊。”

“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纳昃勒在一旁不温不火，最近他正跟着中原人学汉语，精进不少。主帅说了，要想打下中原，他们就要先了解中原的文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们一唱一喝，当真气人的紧。大贺伊哩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横道“你不跟在四皇子身边伺候跑来我们紫荆关做什么？”

“是主帅让我先过来，怕你们二人多生事端。”他摆出一幅无可奈何的姿态，耸耸肩膀走向营区。

“看来你我越来越不受将军宠爱了。”萧古尔泰撇撇嘴。

“是你，不学无术。”大贺伊哩铎恨道，随即撑起身子，掸了掸衣上尘土，跟着扬长而去。

这一方背地里尽数些主子坏话，那一方尚还全然不知。几个小将军性格秉直为人爽朗，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阿谀奉承之事，若非烨缜一一将他们收入帐下恐怕也难有今日。

耶律佐臣清闲的闭目养神，没想到这紫荆关内军民虽然不多，大肆屠杀却也非一时半刻便可解决。他大放辽兵屠城，都已过了个把时辰，好像也没见什么成果。身边副将一脸奴才相，小声叫唤，生怕惊了他家主子清幽“皇子爷，皇子爷。”

“嗯？”耶律佐臣哼出一声。

“紫荆关守将已被生擒，二皇子您打算如何发落此人？”那人俯身驱前，讨好道。

“不是早就说过了，人畜不留。”他不以为然，脸颊隐隐传来疼痛，突然想起早上险些被他所伤，脸色随即一沉，喝道“把他给我带上来。”

虽说生擒，可连夜激战下来早已精疲力尽。辽人蜂拥入关又是一番恶斗，别说他区区凡夫俗子，就算大罗神仙也难以支撑了。他本想血溅紫荆关，一命祭城池。岂料辽人根本不给他机会，想必他项上人头还值些银两，辽兵等着拿他领功受赏呢。李正义心中苦笑，满脸尽染血汗，一身破衣烂衫，五花大绑狼狈不堪。当真是丢进了李家军的脸面，文也不行，武亦不能，即使九泉之下也无颜再见列祖列宗。他只求一死，尚可保存半分尊严。

“跪下。”解押的兵勇毫不留情，一脚踹了下去。

“就是此人？”耶律佐臣略带疑惑，缓缓抬起幽暗的蓝眸。早上只是城下远远观望了一眼，如此仔细一看，顿时扬唇冷笑。难怪他们连失数城，这北边防线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真怀疑单凭宋人这幅身骨，如何担得起沉盔重甲，拉得开几尺弯弓。他不急着说话，从小的娇纵养的心胸狭隘竟不自知。此时还在考虑如何报那一箭之仇，看来他攻下城关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此了。

李正义只痛恨连夜数战耗尽体力，不然眼前这指高气昂的大辽皇子恐怕早成了他箭下亡魂。若论行军打仗，他不见得有他半分功力，二十万大军攻打紫荆关居然两天一夜方才拿下。他偏过脸，当真看一眼这关外蛮贼都觉的辱没了自己。

耶律佐臣幽幽起身，寻步过去，蓝眼睛俯视着跪地男子，轻佻道“让我瞧瞧。”

两旁兵士随即扳正李正义偏侧的脸颊迎面对上他的目光，一边副将更殷勤的递上绢帕。

耶律佐臣接过纹龙秀凤的白帕子，在男子眉眼间简略的擦了擦，随手丢了一旁，男子五官端正俊秀不言而喻。他这一套调教的可好，恐怕根本没将李正义当个男人看，何论守城将军，到更像是禁宫选秀。哎哟，好生俊俏，这可是有别于关外的英俊粗狂，都可以同他白白细细的四皇弟相比了。耶律佐臣贪念顿起，若是收入府中好生调教，带在身边那多威风。当真万金之躯，娇生惯养，始终顽劣难训。

李正义被他暧昧不明的目光瞧的怒了，怎样都生得堂堂七尺男儿之身。虽说全身痛楚的没有半点力气，可仍然不失军将虎威，喝道“契丹狗贼，要杀则杀，要刮便刮，我败军之将只求速死。”

“若你肯同我回去，或许，留你条生路……”耶律佐臣说着，略一探手，竟然轻浮的托起男人下颚。

啐，一口含着鲜血，正溅上他英挺的俊脸。

“哎哟，我的皇子爷……”一旁副将惊颤，虽说是从军打仗，实则多半还是随行伺候，急忙抽出绢帕帮他擦拭。耶律佐臣深深的闭上蓝眸，怒气翻腾的几欲喷出。

这一主一仆，三军阵前当真滑稽。远处，萧古尔泰肘付撞了撞大贺“看见没？瞧他那熊样。”

“你们管的了吗？”纳昃勒悄声步近，这二皇子甚得皇帝喜爱，平日里就欺男霸女顽劣不堪，身边的奴才更是一个个仗势而骄。他脸色

一沉，慎重道“还是看紧那小子别丢了性命，或许主帅攻打居庸关时还能派上用场。”

“我们管得了吗？”这次到是颇有默契，二人异口同声。

耶律佐臣恼怒的一把搪开身旁奴仆，阴阴蓝眸凶狠的瞪向李正义。他除了对烨缜稍有忌讳，几时遭过这等羞辱？不吃亏的反手一掌，猛然挥了过去，急怒攻心顿时便想抛其心肺，可念头一转，如此不是正中他意？蓝眼睛微微眯起，扬唇一笑，总算雨过天晴。他缓缓趋前两步，精壮的身形，腰板挺的笔直，不紧不慢道“把他给我看紧了，他若伤着我砍了你们脑……”说着，竟然掀开下身衣摆，凑了上去。

李正义大惊，又急又怒，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紫荆关若干将领本被扣押在不远处，此时看到这蛮辽子居想当众羞辱他们主将，不禁高声喝骂“天杀的契丹狗，是条汉子的就送爷们一刀，若羞辱将军半分，我们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哎，可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正所谓成王败寇纵使高声喝骂也无济于事。

自从大军南下有些日子了，若非烨缜带兵严令不许携姬妾侍女同行，他何需忍的如此辛苦。耶律佐臣行进的动作一顿，远处吵吵嚷嚷的让他更烦心，娇横道“去，让这群不知死活的都闭嘴。”

“皇子爷的意思是？”副官小心的询问。

“这还用的着吩咐。”他挥手有些不悦，此等小事还要人教真是群废物。

副官俯身领命，明白皇子天意了，喝道“来人啊，把那边叫的欢实的都挂在城前示众。”一列兵士顿时架起长矛，压制着数名城关守将，推推打打的拖向城楼前空地。矛锋尖锐，一刺穿透背心深深的挑起皮肉，将数名叫骂的兵将高挂城前示众。

辽人当真凶残，嗜血成性。李正义痛恨的紧蹙眉峰，兵将们一片凄惨呻吟个个强自压抑在喉间，有些还是不禁流露出来了。他目光一敛，晶亮的双眸仍旧如此犀利，怒视耶律佐臣，愤恨道“我大宋国的兵

士，无一贪生怕死之辈，你如此酷刑我军将领，南侵之路只会越加艰难，李正义求之不得。”

“看紧了。”耶律佐臣被片哀声连连搅的有些心烦，动作也粗鲁起来。一把揪起男子发首，刚一挺身。刷的一声清脆的马鞭抽落，正中李正义身背，深邃的鞭痕缓缓渗出殷红，男子吃痛不禁一咬牙关。乌亮亮的长鞭猛然扫下，压制李正义的兵勇几乎同时的被迫放手。耶律佐臣急忙撤身，可仍旧迟了半步。他忍着下身穿来的隐痛，昏暗的蓝眸酝酿着风暴。一旁副官惊吓的不敢多出只字片语，这可是上山虎对上海龙王，二人他谁都惹不起。佐臣心虚的清清喉咙，一手放下掀起的衣摆，实际也不太敢正视耶律烨缜阴沉的黑眸，轻轻一笑，嗔怨道“小叔叔，你这不是害侄嘛。”

耶律烨缜驱坐的黑马足足有个壮汉那般高矮，此时马儿正兜绕在佐臣周身。

“害你？”烨缜冷笑，道“我看你是在害我大辽数十万兵将。”他一顿，沉声斥道“你堂堂辽国当朝皇子，三军阵前，竟然如此放肆，示我军军威何在？”黑眼睛冷冷扫了眼佐臣“这里是战场，埋尸含骨无数，并非你家宫庭后院。”他说着，猛的提起马侧张弓，健臂一扬，长箭飞驰而出。有力的箭矢不带半分犹豫，一箭精准的贯穿城前一敌将胸膛。

“一箭毙命，全部射死。”尾随在后的库木库术随即命令，略带责备的目光寻向萧古尔泰等人。

“耶律佐臣所率兵勇，均一日不准进食。同行将领连降两级，扣饷银三个月，以示惩戒。”耶律烨缜环视了一周，最后目光落在佐臣身后的副官上，马鞭一指，道“此人，拖去军杖五十，赶出大营。”

第○五章

第五章

紫荆关外辽军大营

夜已经很深了，星星隐没在乌黑的云间，月亮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沉寂的夜空布满了一缕缕混浊的黑云，轻轻缠绕游走。

“主子，早点歇着吧。”库术调亮帐内灯盏，端来一碗参茶放在牍案旁。今日耶律佐臣一意孤行，害的全班将领代他受罚，大贺他们已经哀怨连天了，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烨缜此时坐于案前苦苦钻研居庸关地势，库术见他这般执著，又道“属下同他们也多次久研究过此地，虽然险峻，可它现在毕竟已是孤城一座，前后无依，想必不需多时我军便可大破居庸关。”

话虽如此，可佐臣今日坏他大事。耶律烨缜略带疲惫的轻叹一声，拿起案上参茶浅浅饮了两口，黑眼睛仍旧注视着身前图纸。他们还未曾拿下这护北奇关，耶律佐臣便纵兵杀掠。一来霍乱军心，二来势必造成居庸关守城军民的强烈抵触，一仗下来恐怕又要死伤无数了。他沉思了片刻，忽然双眸一亮，好像有了主意，吩咐道“明日大军拔营东移两百里驻扎居庸关城外，你速去派人大张旗鼓从四方洲镇挑选歌姬伴舞军中。”

“...？”库术不解的搔了搔脑后，这样一来大军还如何打仗？但军令如山，他唯有遵命行事。

居庸关守将李尽忠别院

古北口数万大军一去不返，早上传来急报紫荆关也失守了。他本想趁耶律烨缜兵稀马弱之时突袭辽军中路，却又被契丹援兵逼回城中。真是噩耗连连，战败不断，如此下去该如何同朝廷交待。

“将军，让末将带兵杀进辽营救出少将军吧。”张武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辽人凶残，酷刑紫荆关守城兵勇早就传遍街头巷尾。城内军民无不愤慨，这正是出战的最好时机一举大退辽兵，自开战以来他们还未曾打过一场胜仗。

“我不准你带一兵一卒踏出居庸关半步。”李尽忠大喝一声，早已心烦意乱，猛的一掌击在案上。那是他的亲生骨肉，李家唯一的香火，他如何不是心如绞痛，可现在辽人就像守在洞口的狼儿，只要一

开城关，他们立即便会挥军而入。他无奈的叹了口气，激动道“我李家男儿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徒，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此事以后休要再提。”

“将军。”张武仍不死心，李尽忠却已拂袖而去。

傅雨桐悄声躲在门外听的心底一惊，险些打翻手中茶盏，见李尽忠踱步而出急忙闪进院内小径。原来李正义确实被辽人所擒，这些天幽州城内早有传言辽兵凶残嗜血成性，他们连翻胜仗下来此时正于周边县镇大肆征召歌姬夜夜伴舞军中。看来辽人势必拿下居庸关，已成其囊中之物了。傅雨桐细眉紧锁，李尽忠必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才不能营救表哥。可难道就任其在辽人手中，生死不明。无论如何她都要见表哥一面，最少也要得些消息。但辽军大营要想蒙混进去谈何容易，傅雨桐苦思良策，似乎只有一法可循。哪怕仅是一线希望，她也想试试。

隔日午后，幽州城一客栈内

“哎哟，我说姑娘，你可考虑清楚了，这可不是去什么王公府第...”妇人衣着鲜艳，甜腻腻的声音提点道“就凭你这小模样儿，随便跟了哪家王爷公子都能收房妾侍了，何必非要去那蛮军大营。”看着雨桐纤纤弱弱的身段，模样标志玲珑，活像个玉雕的娃儿，她还真有几分怜惜。辽人打了胜仗，四府州县选美入营，可这战祸连连哪里还有姑娘肯留下，就算有，也没一个愿意踏入辽营一步。看眼下这情形，燕云十六州恐难保住，她以后还要在此混饭吃呢，辽人可不能得罪。迫不得已，托了数人才顾到熟路的脚夫进了幽州城。毕竟大城就是不同周遭小镇，刚一来就碰见漂亮姑娘自愿入营。念及此，她差点忘了自己所来为何。白给的便宜还不要，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道“既然你自己心甘情愿，我也无话好说，等天色晚些，我再选多几个姑娘一同前去。”

毕鸨张喽了一天也不过招了三五名女子，看看时候也差不多了，便连同脚夫一起从后山小径迁出居庸关。这边山路崎岖十分难走，傅

雨桐一路走一路记。以前也曾来过此山，却从不知道竟还隐藏着条小路直通居庸关外。城外早已备好马车，约摸一炷香的时辰。前方开始喧闹起来，马车也渐渐放缓了速度。

“姑娘们，好好伺候军爷重重有赏。”鸨儿击了击掌，将女子们吆喝出车，这已经是送来的第三批舞娘了。

辽军大营内叽叽喳喳的热火朝天，连营外的守卫也全都撤了。几处篝火燃烧着赤焰噼噼啪啪的作响，酒肉粉香弥漫周遭。三五成群的辽兵正在同些装扮艳丽的少女攀谈，有说有笑，不时还动手动脚。现在这里根本就不像军营，倒是像在篝火连营。幽州城内人心慌慌时刻警惕着，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家伙却放肆的在此嬉戏，这样的场面无疑使傅雨桐感到厌恶。她掩了掩遮在脸旁的斗衣，混在花娘中准备伺机而动。当真巾帼不让须眉，也算是女中丈夫了。竟敢只身潜入虎穴，胆气过人。

傅雨桐做贼心虚，心中紧张的要命，纤弱的双手，掌心早已湿润。她贼兮兮在营区内寻视，还时刻不忘警惕着周围，殊不知人家谁没注意到她这般贼相，只是看她弱质女流懒于理睬罢了。这营内可真大啊，她兜了两圈，都用了个把时辰仍未找到关押战俘的帐子。一只有力的大手毫无预警地扣上肩头，傅雨桐屏住呼吸不敢转身。这一刻心中掠过千百念头，居然连杀人灭口她都能想到。不过也难怪她会如此，两军对垒，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那边是主帅帐区你不得靠近。”男子警告，声音浑厚，见女人并无反应，扣着肩头的大手略一使力将她反转正身。“你不是汉人?”纳昃勒又用契丹话耐心的询问，可看她身娇体弱的，就那么丁点大，更不可能是他们契丹的姑娘。傅雨桐只觉得头皮一阵麻涨，心底暗自嘘了一口气。清丽的脸蛋上脂粉未施，可却因为紧张泛着淡淡红晕。

她精细俏丽的容颜，双颊羞羞怯怯的一片嫣红。好可爱的丫头呀，男子略敛锐利的眸光，顿时收起了战场厮杀的那股凶蛮，不觉傻

笑，好心提醒道“那边是我主帅营帐，你没有召唤是万万不得过去的。”

傅雨桐垂下眼帘，将视线移向不远处一簇火焰，轻轻的福了一身“谢兵爷提点。”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只是把她当成花娘了，不用担心。纳昃勒还算满意，勾唇一笑，便转身离去。

时间一点点流逝，至今找不到李正义该如何是好。

“主帅呢？”耶律佐臣幽幽寻步，来到帐前。即使辽营此刻一片放肆的纷乱，可主帅营前的守卫始终没有退去过。前两日一般军将兵勇代他受罚，他自然是不痛不痒毫无感觉。还夸张的暗自得意，幸好出征前多带了几个家奴，不然这一路上谁来伺候他起居饮食。不过却被烨缜凶的颜面全无，总还想着伺机搬回一程。

“回二皇子，主帅带人出营巡视，尚未归来。”守卫恭敬的回答。

“你们暂且退下，我要在此等候主帅有事商议。”他微微昂首，双臂交叠在精壮的身后，不容违背的吩咐着。

“是”帐外守卫全都退下了。

这就是他们的主帅？一双幽深的蓝眼睛，如此年轻便能大破北边数条关防。傅雨桐只感到心儿怦怦的乱跳，几乎蹿出胸口。现在帐内就此一人，对她来说确实千载不遇的良机。她太贪心了，寻不到李正义心中竟然盘算起更大的阴谋了，仅凭着她身上的十八般武器？雨桐想法到是不少，可当真让她行动，双脚却迟迟定在帐外动不得半步。若是成功了，辽人一旦失去主帅定会退兵！她居然还在想？小手犹豫的抚上帐幕。就还差那么一点点勇气了，不成功便成仁，她不断的鼓励自己，忽闻得身后小声呼唤。雨桐心底一惊，条件反射的一把掀开了帐帘。

“小姐！”张武最后的叫唤没入了张大的口中，简直又急又恨。她来这里做什么？她怎么进来的？李尽忠不准张武带一兵一卒踏出居庸关，可他得知辽人近日军中纷乱毫无纪律可言，如此大好时机，他如何按耐得下，此刻不救还待何时？于是召集了城内十数名乡勇趁夜潜

入辽营，运气的好的话，不但能救出少将军，还可一把大火烧了辽军粮草。时间紧迫不能耽搁，唯有留下两人守在帐外再作打算了。

耶律佐臣单手把玩着案子上精致的翡翠镇纸，心下捉摸的尽是些该如何对付烨缜的馊点子，幽幽蓝眸若有所思。帐中圆桌上一席酒肉，烹调虽略显粗糙可鱼鸭俱全还算丰盛，只是尚未动过。哟，瞧这牍案上的摆设哪件不是禁宫贡品？有时他还真有些怀疑，当真是皇帝如此宠信耶律烨缜，还是他自行窃得国宝，或者暗地也勾结外族？得来如此许多名品贵物，就连他堂堂皇子，有的都未曾见过。

耶律佐臣不屑的冷哼一声，拿着精雕细刻翡翠镇纸顺着窗帷随手丢了出去。可身后突然传出动静，他还以为烨缜来了，一慌神急忙转身欲加掩饰，却看到一个娇滴滴的美娇娘同样慌慌张张步入帐内。耶律佐臣刚才丢掉他们主帅的案宝，自知心虚被吓了一跳，语气也森冷下来，低声斥道“好大的胆子，谁让你进来的？”

傅雨桐本就害怕，又被眼前男子一斥更加慌乱。勉强挤出个笑容，用路上仅学的两句契丹话应对，也不知道说的准不准“我，对不起.....”

不准，完全不准。耶律佐臣闻之眉峰一挑，她在邀请他吗？通常他会把自己听不太懂的，统统归类于女人的邀请。

她就像个婴儿呀呀学语，说着及其蹩脚的契丹话。

尤其受到这么漂亮的姑娘邀请，他是从来不会拒绝的。这花娘标志过禁宫侯选的佳丽，邪魅的蓝眼睛似笑非笑的盯着雨桐。定是他那个道貌岸然的小叔叔私藏的珍品，他若将她吃干摸净想必耶律烨缜就算急怒，为个女子也奈何他不得。耶律佐臣轻佻的勾了勾手指，道“过来吧。”

“...”啊，他会说汉语，竟然还这般标准。雨桐一怔，直感尴尬。只叹宋军上下，能讲契丹话的却寥无数人。

男子生得俊美，幽暗的蓝眼睛泛着泽泽晶亮，白质的脸庞俊挺的五官，一身难以掩饰的高贵。龙生九子，虽说参差不齐，但各个毕竟

人中龙凤，就算差又能差到哪去。

她不过来，他索性过去。耶律佐臣抬手，勾起雨桐下颚，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娇嫩的肌肤。他优雅的杨唇一笑，暗蓝色的眼眸深情的寻望着眼前佳人。这一套不知道迷倒了他父皇多少后宫佳丽，百发百中岂会不灵。他轻轻嗅闻，心旷神怡一阵幽香，自从南下以来还不曾闻到如此清幽的女人体香。耶律佐臣非常自信的随即俯身吻下，却被如梦出醒的雨桐侧脸闪过。有没有搞错？皇子爷大受打击，脸色跟着阴郁下来，手上不觉加重了力道。他今日非要一亲芳泽不可，得不到的总是新奇的。耶律佐臣任性的再度俯首吻落，却招来雨桐强烈的反抗。搞什么呢？凭他的身份地位智勇双全，居然还会有女人拒绝？

她知道此次前来必会遭些调戏欺辱，早有心里准备，可男人这般唐突是她始料未及的。一时间竟然忘了来意，只当他是个蹬徒子，竟同眼前男子推打开来。

“...”她竟敢抓他！？耶律佐臣气结，不假思索，随即很没风度的反手一掌打了回去。

“啊。”雨桐被他一掌打翻在地上，方才有些清醒。看着眼前不断逼近的男子，纤弱的双手撑着身子，只能一步步后退。自知行事莽撞，已给自己招来杀身大祸。十八般武器非但一样都用不上，搞不好还要赔上性命。

“...”佐臣脸色阴沉，一步步逼靠上去。无论原因为何，伤了皇子即是死罪，他从小所知便是如此，眼中几曾容得下道理可言，就算她是天边的云，水中的月一样罪不可恕。

帐外清风阵阵喧哗依旧，帐内拔箭弩张一片森冷。

耶律烨缜有力的臂膀忽的一声掀开帐帘，只见一只白玉雕琢般的小手正抚上他脚下马靴。黑漆漆的双眸微微眯起，俯视着身前的小家伙似乎仍未察觉。他刚刚步入帐内，第一眼就看到佐臣欺身逼近，少女胆怯的不断退身，如此竟然还在他帐中。瞧她吓的，几乎靠到他腿上了还不知道。烨缜扬唇一笑，随即蹲下身，展开的双臂，正等着佳

人投怀送抱。就像只狡猾的狼儿，自身后将雨桐抱了个满怀，跟着扬眉挑视耶律佐臣，笑道“怎么？她也开罪你了？”他略加施力，扣压住怀中轻微的挣扎，一手随之扳过雨桐脸颊，确是想看看相貌。

“...”男人一怔，敛眸不语。如果他没认错，这恐是日前幽州他几番未曾全窥的那张脸。竟然是她？可他如此一番动作甚是粗鲁，到像及了街市上挑选牲畜。耶律烨缜没有放开雨桐，反对佐臣道“来我帐中所为何事？”

“...”答不上来了，都怨这女人搅和近来。

“你很清闲吗？用不用我给你派些事做？”烨缜有意赶他离去。

“不用了小叔叔，我尚还有事，先去忙了。”他才不要为个女人又讨得一身苦差，想都不想随便扯个幌子就跑了。

“...”耶律烨缜黑眸如剑，目光犀利专注，只手一把卷起女人柔弱的腰身抱上书案。以绝对强势的姿态面对着她，他想要她，就在这霎那。但很显然，她在抗拒，她对他感到陌生，或许还有些害怕。男人无声，悄然隐藏了骤起的念头没有让她察觉分毫。

“啊...”她失声轻呼“放开我...”

“...”耶律烨缜垂首片刻，突然一笑。他竟然这般的急，他还不曾如此过。他松开女人盈盈腰身，虽然有些依恋她的柔软。但这不重要，这是每个男人对女人都会产生的不舍。他行进两步，停在桌旁，一把扯下臂上护腕，随手一丢，道“你是舞姬？”他没有看她，依旧退着身上沉重的战甲，直到光裸裸的胸臂，只剩下一件皮制的坎肩。

“...嗯。”良久，傅雨桐才呆呆的回应。他的问题，听来尤其刺耳。

“...”男人不语，他想也是，有点人路的恐怕此时早就带着妻小避祸去了。像她这般年纪，这般模样留下似乎也无生存之法。“过来执酒吧。”耶律烨缜笑对雨桐，拍了拍身旁木椅。

“...”这辽人竟然对她没有丝毫戒备，而且看似也不算很危险，至少没有刚刚的蓝眼睛危险。雨桐跳下书案，略带好奇的走近烨缜，对

她来说辽人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粗狂的衣着，深刻的五官，甚至高大的身体都有异于中原人。她问道“这是你的帐子吗？”她问是好奇的，可目的却不单纯。

“这是主帅营帐。”他含笑，同样侧目望着她。她晶亮的大眼睛，泽泽光晕如同刚刚降世的婴儿般对事物充满了新奇，这让他不愿去思考太多“那日还要谢你放我一马。”

“...？”那日放他一马？雨桐暗自吃惊。莫非他就是辽军主帅？就是当日镜湖小楼的两个异族男子之一？她竟然放虎归山还不自知，让这北边无数镇城饱受战火之苦。他提醒之下，她看他越加相像了。一思及此，中心愤恨顿生。若非她太过粗心大意，恐怕此人早已成为李氏父子的阶下囚了。又何来今日宋军痛失紫荆飞虎两关，幽州城危在旦夕。

傅雨桐虽是强忍，可国仇家恨发内心如何掩饰的住。耶律烨缜布兵打仗，何等精细之人，仅是目光淡淡扫过便已嗅端倪“怎么？你不甘心那日放我？”

“不是。”她口是心非。

“一派胡言。”耶律烨缜轻斥，但并未动怒，他尚可理解南朝宋人对契丹的仇恨几乎势同水火。不过攻城略地殃及平民在所难免，大军屠杀也是常有之事。不然数十万兵勇仅靠朝廷那点微薄的饷银如何供应的了，不让他们屠城杀抢谁还会为你打仗出生入死。要想避祸休战唯有天下一统，不过她一介女流又岂会明白。他沉声，多少有些不悦，道“你若不愿留下，我自然不会强求，但你抛头露面无非也是讨口生活。”言下之意，是留他帐中好过去伺候外面那群兵将了。

“...”这简直是莫大的屈辱，傅雨桐霎时涨红了一张俏脸。可为了边城守军，为了幽州无数百姓，为了姨夫和表哥她必须忍，就算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如果他是个猥琐懦弱的小人，恐怕东北防线也不会岌岌可危了。可他那么伟岸，强大的就像尊天神，甚至一言一行都带着无形的气势，这更加让她觉得他需要毁灭。

耶律烨缜见其不语，只当是她想通了。扬唇笑了笑，伸手便将雨桐拉进怀中。只要她不顶撞他，他对她莫名的一份宠爱。他执起她一双葱白玉手，精雕玉琢的羊脂板指毫不吝惜的套上那纤纤细指。正所谓飞上枝头变凤凰，便是说的如此了吧。王侯将相，一夜垂暮之恩便改变他人一生。北院大王的随身之物，随便哪样都够普通人家吃上几年。他有意赏她，自然更是大方“明日离去，我再命人为你备些碎银，以后便可过的安逸，不用再来抛头露面了。”

“...”她不要他的金银珠宝，不要他的垂恩厚赏。她对视着那男人幽深精湛的黑眼睛，她只要他血溅五步，要么立即退兵。

男子微微垂首，摆弄着掌中一双青葱柔胰，掩藏灼灼目光，他不是很喜欢她的眼神。但这少女流落红尘又让他略觉可惜，如此清丽确实应该善养于闺中“你若想我帮你制府田地也并非不可。”

这男人粗狂俊朗，一身霸气却柔情似水。只可惜她所要，非他所想，雨桐推辞道“承蒙将军如此厚爱，只是奴家来时已收过赏赐，不敢再多贪图，将军这么贵重的赏赐我不能收。”

“哦？”这倒让耶律烨缜有些意外，难得风尘之中也有不贪慕虚荣的女子，细看之下越是喜欢了。瞧这一脸清秀脂粉未施，细白的肌肤就如同男人手上这羊脂玉板。清澈的一双眸子乌黑光亮，好像他们草原入暮的星空。耶律烨缜破为满意，一扫战事至今的不悦，开怀笑道“斟酒。”他自信，哪怕她是座冰，他也不需片刻便能将她融化。

北方人豪迈，多饮了两杯更是健谈，他天南海北的一聊，雨桐险些露出马脚。看来男人已经有些微微熏醉了，没料到居然如此顺利。傅雨桐紧张的心儿怦怦乱跳，只要这最后一杯，只要他将这杯喝下，幽州就不用面对凶悍的辽军，不用面对即将来到的战争了。雨桐托起酒盏送至烨缜眼前，劝道“将军请用。”

“嗯。”耶律烨缜接过酒杯，看看天色也不早了，随即又放了下去。不想再耽搁时辰，春宵一刻值千金，饭饱思淫欲，他非圣贤又岂

会例外。“家中还有亲人？”他随便问着，微微收紧揽着雨桐腰身的大手，往怀中推进寸许。

“尚有一兄一妹。”坐在他身前已是开荤破例了，傅雨桐不自在的挪动身体，本能的抗拒在所难免。

“他们可好？”烨缜一手托起她小巧的下颌，漆黑的眼眸望进那双晶亮的大眼睛，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越加欺近，雨桐若再行闪避就太明显了“他们都...”她说着，倒抽一口凉气。男人一手已经探进她胸前衣襟，不为其他，只因她身藏着攻击性武器，自觉还十分隐蔽。

耶律烨缜探进的大手一顿，如果他没摸错这是把匕首。他抽出匕首，咣的一掌拍在桌案上，板脸质问道“这是什么？”

“...”该如何解释是好？雨桐紧张的渗出一身冷汗。

不说？烨缜挑眉，伸手再次探入。他眉峰微微蹙起，居然还有火摺？这女人也想行兵打仗吗？看来他要把她剥个精光，到底要瞧瞧还藏着什么违禁品。他眸光渐渐暗淡下来，还在等她一个合理的解释，却迟迟未曾等到。男人不耐，凶悍的一把抓起她颈后长发，迫使她目光对视无处可避。他看到了她眼中的惊恐，甚至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傅雨桐三魂七魄都快吓跑了，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个借口，急忙解释道“这兵荒马乱，盗贼四起...我，我只是为了防身之用，并非有意冲撞将军...”

“...”言之有理，这北方战祸确实苦了平常百姓。耶律烨缜不疑有他，况且他也不认为一个宋朝女子有胆跑到辽国大军中胡作非为。他把她吓坏了，现在身子还在发着抖，当真惹人怜爱。看来她需要他的安抚，他很愿意用一整夜时间来安抚她。耶律烨缜扬唇一笑，俯首吻下，双唇触碰上她的，淡淡轻轻的吻。

“...”傅雨桐僵硬着身体，手中仍紧紧握着那盏酒，如果没有机会，如果非要这样，她宁可亲口喂他饮下。

可他没有机会加深这一吻，也没有机会饮下这盏酒，帐外随即传来骚动。

“...”耶律烨缜闻声警觉，莫非宋军来偷袭了？他可盼了数日，哪里还有心情顾及怀中佳人，随手丢到一边急忙起身。

“主帅，不好了，我军粮仓起火，火势凶猛。”大贺伊哩铎慌慌张张的一把掀开幕帐，冲了进来。

“不必惊慌。”烨缜双臂交叠身后，精壮的身形英挺俊朗“那不过是些石草。”

“...？”主帅就是主帅，粮仓起火都如此淡定“将军，是咱们营中粮仓起火。”

这傻小子，都说过是石草了，竟然还看不出缘由“前来多少宋军？”

“看似并无宋军，像是城内乡勇。”大贺回道。

“哦？随我出去看看。”他说罢离去。

原来辽人早有防备，傅雨桐虽不懂契丹话。但他们说的简单，再一联系前后也能猜中九分。她适才被张武惊的一下掀帘入账，定是他们放火救人。不禁为张武等人忧心，忍不住跟了出去。

此人不正是居庸关副将吗？为何他来不带兵将却带乡勇？耶律烨缜扬手弯弓，对准前方奔驰的马匹，一箭射出正中张武肩背。只见那人一阵踉跄，险些跌落。“不必追了。”烨缜挥手止住兵将，吩咐道“将那些逃散的乡勇抓回来。”

他派人时刻盯住城门观察动向，莫非他们能插上翅膀飞出城关？城中乡勇如何抵的过训练有素的士兵，不一会儿都束手就擒。耶律烨缜冷峻的脸上滴水不漏，标准的汉语沉声质问，道“你们如何走出城外的？”宋民倔强，都不说话。他冷笑一声，随即抽出一将军战刀猛的挥下，顿时鲜血四溅，两颗头颅滚出仗远“你们如何出的城关？”他沉声再次询问，乡民们已有惧色，可还在生死忠义间难以抉择。又有数人身首异处，惨倒在血泊中了。他战刀一指最后那男子，已是吓的止不

住全身颤抖“我再问，最后一次，你们如何走出居庸关外？”这是难得的良机，他几乎可以确定城外必有山道通往关内，所以只留一人带路足以。

“将军饶命，后山有一小路，我们都是从哪里出来。”男子跪地连连磕头。

傅雨桐躲在帐后大惊失色，并非见到满地鲜血，惨死的尸体。而是辽人如果知道了小路，引兵入城，居庸关必定不保。此时她也故不得许多，亦然挺身而出，喝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连将军都骗！”

整营军将顿时寻向声处，傅雨桐定了定心神，款步行进耶律烨缜，轻轻福下一身，道“将军，我便是从城中出来，后山根本是片乱石岗，鸟兽全无，又如何行人，只有西边一片林子尚还可以勉强通过。”

哦？耶律烨缜将信将疑。纵使雨桐是他想要的，但同三军生死相比仍旧那般的微不足道。他缓缓抬手，偌大柄战刀轻轻架上傅雨桐肩头，锋利的刀刃上还挂着鲜红的人血。男人异常严肃，提醒道“你可知道行军打仗非同儿戏，一旦将我大军引入关中，生死全操你手，你为何要帮我们？”

尖锐的刀刃就紧紧贴靠着雨桐纤弱的颈项，稍有不慎便人头落地。傅雨桐定下满心慌乱，盈盈福身，斟酌道“只为将军恩宠在先，还望大军破城之日留我一家性命。”

“如此简单？”烨缜疑问，但已经心动，这对他诱惑之大不言而喻，可免下多少将士白白送命。

“...”傅雨桐垂首不语，再多说一分看他如此谨慎都会起疑，还是让他自行斟酌。

“好，我不但保你一家周全，破城之日赏金千两。”看来他已拿定注意，不再耽搁，紧接着吩咐道“库木库术，你由这女人引路，带领一万精锐潜入居庸关内，助我大军入城破关。”

“属下遵命”库木库术俯首领命。

第○六章

第六章

傅玉桐这般用心良苦，但凡有一丝血性的宋人都不忍心去揭发她了。但她此去凶多吉少，契丹人又怎么可能饶得了她。此刻辽军大营中无论是歌姬舞娘还是请来搭火修帐的工匠全都被辽兵圈赶在栅栏内，像群牲畜般的看守着。

耶律烨缜步入帐内，满腹心神全都记挂在战事上。估计的没错，库术现在差不多该入城了，不久他大军便可攻破居庸关，占领这北面最险峻的关隘了。他轻轻的呼出口气，只手往桌边一搭，却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精致的唐彩杯。香浓浓的酒液缓缓流出杯中，醇醇酒香溢满整个帐营。晶亮的液体浸上银制的食筷，不多时雪亮亮的银筷子便灼上一层乌浊。

漆黑的眼眸盯着桌上顿失光彩的食筷，阴沉的无以加覆。耶律烨缜大手猛的一拍桌案，随即传来火头军审问。但一番审讯下来却毫无结果，况且这些炊事兵均是从军多年的老兵。他眉峰紧蹙，仅是沉思了一瞬，不禁暗自心惊，莫非便是那姑娘想要害他?

大贺等人一个个面目萧杀，不敢言语排在帐侧。这是谁，如此天大的胆子敢在主帅酒中下毒，害了多少兵士无辜受责。

耶律烨缜急怒之下，一步夺出帐外，身后萧古尔泰、大贺、纳昊等一般将领连忙跟上，不敢怠慢分毫。烨缜三步并作两步，直直驶向辽兵圈管的人群，探手一把拎出适才仅剩的那名乡勇，怒喝道“其余的乱箭射死。”他本不愿纵军杀掠，本不愿战火殃及百姓。无论是辽人还是宋朝人，百姓乃是国之根本，他们大辽早晚有一天要入主中原统一天下，这些百姓也早晚要属于大辽国的子民。可是，这般刁民，竟然知情不报，即将害他精兵良将于万劫。不杀，实在难以平心怒。

两列兵勇随即列队前后排开，乱箭如雨般射向惊恐的人群。慌乱的人们想冲破圈拦，刚到围边却又被持刀的兵将砍杀回去。惊叫呻吟凄惨的哭嚎透彻山野，血肉横飞殷红四溢一幕惨不忍睹。耶律烨缜昏暗的黑眸，如同午夜迷失的兽，阴沉的眼底尽是血腥。这才是战争，

这才是杀戮。这些愚蠢的宋人以为他们大军是过北的菩萨吗，真的不会奸淫掳掠？竟敢如此欺耍？连招班歌姬都要付钱，他试问所率兵将已经算是当今纪律最严明的军旅了，他的将士都是万里挑一的血性男儿。他发狠拎起手中早已下破胆的男子，低沉的声音寒似腊月的冰霜，吩咐道“萧古尔泰、大贺伊哩铎，我命你二人立即率领两队骑兵，带上这人火速接应库木库术，务必将他营救出来。”他说着，一把甩出男子。

希望还可以来得及，如若他大军有半分损伤，他定当抓住那该死的女人剥皮拆骨，血祭军旗。

幽州城西郊林

郁郁苍翠的林间已是步入深夜，本就十分荒凉的山林，此刻更是阴风阵阵，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得走兽穿梭，风吹惨叶沙沙响。契丹大军最前方两簇不算炙烈的火光，稍可照一下林间小路。因为大军是潜入城内，所以不能大燃火把，如此目标太过明显。但凡带过兵打仗的将领都知道，骑兵最不擅长山林作战，马匹跑不开，战刀挥不出。库术临行前烨缜千叮万嘱让他一路留心，他所带兵马虽然不多，可全是精兵，也操控了这场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兵将们一个个牵着座骑，已是在此绕了个把时辰了。

“姑娘，我们还要走过远。”库木库术为人温善，很少动怒，自小照顾烨缜半读习武已有二十余年了。

“前面就是了将军。”雨桐说着脚下一滑，着实的摔了一脚可不轻。她轻呼一声，伏在地上。

“你没事吧姑娘？”库术急忙上前搀扶。

“啊，不行少将军，我的脚不能动了。”她轻声呻吟，一幅娇弱可怜。

“可是...”可是他们大军还要进城，配合前方攻击打开城门啊，这可如何是好。

雨桐幽幽垂下眼帘，轻声问道“将军，你容我坐下歇息片刻，在同你们带路可好。”

当然不好了，库木库术苦个脸也没办法。这女人实在娇弱，再行强迫恐她留下病根。他俯身蹲下，执起女子脚裸，当真摔得不轻，片刻已经渐肿胀了。库术搔了搔脑后，十分为难。这行军打仗，定好的时辰计划怎能轻易变更，于是思索道“既然就在前方，我且留下一人照顾你，歇息一会儿再赶过来如何？”

“如此当然是好...”雨桐顿了顿，犹豫道“只怕耽误了将军行程...”她说着，费力的撑扶起身，纤纤玉手指着前方小路，又认真的帮库术讲解了一番行路。

看着大军已经远去，雨桐沉静了片刻，对一旁兵勇唤道“军爷，我下脚伤痛烧灼得很，想去湖边浸一浸，也好快些赶上将军。”库术十分体细，知道这女子不懂契丹话，特地留下个会说汉语的兵勇给她。

小兵年纪轻轻憨厚可爱，库术又有交待好好照顾姑娘，他当然要尽全力，只是女人家浸身他不方便跟上去，可仍不忘叮嘱，道“姑娘小心，有事大声一叫我便过去。”

雨桐被小兵搀扶起身，一瘸一拐的隐身进林间。

库术大军仗着两把星火照路本就十分昏暗，又在林间行了这么久，兵将们都有些心浮气躁了。

“将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我怎么总觉着这路越来越难走。”一个副将嘀咕着。

库木库术心下也有些吃不准了，按理说这西郊林间不过巴掌块大的地百八里路，为何至今还未行出，他也略有感觉脚下小径越加难行。刚想同一旁幅将商量，只见那人手持的火把一抖瞬间熄灭，骏马长声一鸣扑腾出几滴泥雨也不见了。库术心底一惊，急忙吹燃火摺四下寻照，这不看还好，一看届时慌了神。当真是坏了，大军竟然行进了林间沼泽。难怪一路不闻兽鸣，不见禽飞。他稍定心神，随即大声

喝令道“所有兵将燃起火把，不要慌，暂先定住马匹切莫走动。”说话间，又有数名兵将深陷泥沼。

库木库术眉峰紧蹙，心下捉摸着莫非是他们走错路了，可下一秒便知并非自己行错行泥沼，而是那女人故意将大军引来此地。因为此时四面八方的乱箭如雨般射向行军，库术大惊，又高声急喝道“快快熄灭火把。”可仅是刚才那一照，足以让敌人明确他们的位置了，漆黑中只闻得一只只羽箭咻咻穿驶，深深的射进血肉。这可真是身围乱箭雨，脚踏鬼门关了。耳边一片哀号遍野，该死的，没想到那女人看似娇弱心思竟如此歹毒，当真要让他全军身陷囹圄埋骨野外才肯罢休“丢掉马匹，兵将不要聚集，都散开。”库术急道，这岂不是给人当了活靶子。自行军以来都未曾遇到如此险峻的形势，天时地利人和尽失，辽军哪还有半分还手的余地。如同下了锅的饺子，已是一团慌乱人仰马翻，只能低头挨打丝毫招架不得。

居庸关守将李尽忠别院

不用进门，大老远便传来男子粗狂豪迈的笑声“哈哈，干的漂亮，我说大侄女，你可给张武叔报了这一箭之仇了，咳...”张武也顾不得肩头箭伤，笑的连喘带咳“若非老子中了那狗贼一箭，也出去杀他百八十个辽贼解恨...呵呵...咳..呵...”

“张武叔，您还是先养好身子吧。”雨桐拿起身旁药汤递给张武。

“桐儿，你脚上伤势还好？”李尽忠略作安排后，背手走进厅堂。

“现在已经不妨事了，让姨夫跟着担心...”傅雨桐盈盈起身，关问道“表哥怎样？我想去看看他。”

“没事就好，以后千万莫要如此莽撞，多危险。”李尽忠轻叹，疼惜的拍了拍雨桐肩背“他还没醒，不过全是些皮外伤，你不必为他担心，自己好生修养。”

这一仗当真大获全胜，将辽军尽数歼灭在西郊林间，还是开展以来的第一次，军队士气顿时高涨。不过辽人损兵折将万于也不会善罢甘休，看来不久还会有一场恶斗。

第○七章

第七章

居庸关外辽军大营

想必中原沃土山杰地灵之处，又怎会有人见过漠北的风暴。那卷着昏天暗地的尘沙疯狂呼啸，假若真的袭来瞬间便可淹没一座城池。此刻，恐怕悔之已晚矣。

“主帅，息怒。”帐内两排将军，齐语同声而跪。

天边已经渐露曙光，草儿散发着隐隐清香。野外晨露初挂，丛间淡雾朦胧，帐中灯火依旧，彻夜照亮通宵。

息怒？耶律烨缜冷峻的脸上一片死寂，周身难掩的杀气腾腾。当真如同即将风起的大漠，一幕遮天盖地的阴沉。他漆黑的双眸深不见底，阴鸷的目光牢牢锁住军医颤抖的双手。对，他刚才是急怒之下三立军令。救不活库木库术者，死。有代言求情者，死。大军所过之处尚存片瓦者，死。

男人已是奄奄一息，尚存口气罢了。他一身血汗交织，肩背数刀砍伤，胸口一箭尤其深恶，恐一拔出顿时便咽气了。几名军中随医，一脸愁苦不断的擦拭着额间冷汗。

一人颤颤起身，小心的拿捏道“殿下，这库术将军伤的确实不轻，不过也并非没有希望...”他顿了顿，看看烨缜阴沉的脸色，真是吓死活人呀，不敢废话，直接切入主题“只是军中药材短缺...”

还未待他把话说完，耶律烨缜随即阻道“需要什么，说。”

“若能有棵千年老参，吊住口气，尚还可以将箭拔出...”可这四郊五县穷乡僻壤的哪能找棵上好的人参出来呀，他说着自行跪下“殿下，我等已经尽力了，库术将军是福是祸只能听天由命，您便将我们斩杀千百次也无济于事...”

不说千年人参让他上哪寻得？恐怕连支上好的都难找。这附近边城战火连连定是没有，如今最大的城池莫过于幽州，烨缜寻思着一顿，这幽州城内尚还完好无损。一支？就算十支也能寻得。随即脸色

一正，号令道“传我将令，三路兵马整军备战，直取居庸关，我要在今日午时前拿下幽州城。敢有怯战退缩不前者，一律格杀勿论。”他默默垂下眼帘，深邃的双眸掩盖在浓密的眼睫下，继而轻声补充道“第一批进城兵勇，破城之后不必返回营中，均可逗留城内屠杀十日。”这一令下达军将士气必定陡增，还有几个不奋勇冲杀争取做那第一批入关兵士的。

天刚蒙蒙亮，契丹的铁骑便振透天际，数万万兵将驰马张弓直奔居庸关。马匹飞驰裹甲待战，军将呐喊气势如虹。千万军马踏出一方尘云，直逼城关。辽兵蜂拥而上，三军兵临城下。纵使你居庸关是铜墙铁铸亦难保住，腹背受敌南北夹攻，城池如何不破。

一片战火连天硝烟密布，就连浩瀚长空都被染上一层灰蒙蒙的惨淡。

战事仅持续了两三个时辰，居庸关便再难守住，正午前准时破城了。残败的战场上升起了袅袅青烟，阴沉沉的天空凄沥沥的下着小雨。湿热的空气参杂着糜烂的血腥，久久环绕在幽州城上。四处燃烧的星火连成了一片刺眼的妖艳，枯黄的土地滋润着殷殷血红。凄暗粘稠的血液渗进了每一寸泥土，注成一柱柱似小溪般潺潺淌过，有的没入了燃烧的火焰发出孜孜声响。张狂的焰儿贪婪的吞噬着染满鲜血的大地，诡异的火光投射出尸体脸上的恐惧。随处可见的残肢断骸，一片狼藉。看不到人，更感觉不到生气。

辽军四面包抄，幽州城兵败如山倒。

李尽忠在破城之前吩咐张武带着孩子们先行离开，自己却要死守城池。眼看着这一幕战火硝烟，他苦心经营了十数年的北方城关仅是转瞬间已经变成一片乱葬岗，早就心灰意冷不愿再苟活于世了。城在人在，城亡便人亡。

马车颠簸的行驶在狭窄的小路上，道路两旁茂盛的树木粗长的枝叶嗞嗞喇喇的刮着车顶棚。在这逃祸躲难的一刻，尤其听着惊心刺耳。傅雨桐紧紧揽抱着怀中不停颤抖的女孩，两具娇弱的身体互相寻

求着力量。这一战惨烈至极堪称少有，契丹兵就像放出笼子的狼群不断凶猛的发动攻击，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

“我好怕。”女孩闪亮的一双大眼睛水雾朦胧，可怜兮兮的看向雨桐。

“燕儿...”她还能说什么，她如何不是同样心惊肉跳，慌的手脚冰凉“不用怕，我们很快就能逃出幽州，到时就安全了。”傅雨桐尽量安抚着年幼的表妹，可是当真如此简单吗？李尽忠手握重兵，把持着整个东北边防的布局分配图。辽人虽然攻破了北面大多关口，可是残留宋军依然不少，如若拿不到此图他们如何安坐燕云十六州。

马蹄奋力的奔踏，车子几乎快散了架。即使如此，远处依旧传来了轰隆隆的地颤策马扬鞭，追兵就要赶上了。骑马本就快过马车许多，何况是精于骑射的契丹兵将，不需片刻他们就会被追上。怎么办？她已经没有时间再多考虑了，急道“张武叔，我们快被追上了，你速解下一匹马，我去引开他们。”

“这如何使得！”张武惊怒，随即喝住马车，恨道“还是让我去宰了那般蛮子。”他跟着利落的解下马匹，却被傅雨桐雪一把夺去缰绳。她细白的小手紧紧握着马缰，异常坚定道“不行，你还要带他们离开这里。”她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卷“姨夫千叮万嘱，这个绝对不能落入辽人手中。”

“桐儿姐...”女孩抽泣着拉住了雨桐衣袖。

“燕儿，要好好照顾哥哥，听武叔叔的话。”她断然退开女孩抓握的小手，调转马头朝相反的方向驶去。

马儿奔跑着，可是她总觉得不够快，不断的挥鞭驱马，还是不够快。因为她已感到身下的土地开始有些震动，耳侧呼呼风声夹带着骑兵的叫嚣，辽人已经追到了。

萧古尔泰、大贺伊哩铎奉命带领五十骑追赶李尽忠家眷，却被傅雨桐骑马引进岔路。

该死的，又是这女人。萧古尔泰气结，猛的提起鞍侧长弓，搭箭精准的对正女人心背。他犹豫了片刻，还是瞄下了寸许，一箭正中马儿后臀。牲吃痛，嘶鸣一声，随即将雨桐甩下鞍来，惊慌逃窜。

傅雨桐跌鞍落马，摔的几乎透不过气来。可是她不敢停，挣扎的撑起身子，求生的本能驱使她不断向前跑去。虽然知道逃出的机会等于零，可无论如何就是歇不下脚步。

契丹人仍旧驱马赶在后面，只是她现在以步代行能跑多快？不多时前方就已经无路可逃了，五十骑像赶兔子一样，一直把她赶到山脚下，前面一座小山拦住了所有

Chapter_2

出路。

傅雨桐跌伏在沙地上，一身伤痛让她止不住轻轻颤抖着身体。她跑不动了，真的跑不动了。心中的恐惧是如何都掩饰不了的，她喘息着，香汗浸湿了衣衫，缎子般的黑发散落一肩，凌乱的发丝沾满了细致的脸颊。身后马声嘶鸣，铁蹄紧踏，她惊慌的翻转过身，五十骑契丹悍将仅距不足三尺之遥。此刻正定马立身，高高的俯视着她。她仰首，透亮的双眸几近绝望，撑在地上的手臂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当她真正以这种姿态面对那群凶猛的骑兵时，剩下的只有颤抖的身体，每一丝紧绷的神经了。

瞧她那幅一脸英勇就义的模样，好像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若真想杀她，适才那一箭足以贯穿她两次了，萧古尔泰冷哼一声，提起条打过结麻绳跟着套扔过去。自从行军以来都很少出去狩猎，没想到手法依旧这般精准，整整套住傅雨桐纤弱的脖子。他略收绳索，随手丢给大贺，道“你带这家伙回去，我同人继续去追。”

“....”又是他？为什么每次这种差事都由他办？一点油水没有，李尽忠怎样都算南朝大将了，家眷逃亡肯定携带了不少名贵珍品。都怨这女人，他越想越郁闷，一手拉紧绳索催促道“快点。”自己却骑在马上，嘴边还叼着根青草，自在的很。

可傅雨桐这连翻下来早已精疲力尽，被他这一拽哪还有力气挡着，随即跌在地上怎么都爬不起来了。

大贺高坐马上侧身寻望，一扬眉，捉摸着，偷懒？经验告诉他，一般这种情况下稍微赏个几鞭子立马便能站起来，绕着山脚跑个来回都成。他挑视着女人，一抖手中长鞭，唰的一声清脆的划破空中。还有点下不去手，看她这样好像真的撑不住几鞭子了。他翻跳下马背，一把将傅雨桐揪起身。本想看看死活，岂料那双晶亮的大眼睛血海深

仇般的瞪着他。好家伙的，当真畜牲，吓他一跳。气怒之下刚想挥鞭，旦闻前方一大队马匹奔驰而近。

他松开女人，马蹄卷起的黄沙飞舞，瞬间人马已至“主帅。”

以耶律烨缜为首，马队陆续停了下来。高骏的大黑马张弛着一身精壮的机理，嘶鸣着扬踏起沉重的铁蹄，沙土上顿时溅起一片尘烟。他驱马，紧紧贴靠着女人兜了两圈。

她是那么柔弱娇小，身陷辽人军马之中。

男人阴森森的目光端详着傅雨桐，略一探手，马鞭挑起那张精巧的脸蛋，道“你真是胆大通天，害我万余精兵惨死西郊林。”

第○八章

第八章

“...”傅雨桐被迫仰首，对视着男人阴沉的目光，如鹰般犀利的黑眼睛。她深深的喘息，压制着急剧的心跳，甚至连自己都可以感觉到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

“...”他望着她，冷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阴沉的像做冰山。她在发抖？她在害怕吗？男人唇边不觉扬出抹冷笑，他还以为她英雄的什么都不怕了。战争本就是残酷的血腥的，如果她是一个无辜的女人，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站在他面前乞求，或许他会给些怜悯甚至放了她，可她偏偏要参与进来，还本事的让他损兵折将。耶律烨缜不屑，撤回马鞭，声音低沉，面视雨桐，冷道“如果你够幸运，此刻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但很显然，她没那么走运。

“...”她双眸盈盈，像化开的墨，眼波流动满是倔强，无声的回望着马上男人。稀稀落落的小雨打湿了她脸侧的发，她衣衫褴褛狼狈不堪。

天色灰灰蒙蒙，好像只有这片天空在下雨。

她竟然无声，竟然还这般倔强。

“...”耶律烨缜不禁蹙眉，羞辱她？让她屈服吗？不，他不需要这么做，整个幽州都已经拜服在他脚下了，何论一个女人。他只是不喜

欢她的眼神，一直不太喜欢，原来是这眼中隐藏着如此深刻的敌意。烨缜探手，轻轻挑起她散落的发，发丝乌亮柔顺，像新染的缎面。她真漂亮，黑发衬得人儿更加娇嫩，粉雕玉琢。男人倾身，微微凑近雨桐耳畔，轻声嘲道“你现在样子...很狼狈...”

“...”她只是那双眼瞪的更大了，她恨辽人，恨眼前这男人。

“...”耶律烨缜挑眉回望，她连眼睛都想咬他一口。不过就算她是只老虎此时也是无牙的老虎，何况只不过是只猫儿。他对视傅雨桐，平静的脸上看不出喜怒，道“我可以把你剥光了，丢进狼群...还可以剁成几段充作军粮，你喜欢怎样？”

“...”她背心一凉，害怕的那么自然。是心虚吗，或者她觉得他真会，并且可以这么做。

“看来你都不喜欢...嗯？”男人噙笑，笑容渐深，彪悍的托起那脸蛋端详，感受着少女的新鲜。如果他够残忍，他的确应该一寸寸撕下她的伪装，剥下这张漂亮的人皮。他一直不相信女人能耍出什么手段，但她终于让他见识到了什么是面如天仙心赛蛇蝎。他的手徘徊在她颈边，抚弄着她小巧的下巴。他还是没舍得，至少目前她还活着。

“TMD契丹狗贼。”耶律烨缜轻佻的戏抚，刺激的张武面红耳赤，不禁叫骂，奋力挣脱着辽兵的扣押，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无法容忍看着辽人轻薄雨桐“有种的杀了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傅雨桐闻声骤然心惊，本能转身便要望去，却被烨缜钳制着下颚，她无法回身也看不到。

“...”耶律烨缜目视雨桐，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他不认为她会喜欢这种场面，这种他也无力阻止不及的场面，就在霎那“...”

“啊...”傅玉桐还未及反映，不禁惊呼脱口而出。只觉肩背一热，一股腥腻顿时溅了满身。她盯着男人身前的血渍，他华丽的锦缎，精致的衣摆上溅落的斑斑血迹。张武话音未尽，萧古尔泰扬手一刀齐项挥下，那头颅就滚在雨桐脚边。她不敢看，甚至连动都不敢动，娇弱的身子几乎瘫软在地上。

“...”耶律烨缜眸光一沉，危险的眯起黑眼睛，扣着雨桐下颚的手突然猛的甩开。

“...”届时响起女孩的哭喊，被个契丹兵高高的拎起“不要啊，不要杀我...桐姐姐...武叔...”

傅雨桐被烨缜粗鲁的挥开，狼狈的伏在地上。他让她看，看眼前那无头的尸体，被腾空拎起的玉燕，只等他一声令下，这孩子就会滚落山崖。

“你，你杀了我吧。”她惊声痛恨，细致的眉眼间一抹绝然，方才晓得乞求“是我要害你，让你损兵折将...啊...”一记长鞭跟着挥来，她不该提他的忌讳，她的话惹毛了他。

“...”男人闻之凶悍的扬手一鞭，绝无半点怜惜。这何止让他损兵折将，简直心如刀割痛失爱将，库木库术至今未曾醒来，是生是死仍无天意。傅雨桐只觉半边脸颈火辣辣的烧痛，一直延伸上肩头，胸襟顿时隐隐渗出丝血痕，他没轻没重的一鞭甚至伤了她的脸。

“杀了你？”烨缜压低声音越加危险，掐着女人纤弱的颈项拎到眼前。杀了她只需收一收手掌，微微的一点力便可扭断这纤细的脖子“你所做的，让你全家死上十次都不够。”她凭什么让他杀了她？耶律烨缜压下怒气腾腾，渐渐松开了手中越收越紧的力道。即便他难辞其咎，无可否认自己作为统帅将军判断的失误，导致折损大批兵将，但他也绝对会让这个女人明白，她所作所为是多么愚蠢。非但不能挽回败北的局面，反而会遭受他们更猛烈的还击。

他甩开雨桐，马鞭一指年仅十三四岁的玉燕，道“她充妓军中。”跟着，扯缰驭马，骏马长声一鸣，黑眼睛冷冷扫过跌摔在旁的雨桐，继而吩咐道“将这女人一同带上。”随即，扬鞭而去。

一骑将领命，驱马奔来，一把抄起伏倒在地的傅雨桐尾随而去。

“还不快去。”萧古尔泰肘付撞了下身旁大贺。

“...？”又让他去？有没有搞错，每次都是。将军几时点名叫他了？这次还要拉个娃娃入军妓，他才不去呢“我约了纳昊勒选府衙，你

自己去吧。”此时不溜，还待何时?

这小子，跑的还真快。萧古尔泰阴沉个脸，又看了看沙地上娇嫩嫩的女娃。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如今若让他去真有点难了，于是吩咐道“先把这娃娃带我帐中。”暂时藏两天再说了，不行找个人家送了也罢。主帅的命令他们固然要从，但这似乎有些太严厉了，毕竟是个娃娃。

马儿奔驰着，耶律烨缜身后几十骑。一对人马纵骑驰骋在幽州城的官道上，已是通行无阻。每一片踏过的土地，均洋洋洒洒挥起尘沙。无疑不彰显出草原民族的强悍，他们好似天生于马上，原本就属于征战。

不多时马队就来到了城外的虎头山，此刻这里辽军布防，满山头的契丹兵将。

午后，春风拂过温和怡人，尤其小雨歇后野外山间更添一份泥土的清幽。鸟儿枝头鸣，阳光漫山野，好一派生气勃勃景色秀丽。

“主帅。”纳昃勒驱步上前，为烨缜牵马执缰。

耶律烨缜利落的翻身下马，手中扔握着漆亮的长鞭，询问道“都准备好了。”

“都已准备妥当。”纳昃应话。

黑眼睛幽幽寻向男子鞍前的傅雨桐，吩咐道“放她下来。”他一身军甲气势摄人，正寻步向雨桐。耶律烨缜行至雨桐身前站定，懒洋洋的扯唇一笑，当真俊美邪魅，不愧为先帝最宠爱的皇子。敌我阵前他都稳操胜卷，眼前这娇弱的女人简直不堪一击，鬼才知道她凭什么天真的以为可以同他抗衡分毫。

耶律烨缜似笑非笑的颔首俯视女人，一指轻轻挑起她颈前绳索，顺着套锁一寸寸捋下，恰巧半尺处一顿。精湛的双眸隐隐邪肆的嘲弄，他像牵只小狗一般将雨桐引上山腰。

这片山地不算宽阔，名为虎头山，正因入山处一洼谷底尤似张开的虎口，谷深十余米，只有山脚下一湾干涸的水道可以通入，可算一

邸死谷。此时，粗糙的竹栏绕着谷边又砌围了两米高。谷内正是黑压压的一片满是兵勇，辽兵推着七八米的铁毡车已将唯一的出口严密的堵掩上了。

无用置疑，他想坑杀这群兵勇。可傅雨桐仅是稍微的抗拒，被他牵制着绳索根本闪避不开半步。

男人幽深的双眸如同一池窥不见底的清湖，平静的眼眸望着深谷，淡然道“这里是飞狐、侧马、紫荆、居庸四座关城守军，近八万余人...”他目光寻向不远处一座小山丘，继而道“那边是幽州城内所有老弱妇孺。”他跟着挑起雨桐精巧的下颌移向前面一片空地，一根根木桩上捆绑的全是居庸关的守将。他略微俯身凑近雨桐耳边，恶劣道“这些就不用我来介绍，想必你也还算熟悉。”

耶律烨缜修长的指尖，捋了捋英挺的鼻梁。十分遗憾的摇头叹道“很可惜，他们今天都要因你而死。”

“...”从来没有，见所未见，纵使连年战祸也不曾耳闻有谁这般残杀成性。傅雨桐无法自控的指责，痛恨道“你双手沾满鲜血杀戮无度，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错。”耶律烨缜轻声一喝，毫不退让，斥责道“我今日留你一命，是为了让你看看我大辽国如何取得天下，让你明白，你此刻所为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他稍一顿，继而道“这些人全都因你才会走上死路...”他略一扬唇，冷笑道“他们本不用死，只要缴械投降，足可适度而量充军边塞，几年后服役返回若能循规蹈矩便可重新生活。”黑眼睛犀利的望尽傅雨桐眼中，严厉的话语痛斥道“可现在，他们全会因为你的愚蠢而命丧黄泉，你确实让宋军侥幸赢得一仗。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当真以为自己神勇无匹，可大退我军克敌制胜宁死不降。”他看着她，轻轻挑起她的脸，笑道“不投降就只有死...”他是说她，还是这群兵将？他目光越过雨桐，寻向浩瀚的天地“这里不错，山阔水秀...”很适合辽人移居，他早把中原看作了囊中物，轻道“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尽忠他明知有战无期败局已定，却仍旧冥顽不灵垂死挣扎...害

我精兵猛将受困西郊林，惨死乱箭下，今日我若不将他们活祭军旗难以交待下去...”

一批批辽兵将火油推上山腰，不断的折进山谷，燃起的火把如同天上的陨星一颗颗坠落深谷。顿时，冲天的火焰一蹿而起，整个山谷霎那染成一片灰暗，天地间满是混浊的乌烟。

第○九章

第九章

谷内顿起火光，一池烈焰照天，犹如人间炼狱，凄厉的嚎叫穿心透肺。

这使她再也无法接受，辽人大开杀戒，焚烧的是辽东边防八万余兵将啊。他们在用残忍的手段报复着，其实在傅雨桐看来根本就是眼前这男人不肯承认失败，更不会容忍战败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女人。她痛恨以及，不禁怒斥“就算这些兵勇要杀，但幽州城内的老弱呢，他们是无辜的...”她晶亮的双眸无畏的对视着男人，一字一顿的咬牙恨道“你杀了他们会遭天谴...啊...”她轻呼一声，颈后长发被人一把抓起。

“...”耶律烨缜手中紧扣的颈发，将雨桐拖身倾向谷中。

“...”她被这池灼烫的烟雾熏烤不禁抗拒。

“放心，我怎么舍得杀你...”他冷俊的脸上寒若冰霜，沉寂的黑眼睛平静的盯着悬身谷前的傅雨桐。焰火通天，熊熊燃烧。他一生征战，杀戮无数。不知染红了多少土地，所造几方生灵涂炭，又岂会在乎人怨天怒。耶律烨缜

眉峰紧蹙，英俊的脸上一片萧刹，黑漆漆的双眸目视着满山谷火光将手中的人儿染个透彻。她细致的脸蛋雪白的衣衫，隐隐闪现惊艳的红，如同战争下血洗的精灵，清澈的双眸尽是仇恨。他仍旧那么冷的让人畏惧，默道“我为大辽开疆辟土，征战无数，又有何错...”一役惨败毫无招架之力，他不会杀了这女人。他要让宋朝及其子民知道，他的铁骑是战无不胜的，足以踏平南朝的每一存疆土。他是不舍的她死，但绝不是因为他怜惜战乱下的生灵“这些民众是不必非死，可我说

过会让南朝永远记住幽州一战役。”他一顿，将雨桐引回身旁，对视道“如果你想救这群无辜乡众，就说出李氏父子下落，交出宋军东北布防。”

“你不用再白费心机了。”傅雨桐晶亮眼眸满是坚定，道“即便我真有此物，真的知道姨夫去向，也决不会说。”她默默垂下眼帘“何况，军事布防何等机密，又怎会在我手中...”

“...”好个刁钻的丫头啊，若非他略知一二，还是在此诈她不成。耶律烨缜目光一沉，尚还等待此图稳坐东北关防，继续挥师南下一举夺取中原。这岂不急人，明知近在几尺，却不知藏匿何方。他可没时间同个黄毛丫头在此周旋，跟着扬手马鞭丢给纳昃，沉声喝道“拖去重责五十，打到肯说为止。”

主帅监刑，军将们哪敢怠慢。傅雨桐届时被人拖了起来，双手圈绑在刑桩上，盈盈身背正对着场外，看来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不过她心中尚有估量，辽人凶残，而且聪明的很，她若不当真挨上两鞭，恐怕他们不会相信。她心下虽这么想，可触及胸前鞭伤，额间顿时冒出一层细汗。如何还能佯装镇定，这五十鞭打下非来个皮开肉绽不可，再听那身后唰一声甩开的鞭风，已是四肢无力手脚冰凉。

耶律烨缜犀利黑眼睛牢牢的锁住傅雨桐，原本阴沉沉的脸色，不禁扯唇一笑。岂有这等美事，害他损兵败仗，他怎会让她好过？随即扬手一喝，及时阻道“且慢。”他踩着稳健的步伐来到雨桐身后，拔出腰间匕首，顺着那轻薄的衣料一刃划开，动作干净利落，就像豁开只羊羔的皮毛那般熟练。

傅雨桐只觉得后颈一凉，便听嘶的一声，身上衣衫被他通体划开，雪白的肩背霎时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禁倒抽了凉气，他想鞭鞭到肉呀，当真关外悍匪。

瞧这一身白嫩嫩的皮肉，哪里用的上五十鞭，恐怕十几下就已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了。耶律烨缜唇边噙笑，他才不信一介女流可以忍下这鞭鞭入肉的责刑。探手缓缓挑开雨桐身后长发束到肩侧，更加使

得那娇弱肩背一览无遗，如此他也可观行刑适度而量。他一脸似笑非笑，突起兴致，颔首专注的端详着眼前这身漂亮的羊脂玉肤，高大的身形轻轻贴靠上女人身后。一手顺着她剥开的衣衫无声探入，揽起那抹纤纤身段靠向怀中，调笑道“你当真不怕？”

“...”她哑然失声，只感柔弱的身背贴在男人冰凉的战甲上，顿生一阵酥麻直冲头顶。被他这般一吓，雨桐更是惧怕。纳昃勒刚甩开鞭子，还未待下手，便闻一声怯叫，她已闪到桩后，正瞪着大眼堤防着呢。奈何傅雨桐双手被绑的紧，只能围着木桩绕，却躲不开半步。

纳昃蹙眉回视女人，她怎么躲开了呀，可知由得别人鞭责打的更惨？他下鞭有度，最多不过三五七日便可下床走动。但紧接着便闻雨桐一声惨叫，马鞭狠狠的抽了下来，当真没留半分情面。整整挥落在那光溜溜的肩背上，霎时便渗出条刺目的血痕，足足一尺多长。傅雨桐顿觉失力，瘫跪在地。背上火辣辣的钻心之痛，一直烧入五脏，锃亮的马鞭丝毫无阻，吻贴着她一身细致的皮肉猛然挥落。

打她居然还敢跑？萧古尔泰身骑战马军刀，毛色火红如裕血中。高骏的马儿就停靠在傅雨桐身后，他扬手持鞭再次挥落，一脸阴沉凶巴巴的吓人。

女人像只受了惊的小羊羔，一身蜷缩贴靠在桩旁，埋首轻轻的隐泣着。实在忍耐不住，当真疼的紧，所受鞭处均同撕裂一般。可她引辽兵困死山林，害大将军库术生死未卜，男人又怎会轻易放过。责罚的鞭子像是长了眼睛的蛇，围着她周身绕，四肢肩背都被他蜇了个遍。

傅雨桐本能的躲闪抽落的马鞭，不断的绕着桩木退缩。但萧古尔泰有意打她又如何躲的开，他扬手挥下鞭鞭到力。雨桐早就泣的喉间烧痛声嘶力竭了，此刻连躲避的力气都没有了。

耶律烨缜静观不语，差不多十几二十鞭时，方才挥手止住。他缓缓寻步过去，看她这幅狼狈的样子，正躲在桩后惊的全身发抖。烨缜

行进一俯身，蹲靠桩旁，探手轻轻拨开雨桐长发，端正那一脸梨花带泪迎向自己，沉声告诫道“你今日非说不可。”

“...”李尽忠原本绘图两张，一真一假。为防不测，希望关键时刻可用假图保他们条性命。真的恐怕契丹人是找不到了，但假的就在雨桐身上。她本想佯装受上两鞭，挨不住刑罚，再用假图哄骗辽人救出幽州老幼。岂知当真一顿着着实实的鞭子打下，什么想法都没了。哪里还敢哄骗他们，将假图给他，到时不活活被剥掉两层皮才怪。

她双眸晶亮闪烁不定，难以掩饰的心虚。黑眼睛端详着傅雨桐，莫非她卷图在身？耶律烨缜探手，一把撤落雨桐贴身的兜衣。他起身一看，果不其然，内有乾坤。犀利的眸光阴阴投向雨桐，这该死的女人，当真是可恶，害他险些错失良机。

“...！”这还了得，傅雨桐现在最怕的便是此事。虽然疼的几乎昏厥过了，可仍旧哑着声，急道“那不是真的，还给我。”

不是真的？耶律烨缜苦盼多时的辽东军防部署图，岂是她一言半语即能搪塞的。他扬臂一挥，随即吩咐道“带下去严加看管。”

第十○章

第十章

幽州城外辽军大营

萧古尔泰帐中

这几日，他几乎天天躲在帐子里不出来，就连早操晚练均能免责免。不过辽人刚刚拿下燕云十六州，尚有诸多事情等待料理，耶律烨缜又忙于埋首东北军务，哪有人顾得上他。

此时他正懒洋洋的躺在帐内塌上，一把花生一口酒，跟着小曲轻轻哼呢。他听的起劲，猛的翻身，大手一拍，击掌案上，赞道“好，唱的好。”萧古尔泰起身步向女孩，笑道“丫头，你这出，唱的是何名堂？”内行看门道，外行凑热闹。他连汉语都说的马马虎虎，更何论中土悠久的历史文化。

“将军，这是花木兰代父从军。”女孩果真天真无邪，仰着小脸笑吟吟的回望男人。看这几日下来，一大一小相处还算融洽。萧古尔泰像是终于找到个好玩的物件，喜爱的紧呢。大手抚了抚女孩额发，一把便将小玉燕抱上身。女孩毕竟年纪太轻，稍有依靠便真拿他当个亲人般，满心欢喜的讲解着“这是说我们的女英雄替爹爹打仗，赶走关外那些坏人。”

“...”男人闻之脸色一沉，为何听起来这么别扭，不禁反驳，问道“怎么，关外的就都是坏人了？连我都坏？”

女孩思索了良久，认真道“可是你杀了武叔叔，他是好人，好人是不会杀好人的。”

“...”言下之意就说他是个坏蛋咯，萧古尔泰一挑眉，似笑非笑的端详玉燕。心下想，难怪人家都说关内汉人阴险狡诈寡情薄义，当真是条养不熟的狼羔。若非他不惜违抗帅令，将她藏在自己帐中，这女娃还有命活到现在。他板个脸不语，执起杯子闷闷的饮着酒。

“将军为什么不准燕儿出账子，我想去看姐姐。”玉燕鼓着小嘴，十分好奇，一派天真烂漫哪里察觉这么许多。

没看出来他心情不好嘛，萧古尔泰随手翻看着近日军报，敷衍道“这外面全是群粗汉子，你一个姑娘家有什么看头，还是待在这给将军唱唱曲岂不更好。”

“可是...”女孩贝齿轻轻咬在唇边，一幅可怜兮兮小模样。

“可是，可是她忙着呢，才没空见你呢。”萧古尔泰不怒反笑，将小玉燕抱放落地，跟着哄骗道“你那姐姐唱的可比你强多了，抓紧练习，晚上回来我验收，知道吗。”他边说，边起身拿起案上马鞭向帐外走去。正巧遇上一把掀帘入账的大贺，一见帐中女孩，忍不住惊道“你，你真把她留下了，不怕挨鞭子呀。”

“我见这丫头有趣便将她留下了，你不说又怎会有人知道。”他说着，将大贺撵出帐子“当真闲得，可以去帮大伙洗洗马喂喂粮，跑来我这做什么。”

大贺也不恼怒，十分的同情的一揽萧古尔泰肩背，道“我是先跑回来给你报个信儿，主帅让你去接收蓟州军粮，你却在这看娃娃。”他唇角一扬，如何看都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样子，摇头叹道“这回你惨了，数罪并惩。”

“...”萧古尔泰被他说的一头雾水，将军是让他去蓟州点收宋军藏粮。可这种小事也并非一定要他亲自前往，他已经派副将去了，于是便问“有何不妥？”

“其实并无不妥，只是...”大贺稍一停顿，清了清喉咙，状似正经，道“只是，你派去的人非但扑了个空，还遭到埋伏...”未待他把话说完，那男人已经不见了。

萧古尔泰一入帅帐便知势头不对，牍案前俯跪着一个报马兵勇。只见耶律烨镇一掌拍案而起，黑眼睛一片阴寒，当真怒不可遏。图中明明标着军仓储粮之处，确实无误。为何前去人马还遭堵截，并且一无所获。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此乃行军打仗之根本。只有丰仓足食军士们才会斗志高昂，大军方可无后顾之忧。国家虽给补给，但毕竟山高水远车马不便。耶律烨缜挑灯夜读，得知辽东边防数处军仓储粮，还不随即命人前去点收。岂知，真是可恶啊可恶。他今日非要一块块割下那女人的肉，他不信她不说实话。

“全都在此等候。”耶律烨缜沉声低斥，喝住班将领。一步夺出帐外，向关押雨桐的小帐篷寻去。他一把掀开帐幕，只见空荡荡的篷帐内，傅雨桐蜷缩着身子欺靠在角落里。她轻轻合着眼帘，像是睡着了。乌亮亮的长发自肩头披下，恰巧遮盖住了裸露的身背。她仍旧穿着那日的破衫，双手被束身前，周围连口食水都没有。他不是命人严加看管吗？如何弄得这般惨淡，连口吃食全无。耶律烨缜眉峰不禁一蹙，驱步行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雨桐。

女人一头柔顺的黑发，几缕青丝垂在胸前。她好像有所察觉，不安的挪动了下身子。无力的睁开眼睛正巧迎上那双黑眸，她轻轻咳出几声。心里多少清楚这男人所来为何，不过她身上疼的像火烧。如同

被人活活剥掉层皮，满身的撕痛甚至更过当日，干涩的喉咙根本吐不出半个字。

“...”傅雨桐不语，脸色苍白体态病弱，仅是轻轻呼出口气，复而又垂下眼帘。

“...”烨缜气结，这女人非但见他没有半点惧色，竟然还不加理睬。他气怒之下，猛的拎起傅雨桐，不禁恨道“你这刁妇，竟敢三番两次戏弄本帅，当真不想活了。”他说着，将雨桐一把仰身扣上桌案。

“...”傅雨桐全身不禁一颤，痛呼卡在喉间就是发不出。背上鞭伤生生的撞上桌案，顿时疼出一身虚汗。她本能的出手反抗，扬着纤若的双臂搪拒男人的粗暴。

她被打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还是真的如此倔强？男人一手轻易的牵制住那微弱的挣扎，他扣握着傅雨桐双腕牢牢压按在她胸前半分动弹不得，继而方道“跟我作对你讨不到好处，还是快说实话，也免受皮肉之苦。”

“...”她是很想说，想让他快点放手。可是火烧的喉间，如何都吐不出半个字来。只能强忍着背上撕痛，眼泪不禁疼了出来。

“...”莫非他欺负她了不成，这热乎乎的泪像新生的珠子一颗颗滚落个不停。烨缜板脸，有些不悦，探手一托，本想揽她起身再问。岂料，伸手一摸，竟然抚得满手血腻。心下一惊，跟着便将雨桐翻身察看。只见这鞭鞭伤痕有些已经淤了毒，再不料理她哪还有命，更不用说那辽东的军事布防图了。

一背的伤痛让他伸手一碰，傅雨桐早就想跳起仗高。无奈被他按在身下避不开分毫，只能胡乱的挥手抵挡保护自己，还张着小嘴不断的大口换气。

耶律烨缜定神一看，跟着，拔出匕首顺势掇在案旁。雨桐挣扎的动作一顿，盯着眼前不过两寸远的短刀，呛的连喘带咳，待她回过神来，越加挣扎的厉害。

“...”男人蹙眉，仅是如此她就要挑开帐顶着，一会儿疗伤那还了得。烨缜二话不说，拆下雨桐头上发簪，卷着她被缚的双手将绳索牢牢的钉入桌案。他拨开她长发，执起匕首顺着那条深恶的鞭伤一刃划开。

只闻得一声惊叫，刺穿耳骨，傅雨桐痛呼“辽贼。”

她倒是终于可以大喊出声了，险些没让男人下手错刀。刀刀枪枪看得多了，人家就算利刃穿膛也不见得有她半分这般惊怪。耶律烨缜沉声轻斥“要是真的受不住，还是趁早说出实话，免得皮肉受苦。”他说着，又是一刀划开淤血。

“啊，狗贼。”雨桐一身细汗湿透衣衫，当真让她疼的昏天暗地。之前虽痛尚可忍受，但如今还未全愈的伤口又被他刀子划开。这群残忍的契丹疯狗，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耶律烨缜顿下动作，还有一条淤毒最深，便是萧古尔泰赏下的第一鞭。他未免下手有些重了，烨缜擦了擦额上浅汗，被这女人叫的心烦意乱，一时又念起她种种恶行，不禁气闷，喝道“我最后问你，辽东卷图到底藏在何处？”他略微一顿，跟着扬唇笑道“你若能忍，便不必答我。”他停下片刻，也是想这小家伙换口气，这一刀下去她还不届时蹿跳起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知道的人早就被你杀了。”傅雨桐急道，软绵绵的趴在桌案上，动一动都全身疼痛难耐。

“哦？”耶律烨缜将信将疑，这女人最爱撒谎了，着实是个骗子，他岂会再信。他一手有力的按住雨桐腰臀，忍不住调笑道“那你只有再忍上片刻了。”

“...”她哪里还能忍，惊惧的身体颤抖着，每根神经都紧紧的绷起“你再来不如杀了我，我...啊...”

男人收回刀柄，只手压住雨桐强烈的挣扎。黑眼睛淡淡的目视着身下这遍体鞭痕裸露的肌肤，纤弱的身子不停的发抖。对她来说应该

早已过了忍耐的极限，心中竟然隐隐升起一丝不忍，拿出创药帮她用上。

“...强盗...狗贼...”她已经没有力气了，连声音都显得那么微弱。他竟然还在她的伤口上洒盐！！雨桐像只泄了气的皮球，趴在案上平复着激烈的心跳。

“主帅...”大贺寻至小帐，掀帘而入，不禁一怔，随即收回脚步又退了出去。这一男一女俯身案前，实在不雅，他识趣的退至帐外，唤道“主帅，库木将军已醒，您是否前去看看。”

耶律烨缜放下伤药，冷道“不过是些皮外伤，上些创药，不用几日便可痊愈。”她太娇贵了，即便萧古尔泰出手略重也不过才挨了几鞭子而已。他走至帐前，脚步一顿，回身看了看雨桐，交待道“给她准备点流食，清水...”跟着离去。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辽军大营，此时已近深夜。营区内一片沉静，只有几处篝火还在燃烧。一阵晚风拂过，夹带着草木隐隐的清香。满池波光粼粼，映照着星月依稀的晚光。繁星点点装饰着夜幕，皓月当空洒下方晶莹。风吹草摆，碧波荡漾，泛起层层银光。四下一片恬静，只闻得虫儿低唱，水打湖畔，泥土芬芳。好一派春湖夜色，清幽的醉人。

傅雨桐在帐中躺了半月，伤势总算好了个大概。其实耶律烨缜说是严加看管，又怎么会为她单独设岗，加上她有伤在身根本无法行动，辽人恐怕早就将她忘的差不多了。无岗无哨，无锁无绑，她还不趁机逃跑。怎奈伤虽说好些，可仍旧行动不便。如此一走了之，只怕不用半日定会被他再抓回来，毕竟她要逃出燕云十六州才算躲开了辽人的势力范围。

可这一身血汗交织破衣烂衫，傅雨桐早已忍到极点，索性趁夜无人去湖边浸浸身子再图后计。她避开巡查的哨兵，来到营区后山一处湖畔。虽说山间野外，却染得一层朦朦胧胧的虚幻。她深深的吸了口

气，嗅着这一池清凉。好久都未曾如此心仪了，又看看四下无人，哪里还忍得住这满池碧波清泉的诱惑。傅雨桐倚身湖畔轻解罗衫，玲珑的身段隐约在这山湖夜色下。

男人牵着高骏的黑马正步向池边，刚巧有幸欣赏到女子宽衣解带的一幕。只见那纤纤身影肩披星月之光，缓缓步入湖中，带着一丝惆怅，甚是凄美。这少艾沐浴，怎好轻易错过。他无声寻近湖畔，俯身蹲靠岸边。耶律烨缜有意隐藏步伐，雨桐又岂会察觉。

忽闻得身后寥寥水声，方才警觉的转身，已是过了多时。

烨缜扶手撑靠湖旁，深邃的黑眸月色星光下就像这池清湖，格外精湛，透亮无底。他微微颔首，轻轻拨弄着满汪清泉。月色洒下，那光裸的身背，柔韧的肌肤上，浅浅吻贴着一层幽暗的银白。他光滑饱满的肌理，强健有力，充满生气。胸口一头苍青纹狼，张弛的身形几欲扑出。带着邪魅的黑眼睛缓缓抬起，目视女人，这一刻透着难言的危险。耶律烨缜勾唇一笑，略显轻佻，训道“你私逃军营，可知该当何罪？”

居然被这男人注视了良久都未察觉，傅雨桐条件反射，纤臂一揽胸前。虽说身着贴衣，可还是难免羞愤，不禁斥道“你这人品如此低贱，竟在偷窥姑娘浸身。”

“...”男人闻之，唇边笑容顿时一僵，死丫头竟敢骂他贱？这左院大王可不是盖的，几时吃过别人的亏，更何况是个女人的。耶律烨缜懒洋洋的站起身，略展一身筋骨，湛亮双眸挑视雨桐，顶撞道“不知道姑娘有何看头？”他说着，缓缓探手俯下，挑起雨桐岸边衣衫，不假所思顺势便投向湖中。随即一笑，恶劣道“你不上岸我又岂会看的真切，姑娘何时浸净身子也好让我看看。”

“...”啊，傅雨桐心底一惊，急忙转身追寻。岂料已是晚了片刻，薄薄的衣衫早就飘向湖心。她不识水性，湖中又深邃无底。这男人当真下贱，真是可恶至极。忍不住又气，又怒，不耻道“你堂堂将军，怎

也做得如此龌龊...”可她话音未尽，眨了眨大眼，剩下半句只得强行咽回腹中。

只见烨缜身后将军大贺，持鞭责罚的萧古尔泰两员猛将各自牵着骏马尾随而至，原来这男人并非只身前来。傅雨桐尴尬的头顶都快冒烟了，不禁又往湖中沉了沉身子，此时只剩口鼻还露在水外。这该如何是好呀，男人均浅衣薄衫，看来同是到此洗身。

萧古尔泰也没在意，见到烨缜，随即指着大贺不服道“这斯，非说我这马儿是个公的，一会儿洗干净了倒是让他看看公母。”他说着，便要牵马下池，幸好被烨缜及时止住。

耶律烨缜扬手一喝，倚坐岸边，夸张道“且慢，休要入池，姑娘还在浸身，不好无理。”

“...？”萧古尔泰一怔，细看之下方才发觉。那女人此刻像只潜水的青蛙，只留对大眼睛尚可看到。不禁觉得好笑，等等也罢，他摘下酒囊分别丢给大贺同烨缜，三人便守着湖岸席地而坐对饮开来。只是苦了雨桐，一脸阴郁羞恼，又爆发不得。几个男人一喝便是小半个时辰，傅雨桐双腿沉在湖中麻酥酥的直发软。这回当真浸的透彻，可他们赖着不走，她也不能起身，就算几人走了，她也无衣遮体，该如何是好呀。

“喂，你倒是要泡到何时？”萧古尔泰起身喝道，有些等的不耐烦了。

“甚是，你不起身，我等又如何窥到？”耶律烨缜倚身轻笑，见缝插针，说着，随手扯了根青草正射雨桐眉心。根本是存心戏弄，拿她找开心呢。

“...”现在别说青草蜇肤，就算五雷轰顶她也不会起来。

耶律烨缜俊脸含笑神采奕奕，看她这幅委屈无奈又强忍不发的样子还真有几分讨喜。男人缓缓起身，牵过一旁座骑。大手一拍马臀，竟然把畜赶入水中。

看这势头，主帅今个儿兴头不浅。跟随烨缜多年，一些小事何须言明，萧贺二人很识趣的悄然隐退。

黑马冲下池中，顿时激起层层水花。傅雨桐一惊起身，避开马匹，透湿的上身跟着尽露水面。

“你这畜牲，好不识趣，姑娘浸身怎可同池而浴。”耶律烨缜挑眉嗤笑，观望雨桐，熟练的解着腰间束带随手丢进草丛。他缓缓欺身，步入湖中。

这湖岸虽大，可两旁全是荆棘，再往深走已不能入人，当真进退两难，傅雨桐不禁喝道“你不要进来。”

烨缜行步一顿，半身潜在湖中，忍不住戏弄道“我不过去当然可以，不过那要劳烦姑娘代为洗洗这黑马，你可愿意。”

“...”算他狠，只要这男人不再靠近，别说洗一匹，十匹她都肯。傅雨桐伸出一只小手，咬牙道“拿来。”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她这厢只得忍气吞声接过大木刷。可是她刚展开双臂，纤弱的体态便暴露月下。这马比她可要高大的多，非要掂起双脚才可刚好够到。

“你没吃饭吗，用点气力。”他在岸上还诸多意见，实则黑漆漆的双眸错也不错的端详着雨桐一身婀娜。

看来黑马被傅雨桐洗刷的很不舒服，鄙视着身边还不如它高的小女人，一抖全身毛发，退开数步。连这畜牲都在欺她，雨桐一肚子委屈怒气，一把揪住马鬃。本想将它拉回，岂料却被畜带出老远，脚下顿时没了着落。

“马不是这样洗的。”耶律烨缜沉声低语，贴靠着雨桐细腻的脖颈。不知何时已来到身后，他一手揽住雨桐腰身，一手紧紧扣握着她执着木刷的小手。纵使抗拒也挣脱不开，硬是被他将手按上马背。

他火烫烫的胸膛就贴靠着雨桐光裸的肩背，幽深的双眸颔首俯视着眼前这身羊脂玉肤，娇嫩的皮肉上几道浅浅的鞭痕，有些尚还未能完全愈合。耶律烨缜敛起眸光，情不自禁的垂首吻上。

顿时遭到女人强烈的反抗，傅雨桐轻声惊呼“啊，你干什么？”哪里懂得男女之事，她虽已定下终身，可同李正义一直墨守礼教，家中又无姨母女眷，自然更加惊怪。

耶律烨缜一把扳过傅雨桐娇弱的身子正对自己，挑眉一笑，玩味道“我做何不可？”他一手缓缓探入女子发颈，扣握着细嫩的后颈渐渐收紧，手中钳制牢固有力，随即俯首吻落。

“...”她惊讶的微微启唇，尚未回过神。他霸道的亲吻蛮横无理，探入她口中与她纠缠，轻轻咬上她的小舌头，贪婪的吮吸着佳人口中的惊慌。她的味道真香，他一吻及深。

“...”他轻薄她！蹬徒子！傅雨桐抗拒的双臂挥打上烨缜胸膛，可却更快的被他只手反剪身后。她心中一团慌乱，就像只受了惊的小鹿，无奈却逃脱不开。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耶律烨缜哪里会给她拒绝的权利，圈起女人身后丝发一同攥握手中。雨桐被他粗鲁的拉着长发，只能微微仰脸，展开胸颈。这一身细白滑嫩肌肤顿时尽现眼前，烨缜探手略带赞赏的顺着那扬起的颈颚缓缓抚下。她身前浑圆小巧的胸房，正因为这一池清凉，阵阵冷风，轻轻的颤栗着。男人唇角一扬，还算讨怜，便笑问“姑娘芳龄？”

“...”他如此野蛮无礼，这厢又怎会答他，根本是言行不一嘛。傅雨桐怒视男人，一脸羞愤。

如此不驯？不说也罢，只怕她一会儿想说，他到不想听了。耶律烨缜挑眉回视女人，对他百般戏弄连连欺耍，她也真是旷古至今第一人了。他该让她明白自己地位，何谓势弱寄人篱下。别说她不过一届将帅家眷，就算当朝公主，此刻不过战俘一个，又有何尊严骄傲可言。他颔首目视女人，勾唇一笑邪肆的很。牵制着雨桐双腕，跟着一把将她仰身拉下，沉入水中。

“你...”傅雨桐双手被他牢固的扣握在身后，直挺挺的拉入池中，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一连呛了几口险些断了气“咳咳...”可刚露出水面换口气，又让他不紧不慢的的沉了下去。这清冷的湖水呛入口鼻，一直咳近心肺。耶律烨缜刚一松开牵制，雨桐就猛的蹿出水面，像只八爪鱼一般死死的扒着身前男人不放，惊慌中寻找可以攀附的依靠。

她大口大口的换着气，娇弱身体贴靠着男人坚韧的胸膛，双臂紧紧揽住他肩颈。她紧闭的大眼睛，浓密的眼睫还嘀着水珠。晶亮的水滴顺着她小巧的脸蛋滑落，一身湿嗒嗒的狼狈不堪。

烨缜哼笑，敛目端详雨桐，展臂将她圈揽身前。她一脸精巧的五官，双唇如珠泛着浅浅粉红，弯弯卷翘的眼睫上还挂着晶盈的水露。这一身透湿，早就隐隐欲现，强烈起伏的小胸膛就紧密的贴靠着他。男人越看越觉得一身燥热难耐，心下蠢蠢欲动。他手臂一紧，一把托起雨桐顺势扛上肩头，便往岸边走去。

傅雨桐刚才顺了口气，又被他投进草丛。还未待坐起身子，男人便欺压下来。他不耐烦的拨开那胸前湿透的长发，俯首就要吻下。

“你不能乱来，我已有婚约在身。”雨桐一惊，急忙搪手抵住男人欺靠的身子。

“哦？婚配何人？”耶律烨缜扬眉一笑，握住胸前的小手一把猛的定落在旁。

“我表哥李正义。”她抑制着快速起伏的心跳，还是犹如鼓擂。

“既然是他，那便无妨。”烨缜似笑非笑，不屑道“他多半已无命再来娶你，你大可不必为此忧心。”说着，已经将雨桐退个精光。

“那你也不可如此放肆。”傅雨桐急道，双手被他牢牢的定在头顶挣脱不开。他好歹也是个三军统帅，怎么做出这等不入流的行径。她还抱着一线希望，男人渐渐的欺进逼得她全身艳红，羞恼的像是着了火。

耶律烨缜闻之冷笑，定是觉得极其荒谬。别说这种战败之俘他想要便要，即使随便斩杀交换牲畜又有何不可，不禁嘲弄道“莫非你也可

以同我讲何条件？”

“你不是一直想要辽东的布防吗。”傅雨桐信口捏来，只盼得可以搪过此时。

“...”黑眼睛沉沉的俯视着身下女人，冷俊的脸上越加阴郁。这女人居然还敢再提此事？辽东的军事布防早有知趣人双手奉上，虽然让李正义逃脱，不过他已下令缉捕，见者格杀勿论。她竟然还来骗他？他微微敛起眼帘，黑漆漆的眼底难掩的轻佻。一手高高托起雨桐下颚，笑道“好，我便再信你一次。若是还敢骗我便将你拿去犒赏三军，如何？”

“...”雨桐顿时心跳漏了半拍，一阵阴凉直冲头顶。

“为何不语？嗯？”烨缜笑的温和，当真还见得几分斯文。他的手轻轻扣握着她的颈项，贪恋的游走在那细白的胸颈间，不紧不慢的挑开她身前衣襟。她双峰如玉般光滑，娇小饱满，月色下棉白的几近透明。

“...”雨桐眸光颤抖，水墨样漆亮的眼睛回视他，仅是刚刚扬手作势遮挡，随即被他毫不客气的挥开纤臂。

“好看极了，为什么要遮？”黑眼睛扫了雨桐一眼，只手抚上她清凉的肌肤。他的手掌宽厚有力，盖在她胸口。耶律烨缜定睛，错也不错的盯着她，扬唇似笑非笑。因为他感到她心跳的厉害，他的手里好像按了只活兔子。他当然知道她害怕，当然知道她是处子。不过那又如何，北院大王的女人有几个不是以处子之身相侍，这远远不足以引起他的垂怜。

“...”傅雨桐睁着水蒙蒙的大眼睛，不禁拦臂再次遮挡。她的小手就盖在他手上，显的那么茫然无助。

“...”耶律烨缜缓缓抬首，目光移视对上她的。她的眼中有一丝乞求，贝齿轻咬一幅楚楚可怜的模样。他索性挑起她的下巴，让她更清楚的看到他的态度“是不是又想挨顿鞭子？”

啪嗒...啪嗒...她的泪珠随着他的声音一起落下。他是死活都不会给她半分怜悯了，或者在他心里她根本就是蛇蝎心肠豺狼的泪，是啊她之前害了多少契丹男儿枉死，这样的泪水只会让男人更加厌恶。他挤身蛮横的撑开她圈曲的双腿，俯首含上她珠玉般圆润的胸峰。

“不要...”雨桐不禁拱身，无力的轻声抽泣，小手推拒上他肩头。他身体炙热强悍，粗鲁的亲吻刺疼了她。他冰冷的目光足以让她噤声不敢抗拒，但她还是不禁的念叨着，看着男人一串串吻落在自己身体上，对她来说是那么陌生惊怯。

耶律烨缜抬手，抚过她的发，露出那张小巧的瓜子脸光洁的额首。她断断续续的抽泣那么细小微弱，这是一个少女成为女人必经的一刻，可她却没有爱人的安抚，而是被个外族男子强行欺占身下。

她的身子现在和他一样的热，让他撩拨的像是着了火。他已经给她够多耐心了，他不想看她哭哭啼啼。男人挺身，猛然贯穿。

“啊...”她仰首轻呼，哭声更大了，拱起纤弱的腰身试图拉开两人的契合。那双眼含着泪，只是绝望的寻向晚空。

她姣好的面容迎着月光，他看的那么真切，甚至她的每一颗泪，每一丝痛，深深锁起的眉心。他该安抚她吗，还是狠狠的要了她之后甩其而去？耶律烨缜俯首，细碎的吻去雨桐脸上泪水，吻落在她柔嫩的颈项间，让她尽快适应这陌生的侵入，可他也仅是给了她片刻的喘歇。

“...”她圈着他结实的肩颈，埋首在他胸前，除了惊恐疼痛什么也感觉不到，娇小的身子承受着他猛烈的冲击，直到男人发泄的那刻她还在抽泣，直到耶律烨缜起身她仍旧维持着蜷缩的身体。

男人看来心情似乎不错，探手拍了拍她的小蛮腰，笑道“好了，起来吧。”他很精神，甩净身上池水，一身柔韧的肌理微微的张弛着，健康的铜褐色肌肤被皎洁的月光裹上层银亮，双眸漆黑精湛剔透，薄唇略扬稍显张狂。

“...”她不愿理他，她刚被他强占了。他索性迈前一步，跨到她身前，一把抄起身下人儿，抛了出去。

“啊...”傅雨桐惊呼，却又落到他怀中，双颊霎时染上片红云，不过是被吓的。他将她举起，又抱进怀里，看样子她是让他很满足，这刻十分宠爱。

“你放我下来...”她声音轻且柔，还光溜溜着身子，腿间斑点粉红色的血迹，一头长发正好遮住了裸露的身体。他看着她入池沐浴耐心十足，可他不知道她正用力清洗的着适才被他碰过的身体几乎弄伤了自己。

耶律烨缜将雨桐抱上马背，但她仅有一件他的内衫仍旧赤着双腿。她侧身坐在马上，他牵着缰溜溜达达走在前头。傅雨桐垂首，轻道“我...我想自己回去...”这实在太让她难看了。

烨缜闻之回身，目光淡淡扫了一眼“就这样？”就她这身行头？还没走进营区就要让人剥个精光了。

“总之我不愿...同你一道...”她撇开脸。

“也好，那我便叫适才两人过来接你...”他将她拉下马身，自己翻了上去，作势离去。

“...”傅雨桐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不禁伸手扯住男人裤角，可还未待更多反映便被他一把抄到身前。耶律烨缜

驱马，流光顿时驰起。夜晚林间的风有些凉，她靠在他怀中，男人一身彰显的彪悍霸气，如兽般那么原始。

自此后数日他没有再去碰她，他们分账而睡相安无事，只是偶尔几晚他会让人把她拖进账中逼她学些蝌蚪文。他好像很有兴趣教，可她并没有心情学，每每累的精疲力尽他才开恩放她出来。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辽兵勇夺燕云十六州，耶律烨缜一战大获全胜。辽国上京降旨，皇帝龙颜大悦，犒赏三军。大批衣钵锦食排着浩浩荡荡的车队跋山涉

水运到营中，文官御史也都前后随行而至，恭贺左院大王圣眷正隆又立奇功。这下本就不可一世的男人更显得傲气凌人，天天带着三军猛将周旋在数不胜数的朝官间。

此时正逢歇战，辽人也在试图恢复云蓟十六州的生产，未曾遭受战火的州县已经开始运作，其它各地商铺也都在清点检修中，准备新张开业。一赐赏下，三军将士人人有份。或是金银或是锦箔，此刻营中空荡荡的人丁奚落，兵勇收到厚赏，军中又无大事，均道附近州县去逍遥快活去了。

傅雨桐坐在营外的草地上晒着太阳，微风轻轻拂过她一头乌黑的丝发。这段日子虽未明言，可耶律烨缜对她也算十分宠爱了。昨个晌午两人帐中纠缠之时雨桐不依还咬了他一口拔腿便跑，男人也仅是扬唇噙笑倚身帐前，看着姑娘

又羞又脑的跑回小帐子。他没有凶她，更没去强迫她，他好像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乐不思蜀呢。

可她不喜欢，不喜欢他调戏羞辱，对她百般戏弄。傅雨桐小手狠狠的拔着身边青草，大营内几岗哨稀稀落落除了个把炊事兵还在忙碌恐怕已经没什么人了。她默默垂首，怔怔盯着双绣花鞋发呆。一个小酒坛突然滚至眼前，男人俯身作势去检。

“表哥...”雨桐轻声惊呼。

“...”李正义只手抚在唇边，示意她不要出声。他一身契丹兵勇打扮，看似混在营中已有几日。男子蹲靠在雨桐身侧几尺外，敏锐的目光巡查着周遭，道“有事回头再说，我是来带你们离开的。”

“表哥...”雨桐委屈的轻唤，当真是见到亲人了。

“...”李正义微微垂首，紧握的拳头，满腹的痛恨，但仍还十分冷静，压抑道“桐儿，我先去接出玉燕，你在此等候切记不要离开。”他混进营中已有数日，基本摸了个大概。两个妹妹，恐怕早已无法全身而退。他知道耶律烨缜不时便让人将雨桐带去帐内，每每深夜才归。可日前正巧让他碰到，看着雨桐拖着疲惫的身子满面憔悴他压抑的

青筋暴跳，顿时便想冲进帅帐杀了那狗贼，若非时机难得不能错过，恐怕早已前功尽弃了。

雨桐望着李正义起身离去，步向的帐营竟然是那个额术银带，骑匹红马的军将帐中。她愣了片刻，还未待理清头绪。便听不远处嘀嘀嗒嗒的马蹄缓缓寻来。心底顿时一惊，这群人不是刚刚出营不过半个时辰。慌张中，急忙起身迎向烨缜。

耶律烨缜机警的沉声一喝，及时停住黑马，险些踏了她。他蹙眉不悦，俯视雨桐，道“不想活了吗...”可手却轻轻抚在她脸上。

流光彪悍，虽然停下，还在哧哧的吐着气，紧紧踏着它的大蹄子。烨缜身后一队军马，跟着主帅座骑也都一一喝住。男人一身暗蓝色的锦衣秀缎，五彩纹兽嵌边，金带蟒袍束腰，发签银亮新月样，将一头半长的黑发利落的裹束颈后。他手中长鞭叠握，微微倾身对视玉桐，道“找我何事？”

“...”她仰着张小脸，面色略显苍白，午时阳光充裕，整整照在她脸上。傅玉桐双手紧握，抓着男人马缰，脸侧一缕淡淡的鞭痕，此刻看来竟这般明显。

“...”他不知何时气急，竟然伤了她容貌。男人蹙眉渐深，可抚在她脸上的大手却越加轻柔。今日幽州城内新店均已开张，他本是前往查看，都差不多快进城了，现在特意返回是来接她的。他对她这般宠爱，其实连自己都未曾察觉。

“...！”傅雨桐不答，一时不知如何回他。

耶律烨缜也没追问，翻下马身，牵起她小手步向营区。她腕上红铃铛铛，是男人强行施加。她扯不掉退不下，又不服气。他把她当个女人般宠玩，就是女人不是其他。

“...”她牵着他的步伐不肯走，心中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可又找不到任何阻拦的理由，眼睁睁看着男人行进大营。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一马匹如风闪过，冲出营区。男子持刀带过，刀刃锋利，跟

着滑过耶律烨缜胸前。他有幸身手好，避开寸许，但毕竟事发突然实难料到，眨眼的功夫衣襟已经染上片血红。

烨缜惊怒，一把夺过马缰，本想追去，可这女人竟然拉缰不放。他未加思索，只当她一时未能反映，便喝道“放手。”

主帅被伤那还了得，辽将届时列阵护住烨缜。一人搭弓驾马而出，却只是射中男子马匹。李正义跟着滚落下鞍，雨桐心底一沉，想必表哥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顾不得其他。她随手一把推开烨缜，跟着奋力一掌打上马儿后臀，赶出的正是宝马流光。看着男子复又跨上马去，才稍微松了口气。可紧接着一巴掌便将她挥出老远，耶律烨缜大怒，随手扯过匹马追了上去。

听闻流光步伐矫健日行千里，可她不知在场军将所持座骑皆是百年不遇难得良驹。尤其影子，遇强则强，尾随流光之后竟然不距百步之遥。耶律烨缜急鞭策马，越加逼近。他一定要抓住此人活活剥皮，竟敢伤他。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辽将凶悍，均翻身上鞍驭马追出，一人搭弓瞄准男人。

“我要活捉此人。”耶律烨缜沉声一喝，止住那人，黑漆漆的双眸，隐隐的粗狂，渐渐泛起抹凶蛮。

十几骑纵弛狂奔追赶流光，只看铁蹄踏过的山道溅起满天的沙土。契丹兵将赶马挥鞭，收到命令均拿出套好的绳索，准备活捉男人。他们跟在流光身后紧追不舍，转眼间已经跑出仗远。

“私闯军营，还想全身而退？”耶律烨缜唇角略扬，笑的邪恶，竟然只距男子不足数尺之遥，几乎并肩同行。辽人群起追赶，如同围场狩猎，马步一起势必到手。

萧古尔泰甩绳套出，欲圈住男子。但李正义毕竟是个从武的将军，慌乱间也被他躲过了。可下一秒，随即两条锁链圈住了流光的马颈。两个契丹军将分别两侧，定马一喝，流光扬蹄长嘶生生停了下

来。这下当真跑不了了，紧跟着粗糙的绳锁揽胸而围，将男人死死的圈住，猛的拉下马背。他斗衣内居然还裹着个女娃，也跟着一同滚下鞍来。

“...”竟连他宠物也偷！？萧古尔泰见之脸色骤变，但也未敢吭出半声。这男人伤的毕竟伤是耶律烨缜，辽军主帅，搞不好连累自己一起受罚。

辽人纵马，拖着李正义，不消片刻十几骑便返至营前，空地前方才停下。此时男子已经伤痕累累无法起身了，小玉燕可怜兮兮的挂在一辽将鞍前。

耶律烨缜胸中翻腾的怒气因适才的一阵纵骑，总算消磨不少。

“...”雨桐掐握着双手，他还是没能逃走，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在辽人的铁骑下，被他们盯上，逃脱的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她看着耶律烨缜向自己走来，鞭把粗鲁的顶起她的下颚。他虽然不生气，可对她的所作所为仍旧十分不满，冷笑道“不是很想见他吗？我帮你带来了。”他手下施力，高高的挑起她的小下巴，嘲道“不过去嘘寒两句？”男人双眸漆暗，阴沉沉的盯着她。她竟然放马帮他，包庇行刺重犯等同同谋，还真是没有她不敢做的，她知不知道死活。

“...”傅玉桐深深吸了口气，攥握的双拳满是痛恨。睁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清澈的眼底难掩的鄙夷。她踮脚，微微探首，贴近男人耳旁，恨道“狗贼。”可还未待收回身子，腹上猛的一拳，震痛的她一阵呛咳，身子一软届时失力，却被男人展臂拦腰截住。

耶律烨缜臂膀一收，顺势将她卷进怀中。他缓缓俯首贴近，周身难言的危险，温热的气息充斥在她颈侧，沉声冷道“你差点就将他放走了。”他禁锢的手臂强健有力，一手圈着她双臂揽胸锁扣身前。

“...”他强势的禁锢她挣脱不开半分，眼睁睁看着契丹人鞭责伤痕累累的李正义，急愤之下不禁纵声而泣，哭了起来，一口狠狠的咬上烨缜手臂。

“...”该死的，她咬疼了他。耶律烨缜眉峰紧蹙，不过没再伤她。即便那夜湖畔他强行要了她也未曾有过如此过激的反应，不禁问道“你当真如此在意这男人？”

“狗贼。”傅玉桐痛喝，挣扎不休“辽人犯我疆土欺我国民，烧杀强掠无恶不做，人人得而株之，我只恨表哥适才未能一刃取下你项上人头。”

“难得你一片忠君爱国之心。”耶律烨缜扬声称赞，倾首凑近。他唇边噙笑，若即若离吻贴在她脸旁，轻声暧昧道“但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要爱也该是爱我，要忠也应该忠于大辽...”

“你休想！”雨桐恼怒，挣开牵制。这反身一掌打的可叫响亮，那柔软的掌心至今还隐隐作痛。

“...！”惊！她，她竟敢打他！？她竟敢！这比男人适才挨的一刀反倒惊出千百倍，她竟然当着三军将帅满营的兵士着着实实的打了他一巴掌，日后还让他如何带兵打仗！他脸上铁青，盯着她的眼睛能杀死群恶狼。

这刻连马都不敢喘口大气，何况那般辽将，脸色像刚办完国丧，惊在那看一眼都怕受波及。

“...”他是被打傻了？还是震惊的不知该作何反应？竟然僵僵站在原地就这么一直盯着雨桐，良久良久，方从牙缝挤出几个字，可仍旧掩饰不住的惊讶“你敢打我！”

“...！”她死不悔改，还在佯装镇定，挺着微微颤抖的小肩膀倔强的与他对峙。

耶律烨缜气怒，猛的甩开长鞭。她只闻的呼呼一声鞭风擦面而过，满头长发顷刻散落。她怔怔的傻住了，以为他会用鞭子抽她的脸，可他仅是打落了她头上发簪。

“你当真只求一死吗。”他双眸漆暗一脸冷峻，他反倒非要留她一命，男人咬牙恨道“除非我愿意，否则你休想！”烨缜探手，一把生猛的扣住雨桐，说着便向大营拖去，身后一般辽将急忙跟着上来。

他真是气的没处撒，那群军将各个精的根什么似的，谁会这会儿出半点声响。耶律烨缜将雨桐往营区空地上一扔，抬眼间扫见玉燕，沉声冷道“她怎么还在！”

“...”竟然没人答他！这群该死的。当时不在场的垂首不语，知情的几个目光闪避明显心虚。他声音虽不大，但却极其有力“别再让我看见，否则一起罚，带下去...”

“啊...不要啊...”小玉燕惊哭“我不要去...”一把拉住萧古尔泰袖摆，男人甩呀甩，甩不开。她求救“姐姐...”

“...”雨桐心中届时一阵生疼，不禁起身一把抱住玉燕“放开她。”

勇敢勇敢，反倒是那群大男人没个敢吭声的，尤其这萧古白白称个将军，此时宠物就快沦陷了，竟还急着撇清干系。

耶律烨缜一挑眉，可还未待开口讽刺，偏听女人道“我去！”他脸色随即垮了下来，这会儿真不开心了，她知道是去干什么吗！

“我去...”雨桐声音颤抖，小胸膛强烈的起伏看起来那么明显，可仍旧将玉燕死死的护在身后。她当然知道，她怎能不知道。当初本以为自己是去死，没有办法保护玉燕分毫，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下令。她没办法，别无选择，这是她唯一能报答李家的了。

“...”耶律烨缜沉目不语，扬手一挥，退下群军将，他不想这女人再出什么丑让人看笑话。他一步步逼近雨桐，此刻已是敛去适才被打的惊讶，平静道“你知道是去干什么？”

“...”她心儿跳的怦怦的答不上来。

“我在问你话。”他看着她，轻轻捻起她小巧的下颚。

“知道...”她迟迟方答，是那么心痛。可她也知道乞求辽人没有用，她害死了这么多契丹兵将，他绝不会给她半分怜惜。

“你愿意？”他仍旧挑着她的脸端详，他到底要看看这女人想的是什么“愿意去做军妓？”可那双如水墨般乌亮亮的眸子里，除了绝然，他看不到丝毫乞怜讨饶。他一把凶悍的扯过雨桐，甚至将玉燕带倒在地。他掐着她发颈的手几乎忘了控制力道，揪着雨桐一头秀发将她反

身面向大营。营区辽阔占地倾亩，只见营帐五色布满山野，军旗招展随风舞动“此次南下三十万大军，仅此一营便有几万...这里除了男人没有其他，你要伺候哪营大爷？”他握着她发根的手湿透了，有他的汗也有她的，他只觉手臂贴着她纤弱的身背湿的不得了“做了军妓我不会再要你，但这里任何一个男人只要高兴，随时随地随他喜欢...你都要给...”他又一次问道，像是无法接受，不能相信“你愿意？”

山风拂过，草香四溢。她眼底渐渐润了泪，但就是倔强的不肯落下，声音那么微弱好似一阵风便能吹散“如果...如果你能放了玉燕...”

“如果我不能呢？”他手中不觉加重了力道“那你是否陪她同去？”

“你们辽人冷血无情禽兽不如！”她闻之又愤又恨，不禁惊起疯狂的挣脱着男人钳制。可她仅是转了个身，仍旧被他圈在怀里。他牢牢的牵制住她，显的有些凶悍，挑脸喝道“说，是不是愿意陪她一起去。”

“我不愿意不愿意，狗贼。”她嘶喊，扬手便向他打来“你放了她，我去...”可她声音未尽，没打到烨镇反被男人一掌挥跌在地。

耶律烨缜盯着她良久，轻道“下贱。”他没留话也没吩咐就这么走了，他一定是被气糊涂了，否则任凭他今时身份又怎么会这样骂个女人。

抱团而泣的姐妹俩很快被人分开了。

玉燕又被萧古尔泰偷走，不过当晚她被揍的很惨，男人帐中都深夜了还断断续续传出女娃哭声，下次别说李正义，就是爹爹亲自来接恐怕她也不敢走了。此事烨缜知道，但并没理会。他是在妥协吗？跟那个女人妥协？她又臭又硬就像茅房里的石头，他再也不想看见她了，她那时候气出了他一身汗，如今一晃眼草木都已渐黄了。

耶律烨缜懒洋洋的躺在帐内锦榻上，大军休养生息他便是百无聊赖。

“...”嗯，男人一咬牙，握住了身下不按分的小手，她搞的他像蚂蚁爬，可他一想到那女人就是挺不起身。

“殿下...”纯正的契丹美人声音娇柔，高鼻大眼，细白的脸蛋轻轻帖首，俯在男人胸口。

“...”哎，他无声一叹，还是他们契丹的姑娘柔顺贴心，抬手宠爱的抚弄着女人一头乌丝。

美人满心爱慕他们至高无上的北院大王，男人突然好口国内的，恐怕思乡，姑娘便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殿下为何不挺？”美人娇俏，笑吟吟的对着烨缜，尖细的下巴抵在他宽厚的胸膛。

“...”他扬唇冷笑，撇了眼姑娘。

美人索性大胆，骑上他腰跨挑逗，可她除了搔的他全身都痒，根本没挑起男人兴致。耶律烨缜脸色一沉，低声斥道“行了，差不多了。”

“...”女人动作届时一僵，略带委屈，嗔道“殿下生气了？”

“下去吧，这里不用伺候了。”他拍了拍姑娘脸蛋以示安抚，可说是从来没凶过哪个女人，或者这些姑娘乖巧的根本不用去凶。男人起身帐前窗帷，时不时便会想起，他还是惦着她，可又有些怯惧，她彪悍的真真跟他杠上了。他看着营中起岗巡查，炬火熊熊一簇一簇，新月弯弯如牙。他不知道这批战俘押在何处，也从未曾问过。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大宋

金碧辉煌的朝堂，气势宏伟的殿阁，精雕细刻的龙椅，大宋皇帝一怒而起。守将李尽忠护城不利，一役惨败，折损兵将无数。本应以死一谢皇恩，岂料他还有胆回来面圣，当真丢进了大宋的脸。

连失他数座城关，现在辽人堂而皇之的欺占燕云十六州，根本就没把大宋放在眼里。宋帝阴郁的瞪着俯首跪于殿下的李尽忠，怒不可遏，高声一喝，气道“将这贼人拖出大殿，斩首示众。”

“请皇上息怒，龙体为重。”左丞相历来与李家略有交情，他跨前一步，不禁帮衬道“李尽忠失守辽东，让我大宋损兵折将，确实罪无可

恕，不过事以至此，皇上为何不网开一面，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领兵夺回云蓟，还辽人以颜色。”

“...”宋帝冷笑不以为然，不过左丞相乃三朝元老，这点面子还是要卖的，多少且让他把话说完，可还是忍不住嘲讽道“不知丞相有何妙计。”

老丞相清清喉咙看似已经胸有成竹了，抚手一捋白须，姜果然还是老的辣。他面不改色，应对如流，道“老臣近日偶得一报，辽国湘越二王趁大军出征南下之际，企图领兵谋权，此刻辽帝该是心急如焚，急招帅将北上镇压内乱。”

“哦？”真有此事？宋帝疑惑。果然是只千年修道的老狐狸，他一国之君尚还不曾耳闻，这老家伙便已经知道的这么清楚了。忽闻得这种消息，心中不禁窃喜，可仍旧板着张脸，道“那依丞相所见，又该如何还以辽人颜色呢。”

“击其暮归。”老丞相笑的诡异，跟着断言，声气十足“耶律烨缜深受辽帝宠信，这方帝君危难，他定当急于北归平复内乱，我们自后阻击，让他大军进退两难。”他一顿，紧接道“皇上圣明，以老臣愚建。且让李尽忠暂代将军一职，立下军令，副军统严守贺同行监军。此战如若再败，皇帝要杀则杀要剐则剐。”

“...”此话一出，跪于朝堂下的李尽忠不禁一个冷颤，可待罪之身，也不敢多言半句。击其暮归虽属妙计，但他已同耶律烨缜交战数场，此人心思极重布军缜密，领兵打仗更是骁勇无匹，所带兵马无不凶悍如兽。幽州城外仅以万人顽抗他大军，直至援兵赶到。这一击敞若不能得手，给他机会反扑的话，他可半分把握没有。何况谁人不知，严守贺好大喜功，依仗贵妃亲家，不安于内穿梭朝中上下拉党结派。让他监军，岂不是有意制他手脚？君帝堂前文武百官，立下军令。李尽忠苦笑，别看皇帝丞相商讨甚欢，他并不十分看好此仗。

左丞相府

夜晚徐徐清风拂过，厅室内一桌酒席虽然简单，可精烹细制也别有滋味。仆人上好酒菜，调亮屋内灯盏，便一一退下了。

房中再无他人，李尽忠急忙起身，一掀衣摆俯身跪地，道“尽忠多谢丞相救命之恩，愿为丞相粉身碎骨以效犬马。”若非丞相暗中相救，他这番愚忠早死在乱军之下了。

“贤侄何需多礼，老夫也不过举手之劳。”老丞相起身相扶，复手叹道“若非圣上贤明，知你一子一女均被辽人所擒，也算尽忠为国，断不会网开一面，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一顿，语重心长“所以你更要知圣恩，感恩图报。”

“尽忠定当全力以赴。”他虽然这么说，可还是有些云里雾中。

“此战一役，只准败不准胜。”丞相一语惊人，说着自袖中掏出一轴秘旨交给李尽忠。

“...！”李尽忠展卷一览届时明白了，原来丞相同皇帝早已另有打算，今日朝堂之上不过一唱一喝演出双簧罢了，自己却还被蒙在鼓里“丞相...”

老丞相扬手阻道“他辽人使计谋我辽东，我们难道就不能同样还以颜色...”他抚捋着白须，老谋深算，分析道“耶律烨缜此人心高气傲，决不会满足于云蓟数州，他是想夺我大宋的整片江山。如此一来，他更需要盏指路明灯，助他过关斩将。”纵使他才高八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毕竟年轻阅历尚浅。就算他能设计李尽忠，也定算不不过老狐狸。

“李尽忠领旨谢恩，吾皇万岁。”李尽忠俯首叩拜，皇帝待他若此，他还有何话说，就算粉身碎骨千万次也无以回报，何况忍辱负重。

“...”老丞相轻捋白须，颔首一笑。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幽州城外辽军大营

昨夜下了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雨，天气好像一下子变冷了。倾亩营区山风呼啸，急风扬起的军旗舞动，一色赤红。这是辽人最凶悍的骑兵营，也是纪律最严明的一营。而这些姑娘有幸被关押在此，仅是因为她们姿色尚可，等待上面闲暇再下令处理或直接押送上京分派各部王公。可她们至今已经在此滞留数月，因为干不了重活只能做些洗洗刷刷的小事，但上面却一直没有只字片语的吩咐，下面的兵将已经十分不满了。虽说是姑娘，可一样要用粮食养着，他们到宁愿分派的是些汉子，还能做些扎实的活。

骑兵营虽然对她们几乎视而不见，很少上前招惹，可态度却越加凶悍。傅雨桐垂首思索，排在长长的队伍中。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也从不相信辽人会善待他们，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就会迎来盛冬，她们却仍旧穿着一季前的单衣。虽然这里不是漠北，可幽州的冬天依然是风雪纷飞。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挨得过，或者男人可以撑的久些吧...

“啊...”只听一女孩惨叫，随即紧紧闭起嘴巴不敢再出声。

“...”傅雨桐一惊，伸出的手僵硬在空中。

“只能拿一个。”那辽将沉声，说着生硬的汉语，手中执戟，波澜不兴的挑进倒在地上的少女的肩头。

“...”女孩一脸惊恐，紧紧的抓着刺进胸口的长戟染了一手的血，身旁掉落的两块干饼，她不敢再去碰了，其实她也仅是去捡地上掉的。确实每日只有一小角干粮充饥，就算是女孩一样吃不饱，何况她们还要做工。

“...”那辽人看着她，凶悍的沉手一刺，竟然生生穿透了少女胸膛。

“啊...”姑娘们见之作鸟兽状逃散，却随即被辽人又圈赶回来。

“...”傅雨桐仍旧僵在那里，伸出的手一直放不下，怔怔的停在那筐干粮上。她是不敢去拿了？还是痛恨？他们竟然为了一口干饼杀了那女孩！

那辽人面对群赶回来的姑娘，一挑脸，凶道“听着，你们每人每天只有一个，谁多拿了都要死...”他在训斥这群白吃粮食没用的女人，他搞不懂上面为何一直留着这群女人没有半句吩咐下来，让骑兵营一直供养到现在。

“哼...”一个大汉哼笑，嘲道“又杀，再杀就没了，倒时看你怎么向上面交待...”他手中拿着香梨，边啃边走了过来，年纪不大二三十岁，可体形却异常威猛，契丹人这般的身材他竟然还高出寻常半头。他随步停下，却看见女人僵硬的小手就伸在眼前。

傅雨桐只觉腕间一紧，猛然抬首，对上那汉子。男人冲着她贼笑，抓住雨桐细弱的手腕缓缓按上那筐干粮。他相中了姑娘手上红铃，所以打算用两角饼换下这精致的首饰。

“...”雨桐心底一凉，本能的感到危险。如果她知道这男人只是看中了她腕上铃铛，她会毫不犹豫的给他，可她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男人阴阴笑，又拉起姑娘另一手一同按上饼筐。她眸光怯惧，只是不停的摇头，似乎察觉他有意多赏，但她却不敢要。她还不想死，不想像刚才那女孩一样，最少她要留着性命看大宋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况且她也不知道收下这男人的好处要用什么来交换。

那汉子及尽媚态，却略显淫邪，笑道“别怕...”他多少有些身份，倘若直接去抢似乎不太好看，可他话还没说干净，傅雨桐抢了角干饼拔腿就跑，身后辽人届时传来一阵讪笑，不过是嘲笑那汉子的。

“哼！”男人起初一怔，跟着沉下脸，有些挂不住了，啐道“呸，TMD不识抬举...”气冲冲的走了。

雨桐惊魂未定，一口气跑到乱石后方才渐渐歇下脚步。她只手捂着胸口，双颊一片绯红，见辽人并未追来才稍加安心。看着手中这块比石头软不到哪去的干饼一时又愤又恨，真想扔了它，可她最终还是没舍得，无声的收进怀里。

熟不知那汉子记恨，看似气冲冲的走掉却悄悄跟了上来，冷不防自后一把抱住雨桐。

“啊...”傅雨桐惊呼，像水里的泥鳅一滑身随即溜出男人双臂。她转身，戒备着他，双手遮挡在身前，一手正好盖在红铃上。她是在防护自己，可在男人看来这女人好像在防着腕上的铃铛。

“嘿嘿...”他眯起眼睛，刚才开始端详雨桐，这次真是淫笑，道“用你自己换这铃铛。”他声音低沉，标准的契丹话。

“用你自己换这铃铛，或许我还可以赏给你更多珠宝...”男人扬唇，扯出一丝淫笑。他当然不会给她任何赏赐，他是在骗这姑娘，甚至他还是要拿走她的铃铛。骑兵营的姑娘是不可以随便去碰，她们是供上面挑选而准备的，可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一般的下等士兵。精细的藏敖皮质深褐色衣领翻卷着，肩衬雪狐毛嵌边，标志着他最少是个将军或者副将。

“...”她对视着他，小心的一步步后退，暗自拔着腕上的红铃，该死的耶律烨缜，今天很有可能会因为这破铃铛害死她。可是她实在脱不下，况且她也不认为把东西给他就会放了自己，目前最好方法似乎只有逃。可她只是意识到了还未待转身，下一秒便被男人卷进怀里。

这汉子一把将雨桐扯进怀中，随即俯首摄住她柔软的双唇。她的味儿可真甜，口中那小香舌刚刚触到，一碰就没影了。

“哈哈...”契丹男人大笑，甚是喜欢，届时老不客气的上下其手。这汉子本就粗鲁，手下又没个轻重，隔着衣物对雨桐又掐又捏。

“...”她一脸羞愤，慌了神儿，抡起小拳头，劈头盖脸的捶下。“哈哈...”那男人哈哈笑，一拳正抡在脸上，他被打的一怔，看着怀里的小娘子羞愤的娇俏模样，随即又大笑起来“哈哈...打得好打得好...”跟着张开大嘴一口含上她珠润的唇瓣。

“畜牲，你滚开...”她尖叫，捂着被他掀起的裙摆，一口狠狠的咬下去，强行制止了男人的侵犯。

“...”那契丹男人摸嘴一看，不禁怒道“TMD臭女人，你敢咬我。”扬手一巴掌打了过去。

傅雨桐被打出他近身之内，趁机爬起身便跑，可却被男人一把凶悍的揪住长发，硬生生就往营外拖。

“啊，狗贼...放开我...”她用力打着男人揪着发的手，仍旧起不到丝毫作用。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刚刚那杀了女孩的辽将，她知道只要还在骑兵营内，那男人遇到就会制止，可是如果出了骑兵营再也不会有人来救她了。她大声呼叫，可也意识到了纵使谁会听见也不可能专程过来一探究竟，即使那辽将会喝止也仅是碰巧遇到时。

“叫叫，再叫老子先割了你的舌头下酒喝。”他凶悍的提起雨桐一把扔进账内榻上，跟着拔出短刀掇上床沿。

“...”她届时噤声，盯着眼前寒光森森的匕首，知道自己今日始躲不过了，她只希望他不要像耶律烨缜那么彪悍粗鲁。她双眸如墨，满含悲愤，眼睁睁看着男人骑到自己身上，一把扯开她衣襟。呜...她险些哭了出来。她不敢反抗，因为她还未到骑兵营前亲眼看到一个姑娘因为不从被剥光了衣服吊在烈日下，足足七日方才断气。

“...”男人扯开雨桐衣襟，不禁一怔，果然是留给贵族的货色就是不同。她锁骨精巧，微微隆起，肌肤若脂竟是一尘不染。他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咽了咽口水，抬眼对上身下的小娘子，道“你TMD这身子还真漂亮，日后跟了老子少不了亏待你的...老子今儿个就要了，从今往后你就是咱的人了...”

男人说着，俯身一口，狠狠的咬在雨桐肩头。

“啊！”她不禁扬声，一声嘶喊，疼出满身虚汗。纤弱的肩头上渗出的血迹顺着男人列着嘿嘿笑的大嘴淌下，她全身止不住的颤抖。

帅帐内，耶律烨缜正在批阅近日奏报。不禁急怒，丢掉手中墨笔。该死的叫声惊心，这大晌午的又寂静，竟然吓他一跳。黑眼睛阴郁的盯着面前划花的奏本，怒气腾腾。这是哪个混蛋在活春宫，让他遇到定饶不了那混账。他起身，一把掀开帐帘，本是随便看看，岂料。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不要...”只见一姑娘衣衫不整，刚刚爬出帐外半个身子又被拖了回去。

“...”耶律烨缜猛的握拳，心口不由得一紧。他又看见那该死的女人了，是谁把她拖来帅营的，他一定要剥了那混账的皮。他目光隐晦，霎时成冰，怔怔的站在帐前，却动不得一步。帅营即使一般军将都不得擅入，何况是雨桐这等战俘。他阖上眼睛，长叹一声，确实不想再管了。看来她让他碰的钉子还不轻，是啊，她宁愿去做军妓也不愿留在他身边。

“小娘子，你别怕呀...”那男人抓着雨桐足裸又拉了回去，他刚刚一口狠了点，把她咬惊了。

“你躲开，啊，别碰我...”她胡乱的挥打双手，又喊又叫。

“嘿嘿...老子说了会疼你...”他说着有些急切，将姑娘骑在地上，呼呼的喘息道“今儿个你依了俺便罢，不然老子让你好看...”他粗糙的大手迫不及待的揉捏着她丝滑的兜衣，满脸垂涎的压下身去，俯首凑近，猥亵道“听说你伺候过咱们大王，不过他现在已经不要你了...不如委屈下跟了老子，一样吃香的喝辣的...”

“...”她听的一怔，不由得心痛，随即反抗的更加激烈了，他的话无意间刺痛她。

“嘿嘿，你就别白费力气了...就你那点动静还不如俺吃奶的时候劲儿大呢...”这汉子到坦白，又啃又咬的舔在雨桐肩颈。

该死的这两个混账，狗男女。他是不想管，可就是怔怔盯着那辽将的帐子，措不开一步。

忽闻得帐内一声惨叫，耶律烨缜跟着掐了一把汗，静心下来却听得男人一声低喉。

“...”那汉子只手捂着左眼，惊怒的看着满手的鲜血，不禁气急，一巴掌挥了上去“TMD臭婊子...”他颤抖着手，捂着眼睛。

“...”雨桐被他打跌了一脚，掉落了手中匕首。她适才情急，竟然不由自足的拿起床边匕首挥了上去，此刻恐怕已经伤了那男人眼睛，她死定了。她盯男人满面狰狞，一步步逼近，忽然一把凶狠的抓住她脚踝“啊...放开，放开我...”她乱踢，因为此刻男人模样实在骇人，凶巴巴的就像只野兽。

男人抓着她脚裸拖到身下，嘶一声将她裙子扯到腰跨。他恶急退着姑娘底裙，粗鲁的竟在她腿上生生抓出道半尺来长的血痕。

“...”她连哭带喊已经无计可施，他猛的一手探进她体内翻搅。“啊...不要...”她像只受了惊的小鹿，扬手掐住他带伤的眼睛。

“啊，TMD...”男人叫骂着跳起身，跟着一步跨进，举起挣扎着爬像帐外的雨桐竟然摔了出了。

傅雨桐连滚了几个身，方才帐外空地停下。

他看的心都凉了，却硬是侧身躲进帐帷后。这样被活活打死的战俘不少，一点都不稀奇，如果她不接受他的庇护发生任何事都是无法预测的。耶律烨缜蹙眉垂首，目光紧紧盯着眼前一点，那下就像摔在他心口，他现在可以十分确定他还是宠爱她的。可他不知道要不要上去喝止，或者也可以说他觉得对这女人的喜爱多些，还是一个军将大王的威严更重要。可那辽人追着雨桐已打到帐外，他再不过去她随时都会丧命。

“救救我...”她只道迎面有人走来，一把抱上那男人的腿，跟着咳出一口鲜血，溅了男子一身。男人抬眼看了看追着雨桐的汉子，又扫了眼身下的人儿，正是大贺。

“...”他还记得这女人，不仅害的他们损兵折将，还当众侮辱主帅。他抬脚，略显嫌恶的将雨桐搪开，不轻亦不重，他不想管她闲事。

那汉子看见大贺动作一顿，不过他们平日很少说话，甚少交集，跟着一把揪起姑娘黑发就要往帐内拖。傅雨桐却反手再次抱住男人脚步，这次打死她都不要放手了。

她裙衫破败，衣不遮体，颤抖的小身体紧紧的缩在萧古尔泰腿侧，还是被那汉子踢了两脚。萧古尔泰攥着拳头，阴阴的盯着眼前的身体，他真想一脚把她踹回大宋。可如果知道这女人死了，他的小玉燕一定会很难过。

她轻轻的呼吸那么微弱，一脸梨花带泪，光裸的腿上一道刺目的血痕，那肩头被咬的伤口血淋淋的滴了满地。该死的，只看她纤弱光洁的肩膀还不及他的靴头宽厚，这样的女人他还要打？！

“...”萧古尔泰猛一扬手，一把有力的接住男人挥下的拳头。他是气这女人，可她现在根本禁不起他来气。他劲臂一搪，那汉子退了几步方才止下。他把火气撒到他身上了，沉声喝道“别再碰她。”他以为事情解决了，甩开雨桐正欲离去，可还没走出一步，谁知那汉子跨身一迈，跟着一把揪起萧古尔泰衣襟。他仗着身体高健，竟然将他拉出寸于，随即抡起拳头便要挥上去，却被大贺一把扣住攻势，反手一拳打在脸上。

“TNND。”那汉子啐出口鲜血，一抹嘴，已经放开萧古尔泰，可看样子也不会轻易罢手。

大贺凶悍的对视着男人，他虽不愿管她，但对这男人的行为仍然不耻。若非萧古尔泰干涉，他恐怕不会参与，全当没看见，因为这汉子的军衔不比他们低。

她只见这三人凶巴巴的对视，随时都会大打出手，自两人身前缝隙退了出来，她掩着衣衫，不敢出声，也不敢离开。果不其然，她退出还不到两步远，这三人便掐了起来。本来两个打一个很快便能解决，可那汉子顷刻间又来了两个帮手，五人便在这营中空地滚打起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大群看热闹的小兵。几个男人打急了眼，毫无形相可言，围观辽兵一阵阵喝彩也不道是为哪方。

“主帅...”纳昃勒驱前一步，谨慎道“这似乎有些不妥...”

这何止不妥，简直太不妥了。耶律烨缜扬手止住，那汉子本该得些教训，不过他不好出面而已。他旋着手中的白玉板指，远远的观望

雨桐，心底竟然有丝妒嫉，不知道适才那男人有没有碰过她，除了他还有没有别人。只见那汉子脸上的伤便知她还是如此彪悍，不知他当初要她的时候倘若身旁也有把匕首自己会不会也这般惨烈。

“还不住手！”随着男人一声喝斥，一队契丹兵执戟哄开聚集的人群，将斗殴的数人团团围住。可很显然，萧古尔泰等人已经打急眼了，哪里还顾得这么许多。库木库术蹙眉，十分不悦，扬手鞭子挥下，足足二三十鞭才止下这群男人，辽兵随即上前将五人分开。“为个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成何体统，一点规矩没有...”他说着扫了一眼雨桐，傅雨桐退缩低低的垂首。他明知道他们不可能为她而争执，却依然这么说，仅是为了减少上面的冲突，毕竟这汉子是二皇子的人。况且他有军衔在身，不似一般奴才可以说罚便罚的。

“啐！”大贺啐出口鲜血，目光仍紧紧盯在那汉子身上，那男人也是满脸不服恶狠狠的瞪了回去。

“...”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倘若不是这汉子太过分，想必萧古大贺也不会同他大打出手。库木库术不禁又看了看女人，她娇弱的好像阵风，一头长发披泻，满身血渍斑斑，上身只剩件兜兜，尤其肩头的齿痕，看了让人不禁气怒。只见她不安的避开他目光，男人接过一件大袍子扔了过去，冷道“你下去吧。”

“...”傅雨桐不禁抬首，眼波朦胧似泪似雾，对视库术，默默的捡起衣袍。她还以为他会趁机羞辱报复自己，她差点害他丧了命。她不敢乞求谁的庇护，此刻他所做的，是对她最大的仁慈了。

他以为主帅不在营中，可一来却发现他隐身帐后，一直在静静观望，似乎没有出面干涉的意思。这貌似有些反常，像是有意纵容萧古大贺，只要他不知道，他们二人就不用受罚，可此次二人也没捞到什么便宜，这不禁让库术又瞪了他们一眼。库木库术抬眼寻向帅帐，却发现那男人已经不在了。

因为他相信这次如果他开口，她会愿意留在他身边。

她赤着脚，躲在小石山后，时不时地咳出几声。只见她长发散落，宽大衣袍肩头印红，缩着身体轻轻的抽泣。她手中拿着那角干饼，叭嗒叭嗒的滴着泪。别说她今日被谁欺负了，就算如何也不会有人为她做主，不反倒愿她挑唆军将营中斗殴已经非常幸运了。

“...”他心底顿觉一阵怜惜，轻轻的走了过去，抬手，抚上了她的黑发。

“...”雨桐一惊，掉落了手中干粮。她对上男人目光，仅是撇了撇小嘴，定是觉得万分委屈，可她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转身拔腿就跑了。

“...”耶律烨缜一怔，万万没料到连一句话都还未讲这女人便跑了，他的手甚至还僵硬在空中，他猛的握拳。他竟然没有抓住她，他竟然没有，就让她这么跑了。他目光清冷，似乎又隐约着一丝难言的无奈，看着地上那角干饼，他知道她还会回来，可他却不能再等她回来了。他无声的取出伤药放在干粮旁，和他第一次留给她的一样。

“殿下...这玉瓶精致...为何不要了...”契丹美人说着倚身过去，大眼睛淡淡扫过雨桐逃走的那方，嗔道“殿下看上那汉女了...”

“...”耶律烨缜不语，片刻后突然沉道“你管的太多了。”他目光冷峻，犀利的望进女人眼中。

“...”契丹美人一惊，自知言过。她以为凭借烨缜的宠爱，可以半真半假的嗔怨两句，原来一句都不行，一个字都不行，不禁急忙跪身，道“奴妾知罪了，殿下息怒...”

“明日我命人将你送返上京。”他说完转身，便欲离去。

“殿下...”契丹美人眼波流动，模样甚是惹怜。

“...”哎，他无声一叹，复又转身，道“我没怪你，起身吧...”

“殿下...”她便再也唤不住他了。

耶律烨缜有些失望的走回帅帐，帐中库木库术已静候多时，一见男人迎了上去，道“主帅，今日之事...”他自然是指萧古尔泰等人营中斗殴一事。

“...”他转身坐于案前，随意翻开卷览，道“你看着办吧...”

“那，这批剩余的战俘...如何处置...”他故意一顿，似乎也是探探口风，可是等了良久也未得答复。

“...”耶律烨缜突然一把拍落手中书卷，不禁冷笑，道“你想本王如何处置。”库木库术怨她本无可厚非，可他不喜欢他探究的语气。

“属下不敢。”男人随即跪低。

“算了，起来吧，统统你拿主意，以后这些小事不要再来烦我。”他有些不耐，扬手挥退男人。

这女人猛烈他略闻一二，自幼跟随烨缜至今多少也能揣测一下他的心意，否则他大可处死傅雨桐也不必等到今日，只是下面怨声四起，他们若再拖着强行留住这批战俘似乎没什么理由，他决定在年前把这批姑娘送至上京。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当日她确实一瘸一拐的跛着脚又回到石山后，因为她舍不得那口干粮。她看着精致的伤药瓶整整呆了半日，最后把它丢的远

Chapter_3

远的。她不需要辽人的施舍，她只要他们滚出大宋的领土。可事实证明她的倔强只会让自己受更多的苦，不会有人关注特意去照顾她，甚至自己的族人，在这前路不明生死未卜的一刻也不会给她丝毫帮助。没有足够的药食修养，她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病弱。

断断续续的小雪，下了整夜。雪花如絮那般娇弱，落地即融。就像此刻她的生命，如同炙烈的火把上伶仃的雪絮，飞舞着却仅有霎那。偌大的营区一片寂静，就连巡查的守兵恐怕也躲在帐中取暖了。这是她留在大宋的最后一夜了，明日她们就会被押送上京，今后此生无缘再踏足这片土地了。

她曾勇敢的同辽人周旋，到倔强的仰起首与那男人对峙，从隐忍着委屈求全，到卑微的排着长队等待一口食物，从无声的抗拒，到低贱的乞求。她已经毫无尊严可谈，时至今日已是心灰意冷再无期盼。她觉得自己就快死了，根本无法抵达上京，或者在路上，或者就是下一刻。

她们被关押在半人高松木扎的笼子里，天一亮就要起程了。

“...”雨桐轻轻倚身，靠着栏边。她痴痴的望着那簇火焰晶莹的雪片，气质如兰眸光如墨，这刻竟是那么的安静。她满心不忍，不愿看那雪儿化在火中，伸出手想去接住。可火把离她很远，她似乎并未察觉，赤裸着半只纤若的臂膀，高高的举出松木笼。她腕上红铃铛铛，沿着臂间滚落。烈焰燃烧，映照着她贪恋的目光。

他只是出来走走，只是不知不觉走到这里。只是被那铃音牵绊，停下了脚步。只是看着她白皙的手臂，高高的举出。他只是，只是想留住她罢了，他不懂，为何她却一再抗拒...

“啊...”她轻呼，微弱的难以察觉。

“...”他伸出的手臂，牢牢的掐住了她纤细的皓腕。他掌中温热有力，烫了她，也惊了她。

“...”她腕间被人一把扣住，抽不回，不觉仰首。可他侧身木笼旁，她看不到他面貌。只见男人手上玉板如月光华，白透若脂名贵精致。

“...”她还在躲，时至此刻她仍要抗拒。耶律烨缜眉峰深锁，手中不禁加重了力道。

“...”可她没有叫，也没有呼喊，只是觉得很暖和，被他的手裹着十分温暖。

他蹙眉，就这样一直握着她的腕。她无声的垂下目光，知道是他。

一旁帐内突然点亮，男子边掩衣衫，边跑了出来。行近，急忙礼道“小人，参见殿下。”他是负责来接收这批战俘的文官，身后跟着两名兵士也小跑了过来。他抬眼悄悄扫过，不禁暗惊，只见耶律烨缜一直握着那女奴的手，便暗示身旁小兵将她放出。

雨桐被拖了出来，丢在空地上。她无力起身，只能跪卧在他眼前。

“这些姑娘明日天亮便由小人押送上京...”那文官垂首，恭敬道“不知殿下还有何吩咐小人。”他说着，巡兵赶至，但见主帅在此不敢怠慢，只听呼呼几声，周围顿时燃起簇簇火焰。

火光燃烧，映照着二人。雪絮棉棉，伶仃飘落。

“...”耶律烨缜沉目，注视着她，片刻后，冷道“你都听见了...”距离天亮不过还有个把时辰，他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失去了，就再也没有了。

“...”傅雨桐缓缓抬首，仰望他。男人负手静立，身型挺拔高俊。他目光沉暗，对视着她，衣领高束豹纹翻卷，大氅颇长，紫裘为面黑缎内衬。寒风拂过，轻轻撩起他的衣摆，周身顿显一股嚣张，难掩的王者气焰。不，他根本就是王，一种与生俱来尊贵霸气。他看着她，轻道“你是要留下，还是被送走...”

“...”她沉默，那双眼依旧望着他。

耶律烨缜没有立即得到答复，但却闻周遭届时一阵细微的骚动。是啊，他竟然没有把握，仅是要个女奴留在身边，他竟然都没有半分把握。他不知她会给他何种答复，她甚至会该死的当众拒绝他。他问出口便有些后悔了，负在身后的手不由得攥成拳头，只觉此刻的紧张是从未有过。他在打一场毫无把握的仗，因为她让他等的太久了，周遭骚动渐现，越加明显。

“...”她看着他，那么优秀英俊，尤其同此刻卑微的自己相比，好像一个天上皓月，一个潭中点光。眼前的他模糊了，她不要留下，留下做什么，被他或者其他辽人欺辱有何不同，他的光辉只会让她更愧于无颜。

“...”耶律烨缜轻轻呼出一口气，看着面前身影昏倒的那刻，全身顿时松弛。他竟然为她紧张至此，他真怕她会当众拒绝。他没有得到答案，唇边却不禁扬出抹笑，一步跨到雨桐身前，将她抱了起来。他惊觉，她竟然轻成这样。她长发盖肩，柔顺的卧在他怀中，娇弱的身骨像冰一样冷。他收紧双臂，将她深深的拥向自己。

帐内燃着火炉，不，是两个火炉。随军的医者抹了把汗，转身俯首道“殿下，这姑娘只是经血不调，又受了些风寒以至于身体娇弱，这才昏倒，待下官为她开几贴汤药好好调养一段时日便可痊愈...”

耶律烨缜赤着上身，走到床前，一把握起雨桐双手，皱眉道“这帐内暖和，为何她的手还这么冷？”

“...”这帐内何止是暖和呀，他都出了一身汗，只是不敢说罢了。辽人生于漠北本就耐寒，幽州的冬天对他们实在算不得什么，那军医道“恐是这姑娘在外待的太久了，想必等她醒来进些食水便可慢慢缓过身子...”

“...”既然无碍他便放心了，耶律烨缜扬手挥退医者。望着雨桐这么乖乖的躺在他塌上不禁一笑，坐在床边将她扶起身搂在怀中。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炉火燃烧着正旺，男人身上隐约着一层细汗，抱着她舍不得放手，因为她此刻实在温顺。

只见她长长的眼睫微微的眨动，蹙眉，缓缓睁开眼帘。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未料却看到这锦秀华丽的暖帐，却被他温柔的揽在怀里。她轻轻的吐吸，好累，好饿，好乏，疲倦的没有一丝力气。虽说虚弱，可依旧倔强道“我不会感激你的...”她很吃力，挣扎着退出他怀中。

他没有强求，任她挣脱怀抱，她醒来比睡着时更冷。耶律烨缜抬手摸了摸额角，盯着她不禁一笑，半真半假道“我是多么希望你可以感激我...”

“你...”她欲去顶撞，可显然没有足够的力气，她知道他在戏弄自己。

耶律烨缜说着起身，拿来碗香喷喷的烧羊腩。这是他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最有营养的食物了，他相信她吃光这碗小羊肉身子就会暖过来。

“...”她一早便知他不会按什么好心，事实上本就身体虚弱再加上染了风寒，她已经多日未进食水了，那又冷又硬的干粮确实难以下咽。可她盯着这碗热腾腾的香肉，还是不由得接过了银筷，她拿着筷子的手有些颤抖。是不太习惯了？还是太久未沾荤腥了？羊羔肉质鲜美，味道虽香，可她刚刚入口便呕了出来。傅雨桐不禁一惊，她已经无法进食了？她猛然抬首望向他，目光竟是那般怨恨。

“...”耶律烨缜怔愣，未想她已经虚弱至此。她是无法进食？还是仅吃不得腥腻的。她连香肉都呕了出来，更何论苦莲般的汤药了。他二话不说，随手抓了件大氅穿上，跟着披风裹起雨桐，将她抱出帐外丢上马背。

她也不语，暗自惊讶对他的怨恨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像。她本以为他是敌人，她就像恨敌人那般恨着他，实则早已不然。

他策马挥鞭，赶着流光直奔幽州城。他竟敢只身出营进城，虽说附近洲县数月的安抚大多稳定，可宋军残余仍然时不时在周遭出没。耶律烨缜驱马，在镜湖小楼前停驻。

“您...”店家笑脸迎了出来，可一见来人笑容明显僵住。只见男人粗狂，额间银带束发，嵌五彩晶石，眉心一颗尤为雪亮。他身上紫貂大氅毛细名贵，衣襟未系，空着身背，胸口纹狼隐现。这，这分明就是辽人的装扮，且身份颇为尊贵。他开店几十年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数月前他曾到过此处，当时身着汉服，且和这马上姑娘...他不禁看了看雨桐，秀发零落，披风内一件旧衣袍，脸色苍白，模样娇美却略显狼狈。店家随即一笑，道“大爷里面请...”他一转身，向店内扬声招呼道“备出间上房，有贵客...”

耶律烨缜一挑眉，似笑非笑，如同数月前一样，马缰随手丢给店家。不过那时他一身汉人打扮，此刻却已回复原貌。

“...”傅雨桐骑在马上，赤着小脚。好过分，她连鞋子都未来得及穿。虽然战俘身份卑贱，可让她赤着脚仍旧不习惯。只见那店家看着自己眼光怪异，她又愤又恨，不由得多仇视烨缜一分。

他健臂一揽，将她拖下马，堂而皇之的抱进小楼。

“你放下我。”她轻斥，那双足柔嫩，白皙如玉，露出披风外一丁点。

店家有些紧张，尾随在后，伺候了二人入座，方才局促道“爷儿您，您想点点什么...”

“...”耶律烨缜有些不悦，侧首望了眼店家。他只记得数月前这商汉还滔滔不绝口沫横飞，怎地今日见了竟这般鬼怪，道“我出来的急，身上未带银两，你有什么且先上着，明日自当还你...”

“呵呵...”那店家勉强挤出两声干笑，俯首回道“大爷您见笑了，这顿理应算小店孝敬两位贵客的...小人这就下去安排...”

傅雨桐不出声，看着烨缜，双眸清亮犹如皓月。可她那双眼沉静，无喜无怒，这么怔怔盯着他，到像是在凌迟，或许她此刻正幻想

着如何食他骨肉了。

“...”耶律烨缜蹙眉，回视了她一眼，她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舒服。待那店家辞退，随即起身道“你在此慢用，迟些我会来接你。”他看似离去，可并未踏出小楼，在雨桐侧面阁内沉坐，且帮她拦下了些腥腻的菜食。

她一个人到更不拘束，渐渐的可以咽下些清淡的，纵使那饭菜好像从未动过，可她却吃的很饱很满足，原本苍白的脸蛋顿显红晕。

耶律烨缜牵着她的手，也感觉有了丝温度。他眸光温和轻轻帮她拭去嘴角油渍，她竟也这般静静的回望他。

还好他披风宽大，她虽赤着小脚到也并不明显，二人步出小楼。耶律烨缜翻身上马，探手一把将她抄至鞍前。傅雨桐还未坐稳，但见一箭急驶而至，正射向她面门。常若她不在马上，这箭便精准的射向男人咽喉。

她未及反映，甚至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禁一惊，挡臂去挡，硬是徒手生生接下了这一箭，仅距她眼前不过寸尺。剑锋凌厉且力道凶猛，烨缜虽接的狼狈但总算接住了，掌心跟着划出到血痕，手上突来一阵奇痛无比。他惊怒，这箭上竟然喂了毒。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男人眉峰轻蹙，黑眼睛顿觉阴沉。他只手卷起长箭，猛的展臂，将箭反射入小楼门前木庭上。那店家惊见眼前箭矢不禁一个激灵，耶律烨缜冷道“我要活的...”他一早便觉得这店家古怪，但也不会枉杀无辜。他虽未有半句吩咐，可主帅出营，萧古大贺早奉命率队尾随，况且这等小事又何须他去吩咐。

只听嗒哒嗒哒的马蹄子，几十骑顿现，随即将小楼团团围住。另有一对人马去追查箭射来源，四下街市宽阔清晰也没什么遮挡之物，他相信很快便能将人找出来。

“主帅。”战马铁蹄紧踏，环绕流光，街面扬土阵阵传出喧哗，辽人已经封路了。但凡适才周围出现的，此刻已全被押上街心，只有那店家还被困在小楼前。

“军爷儿饶命，小人冤枉啊...”那店家一见契丹人的架势，急忙上前喊冤，可却并未能进得身去，被辽兵阻拦在距烨缜数米之外。

耶律烨缜轻轻敛目不语，双臂圈在雨桐身前，拔除匕首。他眸光专注，缓缓割开手上箭伤，方才启齿，状似嘲讽道“多等一阵儿先，急不得你的...莫非你比我还忙...”他说着，扫了一眼那商汉。

“小人...冤枉啊...”那店家颤声，似乎觉出男人的危险。他虽说轻描淡写，可那双眼中的轻蔑确实不足以让他展现出更多的情绪，这样的他更危险，杀了他们就像宰只鸡鸭样轻易，他甚至可以不问缘由不论是非不计数量。这个男人已经血洗过一次幽州，整整纵兵屠杀了十日，数月前的凄惨如刻在心，想必任何一个宋人都想挖其心肝，只不过他们无法抵御辽人凶悍的兵将罢了。

周围的骚动好像并不能吸引她太多的注意，傅雨桐乖顺的侧身男人鞍前。她背对着街面，背对着被惊吓的孩童，背对着幽州老弱轻轻的抽泣。她默默垂首，目光淡然，看着他用刀子划开手掌，起先流出的血有些暗，是深深的紫黑色，片刻后便变得鲜艳了，她看着他的血有些溅上了披风，还有几点落上她足裸。她似乎在笑，可这笑容淡的让人毫无察觉。

“帮我包上。”耶律烨缜沉声，将一条丝巾递去她面前。他总感觉她在看他的血，或者那感觉不是看，而是在饮。

“...”她接过绢帕，轻轻的包着他伤口，轻轻的道“你要杀了他们吗...”

“如果有罪，我会的。”他很坚定，沉稳的回答。

“...”她手下不禁一紧，弄疼了他，仰首望向烨缜，似笑道“我弄疼你了？”她到绝非有意，但见他吃痛却不由得笑了。

“...”他冷冷的盯着她，撤回伤手，目光转向手上的伤，翻看了看，似乎并无大碍“人，抓到了？”此刻大贺已经将个男子押至，还有个姑娘，二八年花容貌清秀，可神色畏缩不定，一阵儿似哭一阵似笑，看上去精神有好像些问题，这青年男女正是这店家的女儿女婿。

但闻那男子一声闷哼，呕出口鲜血。两个辽将分别扬刀，力道均施，刀刃双双带过男子如风。他身背前后顿时割出两道血口，瘫跪地上。

“为何刺杀本王。”耶律烨缜挑眉望向男子，依旧那么平静。

那青年悲愤，看了看娇妻老父，忍痛斥道“辽人抢占杀戮作恶多端，但凡我大宋子民人人得而诛之。”他是在保护妻父，所以此时只求一死。

他的答案令人抽吸，片刻沉静如夜，只听一人轻笑，道“答的好...”傅雨桐突然插话，笑对那青年，可笑容并未抵达眼底。她转首面向烨缜，眸光轻柔如水，问道“他答的不错，你给何奖赏？”

“我赏他一死。”耶律烨缜似笑非笑，对视雨桐，一手环着她腰身猛然施力，将她扯进怀里，俯耳轻道“你是否还让我赏他更多？”

“...”她眸光顿时犀利，狠狠的回视他。

“...”他轻声哼笑，移开目光，平静的看着那青年，道“你毒箭伤我论罪当诛，不过你既是独身无亲无友，我便杀你一人也罢...”他话音刚落那男子已经身首异处，只听少女突然一声凄嚎，随即被老店家捂住口鼻，她好像清醒了，不过只有片刻，随后就呵呵的傻笑起来。

这么明显，路人皆知。这少女不堪受辱于辽人变得疯疯癫癫，而那青年定是难以咽下如此羞辱，方才报复于眼前的契丹贵族。可耶律烨缜没有拖沓，也没有再望向那对老少，喝马驾驭，赶出流光，带走一队辽骑。

第二一章

第二十一章

只见街市的尸体，惨溅的鲜血刺目，就像泼了一地的红朱漆，契丹人率队扬长而去，百姓摇头轻叹无限感触，人群渐渐散了。

耶律烨缜手上虽然仅是点皮肉伤，且及时放出毒血，但毕竟箭上染了剧毒。他身子还是有点发热，脸色略显苍白，可精神却还不错，坐在大帐内，目光如炬，回视军医。

“殿下神威四海，这等乱臣贼子雕虫小技，又怎能伤到殿下千金贵体...”医者俯首恭维，这么说他的伤确实并无大碍。

耶律烨缜一扬手，遣退军医。那医者刚走，他便自行拆下了手上包扎，活了活筋骨，恐怕这几日做些琐事还是不太方便。抬眼间一张小脸近在几尺，她柳眉倒竖，道“为何将我留下？”

“...”男人不禁一怔，她在质问他！？而且神色戒备，理直气壮。他不睬，起身自小炉旁取了杯暖酒。她目光一直阴阴尾随，他耐不住，随口扯道“我喜欢便将你留下，何须道理...”

“...”她不屑一顾，牵动唇角漾出抹冷笑，似乎也隐约察觉到他细微的感情。至少适才那箭险些伤她，他绝对比她还紧张，她甚至能感觉到他接到箭矢一刻紧绷的身体顿然松懈，胸腔缓缓呼出口郁气。纤指滑过桌案，她转身坐入大金椅中。如果他是皇帝，她此刻已经直接侵犯到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了。她目光清淡，对视他，道“你是喜欢将我留下，还是喜欢我...”说着状似无意，小手便触向桌上公文。

“...”耶律烨缜垂首冷笑，随着捡起粒橙，掂在手中，行近，俯肘撑于案前，整整压住了她刚刚摸到的‘军机’。他将小橙转在手中，闲道“我是有点喜欢，才会将你留下...”他黑眸犀利，抬眼直勾勾的望着她，笑道“但你大可不必因此而太过兴奋...”

“...”她目光一暗，他连嘴上的便宜都不会给她占去分毫，更何论她此刻触摸的大辽公文了。她有些不自在，不着痕迹的缩回小手。

他扫了眼作贼心虚的傅雨桐，依旧是随和的笑，如果不去触怒他对美女一直还算怜惜。即使她真的翻开了他的军报，他也不会将她怎样，况且他会盯着她，帮助她不要去犯这些低级错误。耶律烨缜顿了

顿，好笑道“从现在开始，我会给你一些特权，好像进出王帐...向我的副官讨些需要的用品，例如衣物，金饰...甚至我也可以给你几个奴仆差遣...但你需要在我视线范围内随传随到...”烨缜扬唇笑容渐深，对视雨桐“不过更多就没有了，你的身份依然是我的战利品...”他非常的开诚布公，坦言道“当你感到这一切特权的优越性，可以随时找我，用自己交换更多的权利和赏赐...”

“...”她哑声，十分确定这是个野蛮的民族！

“你好像不太满意我的安排...”耶律烨缜挑眉，端正她撇过的小脸对视自己“嗯？”

“目前十分满意！”她咬牙，瞪着他。

“很好，我喜欢坦白的女人。”他笑了笑，明知不是。不过他现在很想磨光她的爪子，这些优越的生活和权利会让她慢慢靠向自己的。纵使她和一般女人有点不同，但那最多仅是一点点，多些时日罢了。或许到那时他对她已经没有兴趣了，不过此刻他对这女人似乎挺好奇。他喜欢招猫逗狗，尤其看着她隐忍不发，一种病态的满足感?

“你...”雨桐虽忍，但还是有些被激怒，盯着他刚刚吐出一个字。耶律烨缜跟着启指点上她珠唇，她唇瓣柔软如脂，淡淡的粉红色。他轻轻触摸，道“如果想我给你更多的礼遇...你最少应该尊称我一声大王或殿下...”

“...”她斥之以鼻，移开他对视的目光。他捏起她下颌，微微用力，轻道“如果我说很在意呢...”他哪里是在意，根本是要她的驯服。

“...”雨桐十分倔强，美眸含怒，瞪着男人。

“或者私下我可以准你有些逾越，但是人前你必须尊重我...”耶律烨缜沉目，似笑非笑盯着她。她一脸潮红，小模样微怒。他突然一板脸，撑起身，吩咐道“好了，你现在可以退下了，有吩咐我会再命人传你...”

男人双臂环胸，一手摸着下巴，看着她娇小的背影气呼呼的走掉。他还记得大半年前她又羞又愤的样子，不过显然这女人现在狡猾

很多，最少没有当初那么不尽人事了。

他所谓的进出王帐，也仅是他在帐中且无军机大事她可不必通传入帐。而这男人不在帐中或有兵把守，恐怕就算天子御驾一样无法入内。

傅雨桐一身华服而且还是汉装，走在营中大摇大摆。他既然愿意好吃好喝招待她，她又吃了大半年的苦自然不会同他客气。其实自那日后十多天了，她没有再看到耶律烨缜，甚至连他在不在营中她都不知道，一时她又不那么确定他是否喜欢自己了。不过这些她根本不在乎，或者她要想些办法让他迷恋她？总之她就是不想让这男人好过，虽然她目前还没有什么筹码，但她早晚都会报复他的。

雨桐出神，走着走着，不禁一惊，面前一张大脸拦住去路。那汉子左眼明显一道伤疤，好在不妨碍视线。她下意识退了两步，一手紧握衣襟，已经高度戒备。

只见那汉子一脸垂涎，献媚道“妈...”他自己叫完，又赶紧反口，急忙改道“不不...姨妈...不，干妈...”他说着，揪起两只大肥鸡，直冲冲的拎到雨桐眼前，嘿嘿一笑，道“儿子刚刚去山上猎的活物，孝敬您老补补身子...这荒山野岭天寒地冻的...嘿嘿...”

“...”傅雨桐惊愣，可反映也快，唇边缓缓扯出丝冷笑，哼了他一声，莲足轻踏，款款举步走出几尺，背对那汉子，道“怎么？你怕了...”她不介意狐假虎威，反正辽人没一个好东西。

“...”TMD臭女人，他若不是担心她在主帅面前说三道四，何苦现在陪着笑脸巴结她。她这身子早让他摸了个够本，虽然就还差这么一点点，可怎么说也算被他玩过了。他讲着极不标准的汉语，道“是我混蛋，我畜牲，我不是人，我TM猪狗不如...冲撞了姑奶奶...您大人有大量，就别跟小的一般见识，您就当我是个屁...放了...”他知道这几日烨缜忙着绞宋军余孽，等闲下来让这妖精得了空还不定怎么栽赃自己呢。

噗嗤一声，傅雨桐掩嘴笑了出来。她眸光极柔，似雾似水，看着那汉子，娇道“或许姑奶奶我高兴，哪天便把你当个屁...”她说着，突然转身，翻手看了看，十指纤纤葱白如玉，实则却是在掩饰耶律烨缜随即对上的目光。

他急匆匆的回营，身后还跟着大批军将，远远便见雨桐跟那汉子说笑。两人越说越起劲，她还从那骚包一样的嗤嗤娇笑，本来没放在心上，可看着不禁火大，便从暗处走出，本想让这女人看见自己检点一点，可谁知她该死的正好转身。耶律烨缜沉声，对一旁副官冷道“让那女人晚上帐中伺候。”

副官领命随即走了过去，打断二人，礼道“傅姑娘，主帅有请，姑娘还是暂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傅雨桐回身，再望那方已经空无一人，便笑道“奴家知道，有劳将军了。”

那副官也懒的同她废话，点点头走了。

她这是在拔老虎须子呀，不过她到想看看他能忍耐她到何种程度。他在她随即被送往上京之前及时将她留住，又不惜受伤救她一命，她相信就算他耳目失聪也能知道她数日来在营中耀武扬威。若说他对她没半点意思，恐怕连鬼都不信，不过她还不会借着男人的宠爱耍些手段，心中不禁有些紧张。

入夜后的帅营尤其冷清，除了一队队的巡查兵，一丝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一辽将将雨桐带至王帐前，礼道“主帅现在帐内，姑娘请进...”

“...”她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她就是让他注意她，迷恋她，得到他的信任，她相信自己能做到。傅雨桐轻轻挑帘入账，眼前多出一个屏风，不禁怔愣了片刻，脚步跟着顿下。

“来了...”只听男声低醇，懒洋洋透着丝倦怠。

炉火烧得正旺，帐内十分暖和。一阵淡淡的幽香弥漫在空气中，四下隐约着缭绕的水雾，烛光昏黄映照出一层暖光，他在沐浴？她目

光阴冷，盯着他。

他直觉女人寒气逼人，缓缓抬首，睁开眼睛。却见，她轻轻扶手，倚身木屏旁，眸光温和静如止水，似痴痴的，又好似什么都没有，正望着自己。不禁扬臂，展手向她，笑道“过来...”

她漫步而至，将手递到他掌中。耶律烨缜握住她的手拉近身，挑眉道“怎么，想通了？”

“还没有...”她看着他，无辜的摇了摇头。

男人摸着掌中冰凉的小手，唇边不禁扯出丝笑。他发现她喜欢跟他玩游戏，或许他心情好时会满足她一下。他将雨桐的手摆上她胸前，跟着去解她衣襟。他感到她身体有片刻僵硬，抬眼对上她。只见傅雨桐笑的非常难看，声音也有些冷，道“我说了还没想通！”

“哦？”耶律烨缜倚身，靠回浴桶旁，好笑的看着她“你不知伺候主子沐浴应该除去衣衫？莫非以为我现在便要你？”

她小脸不禁一红，毕竟还是难抵羞怯，反驳道“我只是觉得有点冷...如果你非要...”她抓着衣襟，豁出去了，反正他们已经那个什么什么过了，有什么好羞的。她双颊越发艳红，眸光晶莹又有那么一丝难掩的委屈。

只见她罗衫轻解，滑下肩头。他突见她肩上齿痕心底不禁一紧，竟然有些不忍再逗她了，移开目光，冷道“既然你怕冷便罢了...”

她如释重负，还好有件兜兜防身，不然让她裸着身子伺候这男人沐浴，似乎太难了。她不语了，只是拿着小水舀浇到他身上。

他仰首枕靠，怔怔的望着帐顶，念起那肩头刺眼的齿伤，一时心里颇不是滋味。这女人再不济，伺候过他也算是他的人，竟还遭此羞辱。他突然一把掐住她细腕，那话几乎脱出口，却随之改道“水，有些冷了...”他目光阴郁，吓了她一跳。她眼光清澈，也还算机灵，发现烨缜视线有意无意避开她肩头，又想起他曾还有过赠药之情，莫非他...

雨桐突然轻轻咳了两声，跟着舀起池水一瓢波到他脸上。

他听她轻咳本想看看，不料，这一瓢波来。耶律烨缜惊怒，猛的坐起身“...”

她身骨娇嫩，赤着柔弱的肩背，眉头微皱，目光隐约润着泪，对视他轻声指责，道“你们辽人没一个好东西...”

黑眼睛如冰般寒彻，她也没有多少把握，可就是想触触他的底线。

耶律烨缜冷笑，随即扯过条白巾，嚯的抽出一帘水便溅了她满身。

“啊...”她扬手遮挡，可身子已经透湿。

他方才道“那你便用这舀瓢波我？知不知因此我便可以赏你一死？”他瞥了她一眼，复又阖目靠回身，沉声，似带着丝宠溺，道“说吧，想我怎么罚他？”

“...”她唇边不禁扬出抹笑，拿起丝巾行近烨缜，卷手轻轻触上他额际擦拭“如果我说让他死呢...”

第二二章

第二十二章

她手中虽轻，可目光死寂，目视着静目浴中的烨缜。她在等待答复，一个可以让她报那莽汉羞辱之恨的答案，可以让她知道这男人对她的宠爱到底多少的答案。他就是这里的王，翻手是生覆手是死，一言便可调动军马数十万。尤其在这战祸连连之年，他的权利是无限的，只有精良凶猛的军队才有说话的权利。她不怕他杀她，事实证明她刚才赌赢了。如果说当初她还抱一点活下去的勇气，那这半年多地狱般的生活也早被消磨光了。她无助的承受着他的霸占，绝望的面对那辽人的羞辱，像个牲口一样被他们驱赶，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要慢慢的还给他们。

“他虽辱你，可罪不至死...”他几乎不用思考，便给了她答案。

“...”她依旧擦拭着他脸上水珠，眸光不由得一沉。看来她想把他迷的神魂颠倒难如登天，手下那轻轻的擦拭也早变成暗力的涂抹了，

柔声恨道“如果我非要他死呢。”

“...”耶律烨缜听着不禁心口一凉，睁开黑眼睛，捉住她细腕。他是有心罚那汉子，但原因颇多，即使如此他也罪不致死。她此刻这般阴毒，不由得让他惊怒，一把便将雨桐扯落池中，跌进怀里。他健臂有力，钳制住她，阴阴冷笑道“让他死不是不可以...”他一顿，对视着她，眸子渐见昏暗，气道“可他毕竟军衔在身，我不可随意处死，不过杀他倒也容易的很...只是...凭你在这擦擦抹抹，便想让我替你报仇似乎差的远呢...”他咬牙，说着，卷起雨桐一个翻身，将她死死的压向池边，俯首狠狠吻上她几欲再言的小嘴。

她全身不由得一颤，他曾对她的欺占似乎没有那辽汉的羞辱来的惊怕，可此时她却不由得忆起在那汉子帐中孤援无助的恐惧，不禁全发泄向他。她咬他，香舌届时触到阵血腥，他弃而不舍得纠缠让她吃急。她掐着他肩膀，扬手一巴掌就要打过去，被男人扣住腕间，压了下去。

她盯着他，反抗不了，突然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我就要他死，就要他死！”

“...”耶律烨缜大惊，随即抬手捂上她口鼻，沉声斥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还没遇过女人这样哭，不禁有些窘迫，可看着她的眸光却带着丝难言的不舍。这深更半夜她如此纵声大哭，那岂不是昭告天下，到时就算他硬是降罪找他口实，恐怕也难以服众。看她渐渐平静下来，他松开手，挑起她的小下吧，对着那脸梨花带泪好笑道“你现在想要特权了？便拿自己来换...”他扬手，指腹轻轻顺着她起伏的胸口滑下。他的身份还不至于让他骗她，他如果答应了便会做到，但他现在提出交换条件了。

“...”她轻启珠唇眼光朦胧，他唇边一丝隐约的血红。她望着他，片刻后小脸不禁漾出抹笑，一双青葱柔胰无力的抵触在男人胸前，她只觉得他胸襟火烧的一样烫。

她的手娇美柔嫩，有些凉，若即若离的触碰着他胸口，目光迷茫眸畔湿润，像无知又带着点好奇看着他。怀中温香软玉剔透玲珑，那盈盈纤腰就握在他手中，贴在他身前。

耶律烨缜定睛注视着她，她又哭又闹却半真半假，委屈是真，但此刻这般柔顺却是装来的。她确实比以前世故多了，现在居然懂得欲拒还迎，而且恰到好处，撩拨男人的原始冲动，他差点信以为真。他既喜欢又厌恶，这刻竟怔怔望着她也不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她再如何世故又怎么会世故过皇宫内院长大半生戎马的耶律烨缜，他看的她真真的切切的，却垂下眼帘，倾身俯首吻上她微微开启的双唇。他有点怀念她当初的满口谎言，将他骗的狼狈不堪，她不屈不饶的对峙，为那根本不存在的可能坚持着。

他一吻温柔，甚至让她忘了是侵犯，忘了心底的防备。他不断追逐着她口中的小香舌，试探着纠缠她。她娇喘，越加不稳。他将她放到腿上，撑出水面，这池水温烫，她脸色艳红的难以换气。她很轻，确实太轻了，恐怕没个一年半载都难调养过来。他拖着她生怕力气大了掐碎了，一手伸进她湿嗒嗒的小兜兜，轻轻的触摸上那身凝脂玉肤。她徒自喘息，他的温柔没有让她嗅到危险。他眯起眼睛，注视着她每丝表情。

她身子又滑又软，阖起的眸子，修长的眼睫弯弯的翘起。他唇边不禁扬出抹笑，突然近身向她压去。她睁开眼睛，他却随即俯首吻下。呜...他堵着她的嘴让她无法尖叫，却不由得沉手水中制止他手下的侵犯。原本来时已考虑周全，今晚无论如何不能给他，最少让他等到不耐烦时...

但很显然，她根本就是银洋辣枪头，中看不中用。他吻的她一时失查，此刻只觉男人一手紧紧贴着自己缓缓在体内抽送，可她偏偏现在又没了一丝力气抵抗，那陌生奇异的感觉顷刻间爬满全身。

“呜...”她在他口中呜咽，全身绷的紧紧的，想抗拒又不知从何下手。她还是那般生涩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了，他呼吸渐促，强制压抑着

揉碎她的冲动，她就像簇火苗一样引着了他。啊...雨桐不禁一声呻吟出口，届时瘫软在他怀中。

耶律烨缜嚯的起身，将她从水中捞了出来放上帐榻，捉着她一双足裸架上肩头。他目光沉暗满是情欲，压抑的欲望甚至有些颤抖，他严重怀疑她已经搞到他有些生理失调了，他竟然这么的渴望她，那双眼像是要把她生吞活剥了。

“我不要...”傅雨桐突然抬起小脚，蹬在他胸前。他捉着她玉足狠狠亲了一口，随即俯身压了下去。“啊！我不要！”她尖叫，圈起身子顶住他。

“...”耶律烨缜一怔，顿时像被人用桶冷水提顶灌下，揽着雨桐腰身的大手不禁施力，一把将她扯贴近身。他眸光昏暗，只觉身下欲望一阵阵的传出胀痛，盯着她扬唇冷笑，粗重的喘息道“你...满足了，嗯？”

“...”她双颊一烧，像烤熟的番薯又烫又红，手脚并用四肢俱上，虽然模样不雅，但总算有效的抵住了他俯下的身子。他也好不到哪去，起伏的胸膛里像擂了面鼓，健臂紧绷撑在她颈旁。

“我就是不要！”她一伸脖子，对视上来“除非你强迫我...”

“...”她该死，她该死的现在说不要。让他悬崖勒马？这样会憋出内伤的。不然让他揍她一顿以解郁闷，他情绪复杂，或者说情欲复杂，和她对峙了片刻，突然翻起身坐在床边，背对她道“不要就滚。”

他说得痛快，她走的利落，披了件大袍就跑了出去。

“该死的。”他咒骂，踹倒了大浴桶，随即喝道“来人。”

帐外值夜的守将闻声进来，适才听到里面咣当一声，动静挺大，不过并未多看，静候烨缜吩咐。

耶律烨缜无力，坐在榻旁，身上仅围了条棉巾，沉着气，良久方道“暖碗热姜汤，给傅姑娘送去...”

守将令命而退，让人将姜茶送到雨桐面前，便辞退道“姑娘慢用...”

“你先别走”傅雨桐起身，捧着热姜茶走了过去。横了一眼男人，娇纵道“再帮我生个暖炉，帐里冷死了...”

男子闻言敛目，不卑不亢道“姑娘的寝食小将不敢枉自主张，姑娘若觉这帐子冷，且待明日主帅吩咐下来小将自当照办...今晚还请姑娘早些歇息吧...”

待那三人走后，她转身将茶折进燃烧的火炉，届时刺啦一声熄了这炉火焰，她讨厌这火如此张狂的燃烧。自后几日雨桐称病不起，出乎意料的耶律烨缜并没有来看她，可却遣来大夫为她把脉。那医者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便对烨缜说让她静养。

耶律烨缜烦心的挥挥手让他退下“主帅。”帐外随后传来一声，那汉子进来，左眼一道新疤。

大辽国皇帝最宠爱的七公主耶律海珠，成年之礼将至，无论说血缘或君臣，他总是要尽点心意的。他没有看那汉子，停下笔，方缓缓抬首，道“七公主十日后大宴，你代本王回京将这礼单转呈上去以表心意，明日启程，不得延误。”

“...”那汉子一怔，十日虽说紧迫了点，但抄些山道小路总还是赶得及，可这明明一件肥差，烨缜身边那么多自己人不派，却偏偏遣了他去，那汉子也没多问，恭敬道“属下这便去准备。”

紫檀香炉一只，东海夜明珠一对，貂皮一双，虎皮十张，各种狐狼兽皮金饰布匹无数，还有百担新豆谷子。这些若还不足以表示大王对公主殿下的疼爱，那真是活见鬼了。那汉子点收，装车，张榜，明日便会启程。

“主帅，是否应该再派一队沿路护送...”纳昃勒轻声试问，那些宋军余党被他们大军绞杀，被逼退守山林，这寒冬腊月无衣无粮，搞不好便会窥伺这批贺品。

“不必了，生死随他，且听天命。”耶律烨缜起身，寻步帐前，营外一片白雪茫茫。

“...”纳昃勒暗自一惊，只是未料到殿下会为那女人...

第二三章

第二十三章

她也未料到躺了数日，一出帐子便会见到这般令人亢奋的景象。

“快快快...”就见不远处大贺急斥，辽人急匆匆的将担架一一抬进营中，后面还跟着几辆马车，营内顿时像炸了锅，一片哀声连连。他正巧带兵路过，便见今次押送贺品的军将被宋兵赶杀，几近丢盔弃甲。他们虽不是一家，也曾和这汉子发生过争执，可毕竟还是自己人便将他们救了回来，此刻正在营中指挥小兵将他们抬去疗伤。

傅雨桐款步走了过去，她行的小心，虽然满地的伤兵鲜血却未染丝毫，老远便瞧见那脸带刀疤的汉子，心中又是一喜。她靠近男人，垂目俯视。他一脸痛苦，还未察觉。

傅雨桐探手，掀起一角那辽汉盖的毯子，不禁一怔，顿觉恶心，毯下一片模糊血肉糜烂。她一脸嫌恶，又将毛毯遮了回去。

那辽汉呻吟，睁开眼睛。

“你醒了...”她美目含笑，轻轻对视他，嗔道“我还以为你活不成了呢...殿下又骗人家...”其实她也不明所以，不过呈口舌之快。

“...”那辽汉闻之呕出口鲜血，惊恐的瞪大了眼睛，或许是她眼中的妖异，或许是面对死亡的恐惧。他猛的一把掐住雨桐颈项，嘶恨道“你这毒妇，我就是死也要你陪老子一起...”

“啊。”她惊叫一声卡在喉间，没想到他还有反抗的力气。大贺正忙，抬眼望见这边就快出人命了，不禁赶了过来。他掐住那汉子的手，斥道“放开。”

“咳咳...”她就快断气了，却见大贺伊哩铎腰间匕首，猛的拔了出来一刀插进那汉子胸膛。大贺一惊，跟着追上雨桐双手，一把握住，可却晚了半步，他难以置信的望着她。

“...”她大口喘息，颤抖的撤回双手。

他仍旧无法相信，一手还落在刀柄上，她竟然在营中杀了他们一名将领。

“...”傅雨桐瞪大了眼睛，眸光柔弱似惊又似怕，望着大贺，突然叫道“啊...将军，你...”她小手遮在唇边，不断的退身。

“你！”大贺一怔，顿时明白，不禁惊怒，但此刻无数双眼睛已经看向自己。他目光阴骘，盯着雨桐，恨声咒骂道“该死的，你...”

“啊...”她轻呼一声，坐到地上。

他实在忍不住了，一个健步冲了上去，他要宰了这该死的女人，却被库木库术一把拉住。男人淡定，俯视着坐在地上的雨桐，冷道“傅姑娘，这里全是伤兵一身血臭，姑娘在此实在不方便，还是请回帐内歇息。”

她看着库木库术，片刻，唇边渐渐漾出一丝甜笑，起身掸了掸薄雪，转身离去。

“将军，她...”大贺有苦难言，愤道“让我去杀了这斯！”

库木库术扣着男人肩头，暗力压下，沉道“先将尸体处理了，此事我自会明禀主帅再作定夺。”

大贺负气也无可奈何，只能甩手愤去。

耶律烨缜帐中，库木库术恭敬的垂首案前，男人身旁只有纳昃勒一人，这件事还不好张扬，真是让他们哑巴吃黄莲。

耶律烨缜静坐椅中，良久端起盏茶，道“你是说，人是她杀的。”

“属下不敢妄言。”库木库术回话。

“行了，你退下吧。”烨缜轻声吩咐，并没作何表示。

“主子，死的是二皇子的人，我们恐怕无论如何都要交个出来。”库术对视烨缜看来不会轻言罢休，这还是他第一违抗他。他只怨自己当日心软，不然早该斩草除根。

“你是让本王将大贺伊哩铎交由二皇子处置？”耶律烨缜挑眉，回视库术。库木库术不禁一惊，同纳昃勒二人双双跪地。

“主帅息怒。”后者察言观色，随即改口，道“大贺虽说鲁莽，但跟随殿下鞍前马后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望殿下担待，小惩大戒...”

“你去选五百男女，再挑千匹牛马给他送去...”耶律烨缜对纳昃勒吩咐，道“什么都不必说了，他收了便罢，不收我另做打算...”

“是。”纳昃勒垂首退下。良久，烨缜道“你也起身吧。”

“主子。”耶律烨缜扬手止住，库木库术实在不明白，何以让他袒护傅雨桐至此。

“你可对我有何不满？”耶律烨缜一倾身，只手撑于案前，目光犀利俯视帐下库术。

“殿下待我恩重如山，库木库术无以为报。”这倒是实话，还记得自己重伤在身病危那时耶律烨缜何等焦急，若非跟了这样的主子，恐怕早就魂归九泉了。

“...”烨缜黑眸平静的寻望库术，似看出他眼中的忠诚，方才笑道“既是如此，就休再同我纠缠不休了，先退下吧，何时我真的委屈了你们再来喊冤不迟...”

他只担心傅雨桐会对烨缜不利，可看这架势恐难让他割爱，无奈也只有退下。

这方隆冬夜晚颇凉，她又息了帐中火炉，虽然裹着条厚实的棉被，可也十分难熬。傅雨桐缩在床上不停的轻咳，只觉眼前一亮，男人探手撩起她颈间长发。

“你干什么！”雨桐惊觉，翻起身便要下床。耶律烨缜扬手一把，粗鲁的将她推了回去。他坐在床边退着靴子，随口问道“那人是你杀的？”

“不是。”她不假索思随即否认。

“那你这颈上掐痕何来？”他似笑非笑，回首白了她一眼。

她哑声，片刻后勉强狡辩道“因为我看到杀人，便被人杀我灭口。”

“哦？”烨缜上榻，扯过她被子一同盖上，取笑道“那我此刻还能见你，也算奇迹了...”

“你还有事吗，咳，没事的话我累了，要休息...咳...”雨桐说着，不禁咳出两声。他明知故问，看他那双眼根本什么都清楚。

“为何熄了炉火？”他将她拉到怀里，有些不舍，这山里对她似乎太冷了。

他胸膛柔韧，温暖宽阔，她找了舒服的位置靠下，渐渐困了倦了“我看它烧着，像你们辽人一样张狂...”

耶律烨缜无声，唇边扬出抹笑。他只觉她在软化，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卸下防备，原来女人都一样，就算她有点不同，也没什么大不了。他没有对她兴师问罪，甚至连半句责罚都没有，反而更加体贴入微，让她搬到幽州城内行馆，可又借此疏远了她不少日子。

半月未见，烨缜惊讶的发现，她对他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依赖，这让他心里挺不爽，整日板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只是苦了下面一群大小官员跟着惶恐不安。

策马扬鞭，一骑奔腾驰万里。气吞山河，金戈铁马破城关。

偌大的厅堂内，一扇金屏，明铜打造，金漆烙制，上面龙腾凤舞的几个大字。细绒纹花的暗红色地毯铺在脚下，屏风前的座椅上，威风凛凛的降兽伏虎精雕细刻。看来耶律烨缜并非清廉节俭之人，即使那般皇宫贵族口中时刻不忘念着爱民如子，可百姓毕竟不是亲生的。他虽不至于食民骨血，但也绝不会有损身份。

他身居辽国北院之首，统帅天下兵马，又为皇室宗亲，尊贵无比殊荣万分，手中权力更是指直上天。他常年东征西讨，战功赫赫无一败仗，早已功高震主，权势仅次于帝王。更有扬言，他便是契丹的胆，劲旅所至周遭邻国无不称臣纳贡。近年尤其明显，走到哪都少不了一般阿谀奉迎之人，挖空心思去讨好他。

此刻，殿堂晚宴。周遭灯火通亮，一片歌舞升平。总之跟着他随便谋个一官半职，便有油水可捞，比在天子脚下战战兢兢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耶律烨缜无聊，懒洋洋的沉坐在大殿金椅上。他本想冷淡冷淡她，可他未料到这女人反而先冷淡起自己来了，真是本末倒置不知所谓。他挑视着殿下一群花花绿绿转来转去，只觉头晕眼花，无精打采根本毫无兴致。殿上歌舞虽美，可这厅堂两侧陪坐的文臣武将见他这幅德行谁还敢出声叫好。

殿内气氛一时沉闷的很，一文官见状起身，礼道“殿下，近日四州府县新贡一批姬妾，您可有兴致看看。”虽说姬妾，可哪个不是官绅世家的千金闺秀，自然全是待嫁的清白之身。

他一身酸懒，伸出手，微微扣拳，指尖点了点身前案上的酒盏。文官适才所言根本就是耳边风，压根儿一字儿没听见。他也不看她，只是示意雨桐将酒满上。

傅雨桐略微倾身驱前，手执壶酒斟满杯盏。她一身淡淡清幽的香，肩头一缕丝发在顷身间缓缓垂下。姣好的面容，细致的肌肤，晶亮的双眸，轻轻收敛的目光。尤其那檀口一点，娇嫩升香，不经意，却又确实诱人。昼亮的灯火下，只见她唇上盈盈点点的泛着粉红色光晕，如似涂了层羊脂油。

耶律烨缜阴郁的盯着雨桐，她让他心里像长了草。他现在特后悔当日帐中让她滚蛋，既然先例已开他就不好再霸王硬上攻了，她杀了名军将他都没吭一声，现在若有些小错小漏他更不好挑剔。原以为半月不见她虽不至于投怀送抱，至少该笑脸相迎吧，岂料她竟然不冷不热的对他视而不见。他越想越气，越想越郁闷，只觉得亏吃大了，可脸上仍未表露半分，却还是要表达下此刻的心情。烨缜扬腿，随着咣当一声巨响，他一脚不紧不慢蹬翻了大桌案。

傅雨桐拿着酒盏的手不禁一抖，只见那金案滚下堂去，她被吓了一跳。

“...”众人惶恐，只道他怒了，可这怒从何来？莫非歌姬舞的不合殿下心意？一人急忙示意，挥退舞姬。殿下既然不喜欢歌舞，想必这群庸脂俗粉难已入眼。不过还好这新贡姬妾中尚有一人，虽不及倾城

之美，但也堪称绝色了。那文官又连忙使个眼色，唤人招上殿来。一行十余个少女偏偏步入殿内，其中一人确实及为亮眼。她一身雪白轻衣，盈盈身段宛若娇莲，精巧的五官浅浅垂首敛目，云鬓乌黑尤胜夜空。虽然还未曾观得全貌，却早已经脱颖而出。

“她，留下。”耶律烨缜扬手一指，点落少女那方。他到不客气，转首对雨桐吩咐道“你带她下去准备。”

原来此女就是前殿阁大学士掌上千金，袁艾晴。竟也落得如斯田地，任群贼子随意糟蹋。雨桐不动，盯着他。耶律烨缜垂首扯出一丝笑，缓缓起身，来到雨桐面前。他身材颇大，一步步将她逼退身，直至贴上屏风，一手撑在她肩旁，看了她良久，轻佻道“不然，让她带你下去准备...”堂下顿时传来辽人一阵讪笑，傅雨桐双颊腾的一红。他言语及尽放肆，分明就是携带报复。

“...”他俯首对视，看她委屈不忿的模样不禁怜惜，抬手想抚上她的脸，可还未触到又收了回去，烨缜转身坐回椅中。他发现自己越发无法克制对她的疼惜，每每情不自禁。

第二四章

第二十四章

女人纵使倾城之美对这男人来说也不过如件衣服一般，合身舒服便多穿两日，看着喜欢便试个新鲜，反正他总不能不能光着身子。可权势越大越让他无法重视，因为他随时都能换更新更漂亮的衣服。

雨桐将那姑娘带到内室，吩咐人帮她把热水注满准备沐浴便要离去。

“姑娘请留步...”袁艾晴待仆人走尽，突然一把拉住雨桐。她沉默了片刻，笑道“看我似乎长你两岁，不知可否叫你一声妹妹。”

“我也不过被那狗贼所俘，帮不了你什么。”她不冷不热，也不怕得罪人，拒绝了女人的好意。若是说傅雨桐小家碧玉，那此时的袁艾晴应该算真正的大家闺秀了。而且也颇为灵秀，言语间已经看出雨桐怨气冲天，复又拉住她小手“妹妹...”她一幅纤柔，欲言又止的样子，

踌躇了片刻，还是决定道“我们既然同是宋人，又都害此遭遇，妹妹能否勉为其难...”

傅雨桐闻之一惊，她虽未说完，可意思却到了。她随即抬手，挡在女人唇前，压低声音，没好气的斥道“你不要命了。”跟着将她拉入内间“倘若真这么简单我也不必在此给辽人当牛作马了...”

“我只求这一事，定不会连累你...”袁艾晴垂下眼帘，淡淡的悲戚，清秀的脸上一层挥不去的凄凉，动情道“还望姑娘成全...”

雨桐听着突然扑嗤一笑，如何能不连累她？不把祖上三代一起拖下水就是万幸了。她黑眸如墨，盯着袁艾晴良久，又状似斟酌了片刻，道“也罢，我现在就答应你。”打铁趁热，谁知耶律烨缜能宠幸袁艾晴几次，况且这也是她一直想的。

她们太紧张了，一直等到殿堂散了晚宴烨缜都良久未到。他是否已经将她们忘了，还是被事牵绊今晚来不了了。吱一声，房门被轻轻推开。耶律烨缜行进，脸上并没有要试新装的雀跃，黑眼睛平静的扫过袁艾晴。她站在床边，十指纠葛，明显的不安，甚至连俯身施礼都忘了，或许这男人表现的垂涎一点她会放松多了。

耶律烨缜蹙眉，发现自从到了这个鬼地方以后他变得很可怕了？若非如此在辽名门淑媛争破头的北院大王，怎会让这些姑娘畏之虎狼？他寻步至袁艾晴身前站定，女人双眼一直盯着自己的秀花鞋。烨缜扬手托起她的脸端详，他呼吸沉稳，目光深邃让人不得窥探。

“殿下。”烨缜一惊，且不说这女人一声殿下叫的同‘喂’没啥区别，单单她上前一把将他拉开就已经很无礼了，何况她还没走？烨缜被迫松来袁艾晴十分诧异，实际他没有猜测女人心思的习惯，也从来未猜过。但此时却不禁在想，她不愿让他碰这女人？她吃醋了？可她不给他，难道让他一直当和尚不成。

“我，我帮你宽衣...”傅雨桐垂首迟道，毕竟和烨缜相处了一段时间，虽也紧张但比起此刻的袁艾晴淡定多了。

“宽衣可以，但不必这么急...”耶律烨缜挑眉，抚上她红扑扑的小脸。她肌肤晶莹白里透红，额前浅浅的一层细汗，双颊娇艳的像颗苹果。他越看越喜欢，早就忘了身后还有个袁艾晴，现在只想咬她一口，而且她还在为自宽衣。

她对着他笑，不觉间有些僵有些冷。她的目光似乎在看他，但却越过了他。

这袍子刚退到肩头，他发现她很不专心。为了要表示不满，烨缜打算给她一吻作惩罚，可长年征讨厮杀战场早就养成了男人超常的敏锐。他目光瞬间变冷，直觉身后一股阴寒逼近，他对利器总是有着莫名的感应。耶律烨缜随即警觉，跟着便要转身。

傅雨桐见状大惊，双手急切的一把揪住他袍子束在身前，用尽全力牵制着男人双臂。

烨缜惊异，黑漆漆的眼底尽是难以置信。他待她这般，她竟然要杀他？！看着面前视死如归的少女，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届时冲上心头，竟然打的他胸膛隐隐升痛。她们要制他于死地？愚蠢，除非他愿意，否则就是自寻死路。他突然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玩，他非常的不喜欢。耶律烨缜眉峰轻蹙，刚毅的双唇紧抿着，一手握拳猛的扬臂，根本不用回身，他甚至不用看，已经一拳将偷袭者打跌床上。

袁艾晴惊声，这拳颇重，若非生死关头恐怕早就晕过去了。她一脸的血，嘀嘀嗒嗒阴红了衣襟，可还不甘心，一手紧紧攥着匕首，挣扎着几欲起身。

傅雨桐牢牢的抓握着烨缜双臂，带出一阵轻轻的嘶划声。那是指甲划破皮肉的声音，在这刻四下沉寂只闻心跳的瞬间尤其明显。她竟然没有抓住他！“啊...”只见他挣脱牵制，她不知是嘶喊，亦或是哭泣，一阵沉沉闷闷的痛在心头。顾不得折断的指甲，渗透的鲜血，烧痛着指尖，傅雨桐展臂，再度圈制，死死的扣拦上男人肩臂。她好想可以多坚持片刻，可以给艾晴多点时间多点希望。或许是未料到双方力量的悬殊，或许他们的差距根本不用去衡量，她们只有一次机会，

刚刚却失去了。可能是她的不专心让他警惕，也许是袁艾晴太紧张太拖沓了，总之她们错失了唯一的机会。

耶律烨缜又烦又恨，仅是稍微用力撑臂，傅雨桐随即被他搪开数尺。男人凶狠的一挑脸，随即扬手，一把精准的扣住了袁艾晴挥刀的手。别说两个女人，就是再来两个男人都吃不准能将他如何，他现在还不想伤她们，处处手下留情。

“狗贼。”傅雨桐痛斥。烨缜手臂高扬，仍就捉着女人纤腕，闻声转身望去，肩背处届时一阵隐痛传来，该死的，她竟敢用针扎他。他吃痛，不禁沉声喝斥“混账。”

傅雨桐急不择物，随手拿下头上发簪，本想刺进颈间。可是太过紧张，手中又一片血湿，哪里还能刺多深刺多准，也只是把他扎痛而已。

耶律烨缜有些恼怒了，沉手猛的一扯，将挣扎不停的袁艾晴一把拽向床边。他拔下肩头的发簪，只听一声惨叫，艾晴一手被他毫不留情的钉入床棱。男人跟着转身，黑眸幽暗，一脸凶狠的怒视雨桐。她还想跑吗？还是再找根簪子扎他一下。该死的，他探手一把将她卷进怀中。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她慌了，也被他的凶狠吓坏了。

第二五章

第二十五章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她慌了，也被他的凶狠吓坏了,竭力的挣扎，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

他黑眸平静，目视着怀中奋力挣脱的少女，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在心底翻腾。行兵打仗经历最多莫过于生死，表现最多无非是绝情。他一直很冷漠，尤其面对敌人，绝不会轻易悲悯。一身血腥杀戮无度，刀下亡魂不知多少，多到连他自己都懒的去算。他也曾见过女人孩子拿起武器反抗，但若是见到便去怜悯也不必带兵打仗了。可她，却不经意触动了他那少的可怜的同情心。他抱着她，感觉那么真实柔软，

活生生的而不是具尸体。他闭上眼睛，一种莫名的眷恋，或是对生命，或只是对她。

烨缜抬手，轻轻梳过她凌乱的黑发，她把自己弄的太狼狈了。

雨桐声音嘶哑，渐渐无力。看来真是折腾的没有半点气力了，纤弱的双手扒在男人手臂上，身体完全依靠着他的力量支撑。她抽泣着，哭红的双眼花花的脸。心里又怕又恨又委屈，还那么的不甘，但更多是绝望。她杀不了他了，她已经没力气再杀他了。接下来会如何？就算他再仁慈也不可能放过她们，她离死不远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的死法。

耶律烨缜不语，适才的怒气经过片刻似乎消减了不少。可他该如何处置她，还有那个女人。他可不是仁者无敌，留下她只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不然就一刀结果了这微弱的生命，成全二人求人得仁。但很显然，他对她是那么的舍不得，又怎会去杀她，他甚至没有想过要罚她。烨缜微微扬手想托她起身，可仅是稍微的动作傅雨桐便像触了开关般又抽泣起来，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我要杀了你。他无奈，只得缓缓撤回手臂，任她无力的身子如白绫般轻轻滑落地上。

为何苍天无眼却每每偏袒这群恶徒，雨桐满怀痛恨，直勾勾盯着不远处的匕首。

耶律烨缜略显疲惫，揉了揉眉间，倚身靠向案旁。他还以为她一点力气都没了，原来还指望着去拿那匕首。他甚至连告诉她这做法很愚蠢都懒的说了，就是闭上眼睛她一样伤不到他。仅凭她那点攻击力，拿什么和他对峙？

匕首锋利锃亮，烛光下泛起寒光。她仰首，望向袁艾晴。女人被高高的钉在床棱上，乌发散乱冷汗浸透衣衫，疼痛让她不停的颤抖。傅雨桐绝望愤恨的阖上双眼，她不能，不能啊，热乎乎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可她在对她笑，一个少女决然的笑，她在鼓励她，这总比死在辽人的酷刑下要好多了。如果她还有一丝力气，她也要杀了她，可

她不能，不能。但傅雨桐还是握紧匕首冲了上去，她要尽全力一刃刺穿她胸膛。

“你疯了吗？”耶律烨缜届时察觉，惊怒，扬手一把及时扣住了傅雨桐刺向袁艾晴心窝的匕首，跟着将她甩出老远，力道是稍微重了些，雨桐跌倒在桌旁。他目光犀利略带责备，何时说过要杀她们了，造反不成现在又想着寻死。他沉个脸，一手压上袁艾晴柔软的掌心。“啊...”她轻声呻吟，鲜血已经染湿了衣袖。烨缜定掌按住，猛的把出发簪，她无力顷刻瘫坐地上。

他实在忍不住想训斥两句，可谁知转身间又看到雨桐要抹颈自尽。情急之下一把握住刀锋，该死的。耶律烨缜一顿，只觉一股热乎乎顺着掌心淌下，他气怒，探手一把彪悍的将雨桐仰身扣按桌上。

“我杀了你。”她咬牙仇视着他，眼中怒焰几欲喷出，双手紧紧抓着颈上大手和他较劲儿，嘴里不停的念叨活像中了邪。

“你到底想怎样！”耶律烨缜低斥，黑眸沉沉，咣一声将匕首扎进桌案，拉起雨桐用力摇着她双肩，似乎是想要她清醒一点。

“...”她都快被他摇散了，确实清醒很多。她喘息有些急促，对视着他良久，突然扬唇，冷笑道“你不杀我？你不想杀我？是舍不得？还是根本不屑？”

“...”他气结，不禁恨道“你该死的想死，何必再拉个人给你垫背。”

“原来你是舍不得她...”她唇边笑容渐深，故意曲解他的话。

“...”他十分肯定她就是个混账，养不熟的白眼狼。烨缜扬唇缓缓扯出丝笑，嘲道“如果你很想吸引我注意，也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只需爬上床，我自然也会舍不得你...”

“...”她羞怒，扬手挥去。他利落，一把握住。

其实这发生间也不过片刻，大批军将赶到虽然已经迟了，但动作确实不算很慢。

“...？”他们破门而入，只见二人这个模样僵持在那，屋内狼藉桌翻椅倒，瓷瓶器皿碎了满地。

“让人把这清理一下。”耶律烨缜甩开雨桐的手，举步寻向园子。

库木库术见状，起身跟随。他定身烨缜身旁，怀中掏出一封秘函，道“主帅，上京秘旨。”此事同军政相比自然微不足道，他还有更要紧的需要及时呈答，上京皇帝秘旨适才刚刚收到。

烨缜展信阅览，默道“皇上让我班师回朝...”

“主帅之意...？”库木库术欲言又止，点到即可。别人不知，他们可清楚的很，耶律烨缜巴望着中原之地已不是一日两日，分分钟钟违旨不尊很有可能。

“本王刚刚拿下燕云十六州，现在就走那这仗还打不打...”他折回信件，又递到库术手中。库木库术方才打开，一看也觉得不妥。皇上借由湘越二王图谋造反，令耶律烨缜大军回京镇压，可信中并没有详述谋反一事，反倒急于督促烨缜赶快启程。

“那主子的意思是...”他猜烨缜不会回去，想必上京也没什么太大的风浪，若非他们早该收到风声才是。

“自然是回去，皇上既然让我回京，本王不尊岂不成了抗旨...”他一笑，撩起仆人打来的暖水擦拭身上血渍。

“...”这下库术到有点糊涂了，寻思间辽兵将两个犯妇压了上来，他便恭敬道“这二人如何处置？”

“先关到柴房。”耶律烨缜暖水撩拨着上身，道“把那个满脸不服的给本王留下...”

第二六章

第二十六章

她不语，那般的静，帮他清理手上伤口。

他将她圈在身前，细细的端详，轻道“这手已经为你伤过两次了...”

“那又如何，全是你自己愿意，没人强迫的了...”她仍旧专注，轻声回应，道“如果你们不来侵略，你永远不会认得我，我也不会认识你...”

“那我宁愿这如果不存在...”他目光灼灼看着她，突然问道“和我相遇不好吗？”

“...”她依旧垂首，拿着白纱的手不禁一颤，再也强硬不起来，默道“不好，不好，如果一定要流这么多血，一定死这么多人，我情愿这世上从来没有你，没有我...”

“...”他注视着她良久，笑道“我们要走了...”

“...”她突的抬眼，望向他。

“我要把你带在身边，带回大辽带回上京，你或许没有机会再回来了...”烨缜对视她，感觉自己像摘下一朵花儿，因为他喜欢，所以任性的无论风雨将她留下。

“是吗...”她垂下脸，颤抖的目光不知落在哪好。

“...”他有丝不舍，托起她小巧的下巴，轻柔道“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天你的地，你的依靠...”

她不要去，不要同他一起踏上那片陌生的土地，可她却没有拒绝的权利，但她不甘心，就是那么不甘心。

烨缜将她揽进怀里，她一双小手纤细冰冷，他暖着她的手握在身前，不禁逗弄，笑道“你不愿意吗？但你不能拒绝。不过我可以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做我的爱妾，要么做我的爱奴，我当然希望你选择后者...”

“...”她闻之羞怒，胀红了小脸，忍不住恨道“这有何不同！”

“当然不同了。”烨缜故做惊讶，扶起她，道“地位不同，身份不同，待遇自然也不同，不过差事只有一个，都要服侍我...”

“...”她转身，夺门而出，被他拉了回来。真见鬼了，她居然还愚蠢的去问他，她觉得自己像只猴子一样被他耍。

“你一定要选，不选一个今晚休想离开...”他忽然倾身凑近，威胁道“我现在就要了你...”

“你！”她气的说不上话来。

“考虑好了？”他越加欺近，笑道“如果你再想不出，我只能当作你很想留下...不然我帮你选，那就...”

“第一个！”她又气又愤，偏过脸。

“...”耶律烨缜缓缓扬唇一笑，两厢情愿顺理成章，她成了他的爱妾。

她羞恼，甩他而去。他轻轻的倚身栏边，目光追随她的身影一同远去。

喝——喝——喝——

喝——喝——喝——

只见草场翻腾尘土飞扬，骏马纠葛环绕，这一刻烟雾聋了方天地。耶律烨缜率大军北上，却在此处遇上对难得的雪貂，他便留下两队人马，已经围捕数日，这时又不知那畜牲躲到哪去了。

他让雨桐等在一边，却呛的满身烟土“咳，咳——”

“喂——你去哪？”萧古尔泰追道，她现在是大王的爱妾了，再多不满他们也要收敛一下。

“去...”傅雨桐一转身，萧古尔泰正好追来。

第二七章

第二十七章

“去...”傅雨桐一转身，萧古尔泰正好追来。她心念突转，跌了下去。男人见状急忙上前搀扶，雨桐一个不稳正好倒在他怀中。

“你没事吧。”萧古道，她似笑非笑仰头望他。她现在可是耶律烨缜身边红人，出了什么闪失他不好交代。可看她眸光幽幽唇边似扬着抹冷笑，顿觉脊背发凉，雨桐随即扬手，一巴掌赏了过去。

“你，你为何打我。”萧古尔泰错愕，还不明所以就白白挨了一嘴巴，待见不远处耶律烨缜一队人马渐近恍然领悟。他眸子一暗，急怒道“TMD臭女人你阴我。”

“...”她对他一笑，跟着一把推开男人，斥道“你放肆，好大的胆。”

“你！”他被雨桐推退，不禁恶急，一步冲了上来。傅雨桐见状，转身就朝烨缜跑去。萧古尔泰一时气头，也未深思便在后追赶。可没跑出两步，前方一骑将他拦住，大贺沉道“休要再追，主帅就在前面。”

“放开。”萧古尔泰甩臂凶道。

“殿下已经看见了，你现在追去更加说不清楚。”大贺蛮力硬是拖住萧古，他已经吃了一次这女人亏了。况且库木库术领命率大军继续北上，临行前特意交待他们不要同这女人发生冲突，纳昃勒又留守幽州。他们二人在耶律烨缜面前不过一介小将，还没资格说上两句。

“...”萧古尔泰喘息，又愤又恨甩开大贺，赌气道“那又怎样，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我萧古尔泰还怕了不成...”

远远看见耶律烨缜定马，望向三人，他届时噤声也不敢再多造次了。

呼呼——

傅雨桐气喘吁吁，迎着烨缜跑去。她刚到马前，他倾身望她，握起她小手一把拉上马背，好笑道“怎么喘的这么急？”

“他，他，他——”她还没换过气，指着不远处萧古道“他追我...”

“...”烨缜心疼的抚过她眉发，握着她的手，对一旁吩咐道“先送傅姑娘回帐歇息。”他下马，将缰递给副将，执鞭朝萧古尔泰走去。

“主帅。”二人礼道。

“我...”萧古尔泰欲言，却被烨缜扬手止住。他无喜无怒，黑眸沉静看不出丝毫异样，对视萧古道“那貂子跑散了，让他们再缩围两千尺，估计今晚就能抓到一只...”他一顿，对萧古指鞭笑道“若是今日再抓不到，本王可要罚你了...”

“...”男人沉目望了望烨缜，应道“是。”跟着退下。

耶律烨缜回帐，先是随意翻几卷书看，傅雨桐在那溜来走去开始沉不住气了。

“有事吗？”他没有抬头，问道。

“...”她不语，怔怔的打量他，再考虑要不要先说出来，毕竟她是诬陷。

“...”烨缜放下书卷，抬眼对上雨桐，温和的笑道“你又想我罚他？”

“...”她闻之脸色一沉，什么叫她又想！不悦道“这么说你不相信我了。”

“信，岂会不信。”烨缜一笑，道“但你可否给我详述一下经过...”

“你。”她吃味儿，听出他话中调侃转身就走，却被烨缜及时拉住。雨桐委曲道“我本就在此无依无靠，任谁都能欺负...”她说的好昧良心。

烨缜无奈，被她这话说的心中没由来的不舒服，扳过她身子，对视道“你是说他轻薄你了...”

“他自然狡辩，不会承认...”她赌气，偏过脸去。

“不，他并未辩解...”烨缜叹道。

“...”雨桐惊讶，瞪大了眼睛。

“他非但没有辩解丝毫，还向本王讨赏...”耶律烨缜放开雨桐，唇边缓缓扬出丝笑，道“他向本王请赏赐，将你赏给他...”

“...”她花容失色，一时难辨真伪。

“若他真是有意轻薄，那便是看上你了...”他不紧不慢，道“你们都是我的人，他毕竟跟我鞍前马后也征战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你应承了...”她颤声，这刻不禁有些恨他。她不信他会将自己赏下去，他刚还对她半百呵护宠爱有加。

耶律烨缜见她那幅模样当真信了，心中又升不舍。可他不能再任她这般放肆，搞到军中大小将领人人自危，尤其几个和她有过节的，根本如履薄冰寝食不安。他扬手抚上她小脸，轻道“倘若你说是，我便应承他。你说不是，我便回了他。”他盯着她，问道“他是否对你无礼。”

她一怔，只觉自己适才被他吓住了，可现在只能恨道“没有。”

第二八章

第二十八章

他黑眸幽幽，盯着她一笑，转身坐回案前，并没打算深缠此事。可傅雨桐不甘心被骗，追道“让我见表哥...”自知处罚萧古尔泰无望，其实可能根本微乎其微，于是又换了个要求。

“不行。”他埋首书卷，想也不想便驳了她。

“那让我见玉燕。”她就猜他不会准，又试道。

“...”他抬眼看她，伸出一手示意她过去。傅雨桐走近，将小手递道他掌中，似乎已成习惯。被他握在手里，尤其这乱世中莫名的一种安全感。他将她扯进怀里，坐在他腿上，扬声沉道“来人，传萧古尔泰入账。”

她闻之挣扎着要起身，人前亲昵总是无法习惯，可硬被烨缜圈固身前。他对她一直还算礼遇，也从来没有刻意羞辱，虽说爱妾不是什么光彩的身份，可确实让她渐渐产生种优越感。或许是他给了她一定的尊重和爱护，可此时他却有意展现她爱妾的身份。耶律烨缜一手环着雨桐腰际略加施力，她不得已只能倾身贴上他胸膛。她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但却不能说什么，因为此刻萧古尔泰已到。

“主帅。”男人垂首礼道，目光阴沉沉的抬眼望去，却有意忽略雨桐对她视而不见。他们都是辽国的悍将，这个愚蠢的女人还不知道自己结下了多少仇家。

“带傅姑娘去见见妹子...”烨缜宠爱的看着雨桐，目光轻轻移向萧古。

“...”萧古尔泰沉默片刻，转身脚步一顿，就当她以为他要抗命时，方才冷道“跟我来吧。”

耶律烨缜放了雨桐随萧古尔泰出帐，她难以置信看着眼前明艳的少女一身异服。只见玉燕白色衣裙，雪狐毛制的坎肩，毛绒绒的领口小靴，再衬上一头黑发十足的娇俏可人，歪着小脑袋看着她，还有些认生，她们毕竟半年多没见了。

“...”雨桐怔怔的呆住，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便听玉燕唤道“大王”小玉燕甜甜的露出个笑脸，随之乖巧超雨桐那方跑去。傅雨桐转身，耶律烨缜摸了摸少女的头，笑道“喜欢吗？”

“谢谢大王赏赐，燕儿喜欢的紧呢...”小玉燕笑道，看了看身上精致的衣裙。

“还认得姐姐吗？”烨缜好笑的问道。

“嘻嘻...”玉燕冲着雨桐笑了笑，显然已经十分生疏了。

“...”她心里顿觉不是滋味，默默念道“看来她过的很好...”再想起自己不识时务受的那些苦头，甩袖便要离去，却被烨缜自后一把打横抱起。

“啊...”她猝不及防，不禁惊呼。

“...”看着怀中人儿惊慌，他笑逗道“你也喜欢？我便多赏你两套...”实际他多日纠缠那对雪貂，就是想捉住给她添两套小衣裙。连他自己都惊讶，他竟然为她在此逗留多日徒耗兵力去捉对雪貂。

“我不希罕，你放我下来。”玉燕还在她十分尴尬。

“不放...”耶律烨缜满是宠爱，笑道“除非你叫一声好哥哥。”

“...”她脸上腾的火烧，恼羞成怒。

他将她举的高高的，作势扔出账外。她害怕，揽着他的颈项不肯放手。

“叫声好哥哥我便放下你。”他弃而不舍的拿她调笑。

这比叫他大王殿下更难以启齿，她虽知他不会真把她扔出帐子，可若是不叫他也不肯放她下来，无奈无奈，忍道“...哥哥...”

“不是哥哥是好哥哥。”烨缜纠正。

“...”她瞪大眼睛瞪着他，咬牙恨道“好哥哥！”

他还不曾和哪个女人这么放肆过，这声好哥哥喊的他心底一动，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平生头一遭听人这般叫自己，也没放下她，若有所思的望着雨桐，忽见帐外来人，一副将垂首施礼，行进。耶律烨缜放下雨桐，副将倾身耳语两句。烨缜随即蹙眉，道“来了多少人。”

“东北，西南五十里，两处敌军差不多十万。”副将谨慎道。

敌军？那不就是大宋的军队，雨桐心跳届时漏了一拍，一阵莫名的紧张。两军对阵没有丝毫交情可谈，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她下意识的一把将玉燕揽在怀里。她们虽说现在待遇不同可追根究底仍是战俘，不知辽人再战会不会拿她们开刀，耶律烨缜身边兵将不多，因为在此逗留了数日恐怕两边都失了联系。

“可知主军何人？”他蹙眉，一边询问详情，一边急步帅帐走去“召集所有兵力，传大贺萧古速来帐中议事。”

第二九章

第二十九章

两军实力相距悬殊，辽人此番是战是避？他并非逞强好胜，也非背水一战，只是他的军队从来没有退缩的道理。管他严家旗，还是李家军，他掀帘，率众将出帐。

傅雨桐倚身，帅帐旁的小帐边。此时已是日落半山，残阳如血。耶律烨缜走出帅帐，见她素面白洁如云，夕阳映的那脸上一层红晕。他噙笑走了过去，探手抚上她面颊，轻轻的笑像阵风拂过，问道“你想我输，还是赢？”

“……”她双眸盈盈似水，仅是直勾勾的望着他。她知道他身边人马不多，求援已是来不及了，如若去战胜负难料。她应该盼他败下阵来，但眼下她什么也记不得了。她只见他一把扯下颈间的铜坠子，执起她一手，放进她掌中“这是辽人的胆量和勇气，我现在交给你，帮我保管好……”

“……”她望着他，铜坠像翠般碧绿，像水一样冰冷，落在掌心如同颗泪珠。

“等我回来。”耶律烨缜上马，对她俯首一笑，跟着扬声喝道“整顿人马，准备迎战。”那殷殷的红袍迎风舞起，流光扬蹄踏空长声嘶鸣，千万铁骑淹没在滚滚的沙海中。他就是辽军的神，统帅战役无一败绩。

“……”傅雨桐收紧手，不自知的握住那颗泪珠，系铜的皮绳子随着风一同吹起，就像她此刻翘首以待。十万宋军，辽人不过万几，她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回来。

契丹兵骁勇善战，就像只脱了弦的箭，战马驾开直冲敌阵，一时击乱了敌军阵脚。场上一片厮杀震天，军马咆哮敌我难分。

宋军帅营

这九九方阵稳如泰山，能守善攻，专为捕耶律烨缜这只下山猛虎准备的。李尽忠信心十足，虽说丞相示意暗下密旨，可若能生擒烨缜他也算一洗前耻了，相信圣上英明不会责怪。

“报，耶律烨缜率兵正面冲入我军大阵。”

“好...”李尽忠话音未落，但闻严守贺击案喜道“好，好，快去围上，把他给我死死的围住。”

九方阵型无论你从何处进攻，最后都能四面围拢，将敌军困死阵中，捕捉军将是再好不过的阵势了。可也要配合时机，等敌人深陷方可行阵。但严守贺急功，哪里等的了。

“严督军，你未免太过心急了。”李尽忠不悦，绞尽脑汁想出的阵仗，被他一搅还不搞的一塌糊涂。

“李大帅何出此言，莫非还怕我抢了你的功劳不成？”严守贺言语间难掩的嘲讽，不以为意“若此战可大获全胜，也算为我宋朝扬眉吐气。”他拱手尊道“本督军自会据实以报，禀明圣上，将军又何需多虑。”

这战虽说李尽忠主帅，可随行多是严守贺的部将，他这主帅不过物件一个，形同虚设，加之先前惨败，还有何地位可言。就算当真取胜，功劳也非他的。但他志在烨缜，并非功赏。

不过多久，便以窥出端倪。正如李尽忠所言，他确实过于心急了，未待辽军深入阵中便下令包围。辽人察觉又岂会甘首毡板任人宰割，尚有条缺口未能堵截。

两军对战场面混乱，只见一利箭射来，正中烨缜肩头“保护殿下。”

男人闷哼一声，硬生生的接下了。他按捺住渐渐慌乱的军将，道“前面不远处的丘坡后一道山谷，交替掩护撤退，引宋军入谷。”

“...”乱军之中，将士惊异。他看了看主帅，似乎略有所觉。

宋兵前哨再报“报，耶律烨缜身中一箭，已经率兵狼狈逃窜。”

“快，快追，将他活捉重重有赏。”严守贺大喜，起初还略有担心阵仗未能展开，此刻已经得意忘形了。

“追不得。”李尽忠急喝，指着来报哨兵，斥道“你是否敌人奸细，想害死大军不成？”看那契丹军虽在撤离，可军型依旧整齐有序，岂是狼狈逃窜？

“呵呵...”严守贺挥了挥手，示意哨兵下去传令，笑劝道“李将军何必动怒，此战大胜皇上自当论功行赏，又怎会少了你的，你功不可没啊。”

“荒唐！”李尽忠拍案而起，一把推开严守贺。他一定要将人拦回，不能十万军士白白送死。

山谷高耸，内入盆形，走道狭窄，军家行战大忌之地。耶律烨缜早先帐中商议，分析了周遭地形，已命大贺率弓箭手八千埋伏于此，只待敌人追来便埋尸谷中。如果知道宋人依旧如此单纯，他何苦肩中一箭。耶律烨缜袒露着胸背，上身赤膊。他略展了下身骨，只手轻轻护着肩头。一小将帮他包扎好伤口，俯首退下。谷内一片生死喊杀，长箭如雨纷纷落下，出口又有辽军堵截。

李尽忠痛恨已极，还是来迟了一步。

“怎么样老爹？再不投降就全军覆没了。”烨缜懒洋洋的撑起身子，高站谷顶，扬眉一笑，道“我想你那个同军严大将军是不会派兵援救的，还是认命了吧。”他执着马鞭轻轻敲打着手心，一脸玩味“反正你输我也非一两次了，你若投降，我便免了这谷内残余兵勇一死。”见

李尽忠不语，他稍显得意，道“你还有何不服？父子皆成我阶下囚，就连没过门儿的新媳妇...现在也是我爱妾了...”

辽人闻之哈哈大笑，恐怕他今日所言会传遍大辽为人津津乐道。这何止是战绩，胜的彻底。烨缜黑眼睛一沉，扬手停下这满山谷的笑声，只待他示下辽兵便会放箭，这些宋军都要死。他正色，纯正的契丹话，道“这是本王给你的恩惠，你不要不识时务...”

“放过这些将士，要杀要刮悉听尊便。”李尽忠俯首痛恨，无可奈何，今日之辱，确实是他最大的耻辱，尤其闻言雨桐已经是成了这男人爱妾。

“痛快。”耶律烨缜扬唇，笑道“那就委屈将军了。”他眼色示意，士兵将其捆押。可他并未依言而行，待人将李尽忠押走后随即下令屠杀。

谷内凄嚎遍野，一片烟火燎原。

严守贺乍见败局已定卷兵逃之夭夭，虽然他手持兵力仍旧胜于烨缜。可主帅被俘督军肝胆吓破，宋军岂会再有气势可言，此时早就不堪一击军心涣散了，再无战意。不过虽说残兵败将也总好过全军覆没空手返回，他一个裙带副军统又怎会懂得行兵打仗。

远处一骑驶来，探兵下马，俯首禀道“将军，主帅神勇，大破敌军八万损兵不足千人，将宋军主力尽数歼灭窟口谷。”

辽人闻之大喜，萧古乐道“快去恭迎主帅。”

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这一仗打的痛快，越加显出了辽军勇猛统帅英明。不但拿下了燕云十六州，连同辽东守将父子一起活捉。自开国皇帝始来，恐怕大辽无一人能盖其功绩。跟随烨缜那就是条光明大道升官发财之路，现在朝中还有谁能出其左右。耶律烨缜虽然有伤在身，可仍旧威风凛凛光彩灼人。辽军夹道恭迎主帅大胜回营，两旁呼声震天。

傅雨桐没想到一番恶斗，他竟然回来了。他破灭了她唯一的希望，她却不知是喜是悲，只觉得松了口气。她在帐前将他拦住“你赢了？”她将青铜坠递至他眼前，道“给你。”

“……”耶律烨缜没有接过坠子，边入账边问道“不喜欢吗？”两名军医尾随，也跟进帐内。烨缜落座，军医随即上前准备察看主帅伤势，却被烨缜扬手止道“一点小伤不必劳师动众，你们退下吧。”

他盯着雨桐片刻，笑道“你是不喜欢这饰物，还是不喜欢我赢？”

“都不是……”傅雨桐垂首默声，抬头对上他的目光。她眼波朦胧似带着丝乞求，道“来的可是姨夫的军队？”

“你从何得知？”烨缜惊异，有点好奇。

“在帐外，听见的……”雨桐回，手法虽欠光明，但耶律烨缜此战大胜，她此时只想知道姨夫处境如何，幽州一役他居然还活着。

“是。”烨缜一笑，探手将她拉近身旁，道“你放心，他无伤无痛，很好。”

“你们俘虏了他？身为阶下囚如何很好？”她被他圈在身前，但毕竟心系大宋心系至亲，难免真情流露。

“你想见他？可现在不行。”烨缜虽说声音平静，却是字字千斤翻转不得。

“何时能见？见了如何？”傅雨桐一把将他推开，碰了他肩上的伤。任她再如何掩饰，也隐藏不住。江南烟雨遥，大漠狼烟嗥，她如何展颜，去讨辽人笑？

“……”耶律烨缜蹙眉，有些吃痛。他以为他会动怒，可却没有。原来喜欢是这样百般宠爱，无论顺从或是违背，他都能包容。无论她虚假以对，或是此刻本性尽现，他能接受。

“……”她细眉紧蹙戒备着他，他看的她脊背阵阵泛凉。

“你会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吗？”她看不出，那双眼漆黑沉寂如夜。她不明白他为何有此一问，道“你呢？会娶一个不爱你的人吗？”

“我会娶很多爱我的人，但却不一定会爱她们……”他双眸又沉了一分，她的答案让他颇不是滋味。

“……”雨桐见状转身欲走，却被他一把扯上大炕。他将她压在身下，注视了良久，方道“明日起我们就会马不停蹄赶往上京，我说过我就是你的天你的地，你的依靠……你将永远不会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看着她，顿了顿，轻道“除非我愿意放了你，还你自由，否则你这一生都将跟随我，听命于我……你怕吗？恨吗？”他轻轻的抚过她脸颊。

“……”她避开他灼人的目光“我无可奈何，没有选择……”

“……”耶律烨缜无声，抱着她一夜未眠，他不知这样告诉她是残忍，还是仁慈。他将胆量和勇气给了她，他希望她能坚强起来，因为她将会踏上一片陌生的国土。

第三一章

第三十一章

生命或许短暂，但经历总是这般刻骨。权和势给与他超乎常人的背景，给了他轻言生死，生杀予夺的威信。仅凭她花样年纪？就算姿颜倾城公主之尊也无法掌控耶律烨缜战神一般的男人。

“或许有日我也会败下阵来……到那时寄遇恐怕还不及你，更加无法选择……”耶律烨缜轻言，感觉到怀中的避瑟，收紧一臂，他和雨桐一路共骑。

这就是关外的漠北？阳光依旧明媚，晴空仍是万里。过了大漠遍野的金黄，草香沁心，一种纯朴原始的香。原来关外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战争。她感慨，不禁问道“到那时，你会怎样呢……”

烨缜笑了笑，道“像星星像月亮，回归我们的大草原，做只雄鹫，盘旋在这里，永远守护着它。”

“耶律烨缜。”她突然唤他，烨缜惊异不及反映，雨桐一个翻身越下马背，跑向草丘，她展臂璇舞，笑道“我要同你换，换这片天地。”

“哦？”烨缜驱马行近，闻着新鲜，挑眉笑道“你想拿什么来换？”

“……”她冲着他笑，随即抽出他鞍侧佩刀架上颈旁，道“用我生命换……”那双眸幽黑，泛起褶褶精湛，对视烨缜无惊无惧，甚至没有一丝负累。

“……”耶律烨缜惊心，长鞭一甩跟着卷走雨桐手上宽刀，板脸沉道“不换。”

“怎么？你不舍得给？”她依旧含笑而对，只是笑容看起来有些狡诈。

“不是。”他居高临下俯视她。

“那是为何？”她有丝不解。

“只有最宝贵的生命才能守护这片草原。”烨缜蹙眉，道“你这么轻贱生死，不配和我交换。”

“用生命都不可换的草原……”雨桐默道“那你们为何去侵略践踏我们的国土……”

“……”耶律烨缜不语，她始终忘不了挥不去，他永远是个侵略者。他注视着那双眸，瞬间光彩顿失，良久吩咐道“来人，给傅姑娘备马。”

她惹恼了他，他将她抛下马，实际她也没有资格再和他共骑，接受百官朝拜，正午前大队抵至辽国京都了。

京都城外十里处，远远便见前方大片人马静候，前来恭迎臣公均一色官袍加身。库木库术，纳昃勒等人静立旁侧，一见烨缜，弃马行至，俯首齐声礼道“属下恭迎大将军。”

“奴才丸达海，恭迎北院殿下凯旋而归。殿下操劳，一路辛苦了...皇上得知殿下今日抵京，一早便命奴才领同文臣百将在此恭候...”男子展眉而笑，模样十分讨喜，急忙驱前为烨缜牵马执缰。

“叫大总管亲自执缰，小王岂敢。”耶律烨缜安坐马上，客套道。

“殿下言重了，您一路劳苦，屡建奇功。勇夺燕蓟为我大辽开疆拓土，举国上下谁人不知。奴才有幸为殿下执马，别人求还求不得呢。”丸达海低头哈腰的陪着笑脸，小心异常，心中不禁暗自叫苦。不

知是不是他生得八字和他犯冲，这耶律烨缜就是看他不顺眼，时不时地刁难两句。

“下官等，恭迎大王班师还朝。”众臣官俯首施礼。

“让诸位久候，辛苦了。”他唇边一抹似笑非笑，依旧安身马上，这一礼受之丝毫无愧。

“殿下辛苦了。”众人回道，足足了等一上午，不过总算把人迎到了。

艳红的朱漆门大敞四开，城内挤满了欢呼的百姓，辽兵执戟镇守街路两旁，方能按捺下雀跃的民众。瞧他一路真是风光无限，就算皇帝也未见得如此赢得民心。现在谁家生儿不想放在烨缜帐下，跟随北院殿下东征西讨，那是建大功立伟业的难得机遇。

北院有个辽大王

金戈铁马破城关

大王大王真神勇

有他保家护河山

契丹万年永昌顺

童言无忌，这首民谣早在耶律烨缜夺下十六州不久后便已传遍京都街头巷尾。只是他实在位高权重又手握重兵，满朝上下谁敢吭声，在职武将又多为烨缜旧部，若是说他手握半个朝廷不如说他尽掌大辽兵力。

第三二章

第三十二章

“殿下，皇上吩咐了。说殿下一路奔波辛劳，特让奴才准备别馆歇息，养养精神，过两日再去面圣不迟……”丸达海毕恭毕敬，娓娓相随烨缜身侧。

“嗯……”耶律烨缜手中晃着锃亮的马鞭子，轻轻应声。一行人幽幽步入别苑，大队军将在府外它处安顿。他只带了库术、纳昃随身。

可还没走进内厅，便听女子一声哭叫“少主子饶了奴才吧。”女孩衣发凌乱，声至人至，一头扎进刚刚入门的人群，抓住雨桐

Chapter_4

转眼已经躲到她身后了。

“你给我站住！”只见一少年提鞭追来。

傅雨桐不禁去望女孩，只是回身间，一记鞭子冒然挥下。众人惊愕，烨缜连忙出手阻拦，健臂呼的卷起马鞭，可还是伤到雨桐些许。男人脸色骤然阴沉，蹿蹿的冒着怒火，猛的夺过长鞭甩了出去。

“哎哟，我的小祖宗呀。”丸达海见烨缜伤了手臂，殷殷的血红霎时渗透衣袖，立马惊出一身冷汗，急忙上前圆场道“哎哟天呐，活祖宗，瞧瞧您把殿下都伤着了，还不快过去，给大王赔个不是……”

“……”少年不闻，看似十六七岁，长相俊秀，却甚是顽劣，晶晶双眸对视烨缜竟无半分惧色。

那女婢一听殿下自知闯祸，怯怯的移出身子，还未待站稳，纳昃勒一个巴掌挥了下去，斥道“放肆，一点规矩没有，不要命了！来人，撵出府去。”明白人一眼便知是这少年恃强凌弱，他不遭到斥责然而迁怒女婢，这就是高门大府堂堂皇贵，何况这过继来的少主子还是耶律烨缜的心头肉，几人不知，谁敢招惹。

“殿下，您这伤……”丸达海惊嘘，被烨缜扬手止下。他不言也不语，灼灼黑眸注视着少年。这可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他黄沙百战尊为北院之贵，却偏偏管教不好这少年。即使万般宠爱于一身，举手抬足尊贵无比，他不知还能用什么来满足他。

“父王。”少年沉默良久，冷声唤道，叫的那个不情愿。

“嗯。”耶律烨缜展眉，一声父王便烟消云散。本想上前关问两句主动示好，岂料少年毫不领情转身离去。

“……”烨缜僵在那里，当真无可奈何。

“殿下，您可千万别气了身子，小主子年幼还不大懂事，过些年自然就好了……”丸达海轻声劝道。

“还小？”耶律烨缜冷哼，步入正厅。

“……”雨桐抚手忍痛，没料到他还有这个忤逆子。

“让我看看。”见她疼的一个激灵，烨缜将雨桐拉近身前。

“……”她负气把手甩开，也不知是气烨缜，还是气刚刚那个纨绔子，无缘无故吃记鞭子，转身也走了。

她出了内厅，四下走着。古树苍枝，这府邸丝毫不逊色关内的亭台楼阁雅间小筑，更是别有一番风韵。如今关外已经是红墙高筑，一片繁荣昌盛。看来大辽国事强盛子民安定，俨然以大国之势对峙宋朝了。

“姑娘一路可是累了吧。”老妇慈眉善目，不远处寻来，喜欢道“殿下差老奴服侍姑娘，有什么不习惯顺心的地方您不妨吩咐。我已经温了水，姑娘可以换身衣裳洗洗风尘。”

“有劳婆婆了。”傅雨桐闻言跟了去，这一路奔波难得泡个热浴。雨桐又囚又奴的当的大半年，早就没这么多讲究了。妇人见她作势径自解衫，一笑，阻道“使不得姑娘，怎好让您自己动手。”她随即唤来个小丫头，喜道“这丫头乖巧，就让她暂先伺候姑娘两日。”

“云儿给姑娘请安了。”小丫头略带羞怯，上前福了个身。

“姑娘日后若有需要尽管吩咐我们便是了。”妇人关照着，吩咐丫头帮雨桐宽衣。

“……”啊，云儿刚刚退下雨桐外衫，不禁惊抽了口长气。这一背雪肤，交交错错的鞭痕吓了她一跳。解着衣衫的手一颤，自是强作镇定。

“……”雨桐随即意识，一把扯回半敞的罗衫。

“这死丫头，一惊一咋的瞎吵吵什么！”妇人见状轻斥，连忙赔礼道“惊着姑娘了，都怨我不好，回头一定教训她。”其实她初见之下也略有惊异，依经验看这姑娘理应深得大王欢心，怎地就落得这一身伤痕，恐怕两三个冬天才能褪去，这细皮嫩肉的哪里禁得住这么打。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劝慰道“姑娘千万别往心里边去，过个一年半载就

能慢慢褪下，再找大王要些上好的回肤药，准保好的跟没事似的。”她只当姑娘家怕丑，没往深里想。

“是辽人打的。”她这时放了长衫，轻轻一笑，道“我都不介意，你反倒比我在意多了。我兄长战败，多少血洒杀场。这，算得了什么……”山河破碎，至亲离散，这点皮肉之苦，当真又算得了什么。

原来是将门之后，妇人闻言似嗅出点端倪，尴尬道“你看，我这又说错话了，尽捡些姑娘不爱听的。不然姑娘喜欢知道些什么，我讲给你呀。”

“不碍事。”雨桐笑了笑，忽忆起进府时那少年，便道“就讲讲那少主子吧。”

“哟，姑娘，主子的事我们做下人的可不好乱说。”她一边帮雨桐温着水，还是忍不住好心提点了两句“不过你可千万别去招惹那活祖宗，殿下宠爱的紧呢。”她真的不想说，可提起那少年天怒人怨，一时间刹不住车了。虽说那少年生父曾救过烨缜一命，但也不必如此娇惯这孩子，由他任意妄为。妇人口气略显酸涩，道“小主子本是德王爷独子，咱家殿下看他年幼无依便过继了回来，怎料是个活宝宝...姑娘你可切忌别去惹他，不然受责罚的一准是你。”

“继子？”雨桐略显惊异，有些意料之外，不禁问道“他无无子嗣吗？”

“哟姑娘，瞧您问的，若是有个一男半女哪还能由着那小祖宗兴风作浪。”妇人嗤笑，暧昧的看了看雨桐。一府妻妾没个争气的，这姑娘模样甚好，要能生个胖小子也好煞煞那小子威风，大王就不会一门心思放在耶律璟珩身上了。

“……”傅雨桐淡笑不语，原来他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他不能生养?

第三三章

第三十三章

夜幕落下，月光如银，星辰斑斑洒落。迂回的别苑小径一片沉寂，只闻树影沙沙风吹作响。雨桐独自漫步在石砌的小路上，如果她安于现状便可一生太平，做了他的妻妾便可雍容富贵无战无祸，但她始终忘不掉痛失山河所受屈辱。可她有些无力，穷尽心思也无法重伤辽人，耶律烨缜及他的将领。是她根本不擅此道，还是一直没有尽力？

她想起他英姿飒飒意气风发，对她的一再关慰。又想起幽州沦陷一刻凄惨，他嗜血如魔屠城数日血溅百里，心中波澜如江水翻滚。幽州城内初遇竟已是遥不可及，她还能做什么？等待大宋的皇帝派兵来救他们吗，那是多么可笑。恐怕宋朝此时正忙于议和赔款辽人，辽人便可用战争掳掠来的丰厚物资整备军务再战大宋，这一仗不知打到何时才能真正停下。

她轻轻倚靠着朱红的漆柱，身后一阁厢房漆暗，窗室紧闭。

“殿下……啊……殿下……”女子阵阵娇吟，如撒了蜜糖。

雨桐闻之警觉，很快明白尴尬，正欲转身离去。只听咣一声，房门猛的推开，整整拦在她身前。傅雨桐无声一惊，险些被门拍个着实。尚未见人，但看一只纤纤藕臂扒着雕花门，就杵在眼前不过寸处。那女子尤似未觉，火辣辣的喘息道“殿下您好厉害……”

“……”她早知辽人放荡，耶律烨缜久战方归此时穿房走室，缠绵妻妾爱妃之间也实属正常，只是未料被她撞到。傅雨桐双颊似火，一时尴尬的不知避去哪好，步伐踌躇间。

烨缜突然倾身，探出门外。跟着一张小脸也探了出来，女人不禁惊呼“啊……”急忙掩衣遮盖，嗔道“殿下……”

“出来散步？”耶律烨缜扬唇笑道，不显尴尬，女人仍旧揽在他肩头。

“散步。”她迟道，脸色有些阴郁，纵使她对烨缜没有感情，也不喜于看到这般场面。

“嗯，今晚月色不错。”他似笑非笑，双臂一环，倚身门前。

“是不错。”她冷冷的回视他，男人赤着上身，胸膛柔韧光泽，一双黑眸灼灼，也望着她。他对她的镇定很满意，但也有点失望，或许他无法要求太多，就像他不能要求雨桐像其她女人一般爱慕他一样。

“找我有事？”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不过显然误会了，随即又道“嗯……要不要进来坐坐……”

“不必了，你们继续。”烂到可以的对白，她有丝嫌恶，转身欲走。

“你真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烨缜挑眉，牵住雨桐腕间。

“你觉得我该有什么和你说的吗。”她甩开他，已经不想多留片刻。

“殿下……”那女子看着雨桐走远，倚身靠了上去，娇怯道“是不是奴妾惹这姑娘生气了。”

“没有。”烨缜轻笑，抬手宠溺的掐了掐女人娇嫩的脸蛋，道“她赞你生得俊俏。”

“殿下……”女子娇嗔，正欲再度靠去，仰首一愣，正对拍上的房门。

“叩叩……叩……”敲门声断断续续，颇有点不开此门誓不罢休的架势“叩叩……”

“你要干什么？”纯正的契丹话，耶律烨缜有些恼火，不曾想过被他拒之门外的女人会有胆子这么做，所以声音略显蛮横。

“……”雨桐举手僵住。

“……你是？”烨缜错愕，随即一笑，调侃道“你若进来不必敲门。”他将雨桐迎进房内，没想到她去而复返，转身瘫入椅中，也不问她来意。

“……我看她离去。”她有点不知如何开口。

“所以你便来了？”他笑意更浓了。

“你不要误会……啊”她不妨，被他一把扯进怀中。他意兴阑珊，眸光有丝轻佻，轻道“什么事会比我现在急？非要此刻找来……”

“我想见姨夫同表哥。”这答案显然不是烨缜兴致所在。

“现在不行，他们均是带罪之身，除非投效我大辽，否则你们不能相见。”他有点扫兴，放开雨桐。

“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只想见他们最后一面。”她出奇的平静。

“最后一面？”烨缜蹙眉，道“明日我去面圣，他们如果知识务便可升官保命。如若不然，我也允你见他们最后一面。”他眸光沉寂，问道“你满意了吗？”

“……”她本想求他开恩，可以保姨夫表哥不死，但两人之间太多恩怨纠葛，她说不出口只能离开，烨缜也没有挽留之意。

第三四章

第三十四章

宴无好宴，聚无好聚。烨缜没想到会这么快，皇帝亲宴为他接风洗尘。

残阳如血，高墙红瓦。一座皇城金碧辉煌，权力的顶峰就是猜忌和贪婪，多少冤魂隐秘在这雄伟的城角墙边，这用生命与鲜血筑起的一砖一瓦，或许早被下了永恒的咒言。在这里，死无声无息甚至找不到尸体。

一辗车銮缓缓驶进，帝为龙后为凤，帝君之尊怎会容下他称霸王。车帷上的麒麟瑞兽舞动，那金银相织的每一针好像都给神兽注入了生命。车轮轻轻碾过青石砖，铜铃叮叮铛铛晃动在车顶账四角。沿途奴婢一见车驾无不回避，文臣武将均兴参拜之礼。这声清脆悦耳，久久回荡不去。

如果他聪明就会避开这争端，可用鲜血换回的荣誉他舍不弃，就像男人永远无法放手追逐权力的渴望，就像雄鹫永远盘旋在草原上的天空，他是不会离开的。

“北院大王，到。”一声轻轻，棉而有力。

耶律烨缜跨步入殿，身着王侯朝服，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身份。他浅笑，道“臣弟耶律烨缜给皇上请安，皇兄依旧康健不减当年啊。”

“自家兄弟，何需多礼。”辽帝欢喜的拍了拍烨缜肩头，笑赞道“彪榜的越加虎实了，难怪这大破云蓟非你莫属。”

“皇兄过奖了。”他含笑垂首。

“一点都不过。”辽帝大笑，道“本想今日你我兄弟一席家宴，不过皇兄自做主张，又请了三人。”他边说，边将烨缜引进内阁。

“皇上见外了。”烨缜回应。

婢女挑开纱幔，原来酒宴早已备好，只等烨缜一人开席了。

耶律烨缜乍见，行步一顿，唇角缓缓扬起“二位皇叔？”他似笑非笑，嘲道“两位叔叔不是应该正忙着吗，怎么也有空来和皇上对饮。”

“烨缜，来了。”湘越二王起身，均显尴尬。

“未料到，李将军竟然也在。”烨缜眸光一沉，幽幽黑瞳对上李尽忠。他一入京都便让丸达海将李尽忠带走，交由皇上处置，没想到这没几天竟然成了坐上宾。

“下官李尽忠，见过北院殿下。”李尽忠起身施礼。

“李将军不必多礼，今乃家宴，大家随意尽兴。”辽帝笑道，压着烨缜肩头，硬是按下入座。

他早应想到京都时局，否则也不会回来。只是这李尽忠有些意外。他铮铮铁汉，怎会轻易降辽？即使不杀，这恩典也应由他来请。奈何皇帝就是皇帝，他不好太过于表露，但一种被人算计的感觉让他怒不可遏，满腹火气。

暖阁内烛火明媚，宫灯点缀四壁，金盏玉砌相映生辉，照的满屋光灿一室透亮。仆人执盘有序，一道道精致的菜肴陆续列上桌宴，间隙间散发着诱人的鲜美。

这哑巴亏吃的实，他实在不明皇帝用意。板着脸静坐不语，这边刚建奇功，圣眷正隆非他可比。他不松口，湘越二王如何自在得了。

他不展颜，李尽忠也是忐忑不安。

“今日一席，冰释前嫌，日后大家同朝为事，前尘种种休要再提了……”辽帝若有所指，抬眼扫过烨缜，笑道“都不必拘谨，酒肉饭桌只谈风花，不分君臣。”他唤道“烨缜。”

耶律烨缜缓缓抬首，唇角扬起抹笑，执杯礼道“皇上所言极是，日后我等同朝共殿，前尘旧事不值一提。”他挑眉笑道“皇兄请，两位皇叔李将军，小王先饮为敬。”

“下官岂敢……”李尽忠急忙起身，谨慎的回礼。湘越二王干笑两声，掩饰窘迫。

“李将军快快请坐，今乃皇上家宴不必拘礼。”烨缜双目如炬，以辽帝这般目明不会不知李尽忠身在曹营心在汉，就算用他也不得不防。

“李尽忠何得何能，不过殿下手下败将，竟得皇帝与诸位王爷如此器重同桌共饮，下官汗颜实不敢当。”他垂首回道，毕恭毕敬。

辽帝闻之开怀，随口寻了个话题，关问道“听说璟珩那小子又闯祸了，我看他也是一个人儿闷的慌。你常年在外，不如送进宫来让芷妃帮忙看着，跟其他子弟一起读读书写写字，将来也好谋个一官半职。”

“有劳皇兄费心，不过璟珩是让臣弟给娇宠坏了，等回去调教调教收收性子，再送进宫来陪诸皇子伴读，也能学点本事……”烨缜一笑回道。

“殿下神威勇猛，震慑四海，皇上，您老人家就别去劳神了。”丸达海小声帮腔，替辽帝满上杯盏。

“是啊，也该收收心了，大辽将来还要靠他们……”辽帝默默念叨，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要求璟珩入宫，都被烨缜挽拒了，可见耶律烨缜对璟珩的宠爱已非一般。他岔开话题，对李尽忠问道“李将军，可是饭菜不合口味？”

“席宴十分可口。”李尽忠惶恐，道“皇上不计前嫌，亲自宴请，李尽忠感激涕零，三生修福……”他一顿，犹豫着“只是，臣尚有一不情

之请……”

“将军但说无妨。”辽帝一转身，挑眉道。

“……”李尽忠自知难以启齿，寻思了良久看向烨缜“小女与犬儿……”他起身，俯首施礼道“下官两女一子，还望殿下海涵不计前嫌……”

“……嗯”辽帝捉摸着如何应对，不禁又看了看烨缜。

“……”耶律烨缜如若未闻，端起酒盏小酌一口，赞道“好酒，浓香甘醇，辛而不辣，烈而不冲，好得很……”

辽帝默不作声，寻思了片刻。这耶律烨缜摆明了不交人，他也不好硬要，毕竟一个降将，一个北院之首。他看了看烨缜，又扫了眼窘迫至极的李尽忠，展眉一笑，道“听闻李将军爱子文韬武略，令千金更是温婉娴淑品貌俱佳……不如，趁机今日之宴，朕就在这做次月下老人，将你大女儿许配朕四皇子耶律佐宗如何……”他一顿，大笑道“哈哈，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李将军。”

“皇上厚爱皇上厚爱……”李尽忠惊讶之余一时也知如何回应。

“殿下，您的酒洒了……”丸达海细声，蹑手蹑脚的接过烨缜的杯子。

“呵呵，李将军真是有面子，皇上做媒钦点赐婚，多少王公将相都求之不得。”耶律烨缜放下酒盏，顺势将手扶上桌案，转对辽帝道“皇上，只是将军爱女雨桐姑娘一路随臣弟北上……”他顿了顿，道“恐怕，不好再婚配皇子……”

“……那这”辽帝迟疑，这话说的明白，皇上启会不懂，刚问“李将军还有一女？”

“臣弟想向皇上请个恩典。”耶律烨缜见状，抢道“臣弟帐下一员虎将，自幽州护送李家二小姐，俩人甚是投契。只怕将军嫌弃，萧古尔泰虽说从武出身，可一路奋勇立功无数，来日必大有作为……今日我便想做个主，成全了他二人。”

“嗯……不知李将军意下如何？”辽帝不动声色，实则这里哪轮得到李尽忠做主“既然如此也好，只是，委屈了雨桐姑娘……”他若有所指，笑道“看来朕的四皇儿是没那福份了……”他拍了拍烨缜肩头，轻声暧昧道“最难消受美人恩啊……”

“……”烨缜闻之起身，道“臣弟王妃久逝多年，愿与雨桐姑娘结发白鬓，决计委屈不得。”

“北院大王此话当真？”辽帝略显惊讶。

“皇上严重，臣弟若信口开河岂不成了欺君之罪。”左宗向来不得皇帝宠信，如若当真器重李尽忠又怎会许配耶律佐宗。

“哈哈，好啊，好。”辽帝大喜，道“李将军当真福将，朕这皇弟自萧亲王之女过世至今一直不肯再娶，真是让朕伤透脑筋，如今郎才女貌也算天作之合，真是双喜临门。”

“让皇上，诸王爷见笑了，小女的婚事一切但凭圣裁。”李尽忠起身，拱手施礼。

“既然李将军也欢喜，此事就这么定了。”辽帝急忙接话，板上钉钉，招呼道“选选看，可有什么大好的日子。”

“本月初五，最宜嫁娶了。”丸达海深知圣意，冷不丁的插上一句。

“初五距今不足十日？”烨缜疑惑，试探道“皇上，日子是否紧了些？”

“那皇弟以为如何？”辽帝含笑问道。

“姑娘家身薄体弱，况且初到大辽尚还不能完全适应生活，依臣弟之见先给她们些时日适应环境，再办婚宴不迟。”烨缜回道。

“好，那便将婚宴推迟两月。”辽帝朗声。

第三五章

第三十五章

如果天上没有月亮，夜晚将是无尽的黑暗。那一丝云像轻挽的纱幔，随风飘逐，月影如钩，倒挂池中，风儿拂过，池水泛起点点涟

漪，这是已过萧王妃的园子。这园子很大，因许久无人搭理，已经杂草丛生过膝之高。

“老国仗将唯一的血脉交付，我却未能照料好她。”耶律烨缜负手而立，平静的言语渐渐融入黑夜。

“主子已经很久没来过这园子了。”库木库术应声，当年储王之争烨缜尚还年幼，若非老国仗爷力挺恐怕难保周全。他无大到难以决断之时，轻易不会来这里的。

“……”原来皇帝早就知道傅雨桐，却要将她嫁给耶律佐宗，这让烨缜不得不应允娶了雨桐。

“只怨库术无能，无法替主分忧，若非一时心软……”库术悔道“今日也不会让主子这般为难……”

“为难？你是说娶傅雨桐吗？”烨缜转身，笑道“不为难，如果皇帝想收我的权，我不能不给，如果皇帝想要我的命，我也不能逃……”

“主子。”库木库术一惊，道“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毕竟烨缜刚立军功彪炳赫赫，皇帝想除掉也非轻而易举之事。

“库术，你伴我学文习武，一路走来最清楚……”他的功绩是打来的，不是祖上传下的。他对视库木库术，笑问道“燕云十六个州郡，朔、应、蔚、顺、檀、涿、易、蓟八个州县剿获的粮草，你可上缴了？恐怕一大半都还没有……”

“您是说……”库术迟疑道“皇上要同您算这细账了？”说是细账，正因这是常见之事。领兵打仗哪个将军不是如此，也非烨缜一人，将帅留点私藏那是不成文的规矩。

“是，他之前没说，可现在想要了。”他双眸如夜，精湛黑亮，看着库术，扬唇笑问道“你说本王给是不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主子……”库木库术心底不禁一颤，道“库木库术虽是不才，但也绝非无胆鼠辈，更不会做出背叛主子不衷不义之事。此刻，天地为鉴，人神为证，我库木库术便在这荒草丛旁洒血立誓。”他面向皓月，单膝而跪，从容对天，当空指道“契丹遥里部撒里必石烈人，库木库

术。愿此昏暗的天地之间立下毒誓‘把我的衷心献给我的主子耶律烨缜，今生今世永不背叛，尊敬他、信任他、用我的生命保护他，用我的鲜血忠于他’若违此誓言天理难容，粉身碎骨，惨死在我今日撒血之地。”说罢，他便扯开衣襟，执起匕首利落的在胸口霍开一刀，鲜血顿时顺着刀痕渗出，染红了胸前的衣裳。库术拿着短刀的手向丛间一甩，一颗颗血珠像融了的红蜡般洒落四下。

“本王信你又何必如此。”耶律烨缜轻叹，眸光突然一沉，冷道“谁？”

“……”女子莲足轻迈，娓娓走进。月光下烨缜方才看清，笑道“是你，你来了多久了？”

库木库术一见来人便辞退烨缜，园中只留下二人。

“不久。”她眼中有一抹光。

“可曾听到了？”他一直噙着笑。

“没有。”雨桐摇了摇头。

“那可曾看到了？”烨缜又问。

“也没有。”

“莫非你耳目失聪，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耶律烨缜不以为意，一掀衣摆在石凳上坐下。

“我只见一个奴才，向他主子表忠心。”傅雨桐素面白净，对视烨缜。

耶律烨缜闻之大笑，道“你我二人自今往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她听不明白，秀眉蹙起。

“我有话同你说。”耶律烨缜起身，道“陪我走走。”

第三六章

第三十六章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傅雨桐默默跟在烨缜身旁，她不忌不避，轻轻笑问“跟我说你对辽主的忠心吗？”

“辽主？你应该叫他皇上。”耶律烨缜纠正，转身看向雨桐，道“我的忠心只属于大辽。你的呢？会属于我吗？”

“我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她避开他探寻的目光，微微垂下眼帘。

“说的好，你没什么是属于自己的。”耶律烨缜附和，道“那你不想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吗？找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她默念。

“对，是你自己的。”他执起她双手，将她拉近身前，轻声说道“你现在只是我的爱妾，你应该知道但凡姬妾只是凭主子喜欢，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有朝一日年老色衰，她将失去一切宠爱无依无靠……”

“你到底想说什么？”她秀眉一蹙，冷着声，毫不客气的顶撞回去，道“要提醒我是在你的恩典下残喘而依吗？不用你说，这点我很清楚。”

“……”耶律烨缜无声，注视着雨桐，幽深的黑眸像一池深水。他抬手轻轻揽上她腰身，倾首温柔的吻落“嫁给我，做我的王妃好吗？”

“……”这远比那如蝶落般吻上的一吻来的震撼，她心里突如鼓擂，睁大了眼睛难以置信“我不配。”她脱口而道，也是事实。莫说辽国，以耶律烨缜此时之尊就算在大宋，那也是天般的恩典，难以匹配。

“你不愿意吗？”烨缜蹙眉，但声音依旧温和，道“这是皇上赐的婚，你不能拒绝。”

“……”她一时无语，只觉双颊火烧般的滚烫。曾有这么一刻，就一刻，她竟然以为他在向自己求爱，真是愚蠢至极，不知所谓，傅雨桐不禁气道“我是说你不配。”

“……”烨缜哑声，对她前后转变判若两人的反应一时摸不着头脑。片刻后，突然失笑，道“原来你并非不想嫁我，只是未料皇帝赐婚。你在羞恼自己，还是羞恼我？”

“……”雨桐螓首仰望对视烨缜，被他一语道破没有恼怒，这话反而让她异常平静。她在看他，第一次如此仔细。他的双眸深邃暗暗的蓝，那如雕深刻的隆廓英俊果决，在他眼中永远没有丝毫拖沓决绝不下。是啊，她在羞恼自己还是羞恼他？无论谁都不应该，那只是少女的梦，在国泰民安的太平年才应该有的梦。可她现在，国破家亡一无所有，依附在他强悍的权势下才能为生。她忽然明白，什么都不是她要争取的，她想要的也永远都不会得到。她眸光如水，仰头望他，轻声问道“你爱我吗？”

她就像山涧刚被雨水打过的花儿那般娇弱，那眼中的迷茫得不到一丝慰籍，在战火下没有温蕴她生长的土壤，没有安全，也不会快乐。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给她这些，除了他，除了他强劲的双臂可以守护，谁也办不到。

“……”他喉结轻轻的滑动，看着她。他曾毫不犹豫的摘下这朵花儿，没有怜惜没有呵护，但她竟然如此坚韧，奇迹般的生存下来在他面前绽放。她在向他寻求庇佑，那么赤裸裸的。耶律烨缜微微蹙眉，有丝不舍，探手将她揽进怀里“以后，以后我会的。”

他不喜欢承诺，也轻易不会承诺。而在这园子里，他竟然像两个不同的女人说出了一样的誓言。第一个他没能实现，也不会再有机会，那雨桐呢？

他的凶悍纵然可怕，但温柔却如针般尖锐刺痛了雨桐。她用一种惊讶的目光，瞪大眼睛看着他，珠唇略扬，抿嘴笑道“你是说以后会爱我？我可以把它当作你对一个战俘的承诺吗？”

烨缜胸口一震，心跳莫名的快了起来。他刚才以为她软化了，原来从来都不曾有过。她只会全身是刺，越长越多。他为自己的一厢情愿觉得有些可笑，无声的松开雨桐，倚身靠向树干，无奈道“如果你还觉得自己的待遇是个战俘，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我对战俘的一个玩笑。如果你可以抛开身份的执著，你可以把它当作我对妻子的一个保证。但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嫁给我，因为我已经说过要娶你，我的话是收不

回的。”他双眸漆黑，深深的望着她，探手轻轻抚上她面颊，一挑眉，笑道“听明白了吗我的新娘，你只有时间准备，没有时间考虑。”

第三七章

第三十七章

傅雨桐与北院大王婚期已定，辽帝又亲自宴请李尽忠，可他依旧感到背心阴凉坐立不安。因为耶律烨缜时至今日婚期将近，仍然未有丝毫要放李正义的迹象，他打算扣他到何时？他假降辽国原本是想烨缜加以重用，未了辽帝却对他青睐有佳。这无疑打乱了他与丞相的计划，看来耶律烨缜的肆无忌惮已非他们所想。纵然辽主宠信，但君臣之间理应还有天壤之别，可他看不出，辽国皇帝似乎事事都过要问烨缜，这种信任与依赖他如何从中分离，让二人产生分歧？又如何于中取利有助于大宋呢？

雨桐与玉燕均要嫁给辽人，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恐怕连根针都插不进，他曾多次前去烨缜府第拜见，连门都进不去，想来他也算雨桐半个父亲，即将是那男人的岳丈，他却将他拒之门外吃足了闭门羹。

李尽忠在自己的小院里来回踱步如坐针毡，突然恍然大悟。他不见他，莫非是不想他和雨桐有太多牵连？他拍案，明道“哦……”

“老爷……老爷……”奴人小声唤他，道“将军求见，已经到了……”

“啊？啊？”他神游太虚，回身正见纳昃勒就在门前有些尴尬。

“哈哈。”纳昃勒笑的豪爽，道“李大人这声哦，哦的可还明白……”

“取笑了取笑了。”李尽忠尴尬的笑了笑，道“将军请坐，何事来访？”

“不坐了。”他扬手止住，示意李尽忠也不必上茶，弄那套虚礼他们辽人不习惯。他边四下随意走走，边道“我受殿下之意请大人府上一聚。”纳昃勒一转身，笑道“李大人，殿下有令，请李大人速去，不必

更衣。殿下说傅姑娘对大人思念的紧，让你即刻动身。”他稍稍一凑身，轻道“不好耽搁啊……”

“哦……哦……我即刻就去，即刻就去。”他还没回过神，正掂量着烨缜话中轻重。对他自是无半分场面上的客套，就算上吊也要让人喘口气啊，不过似乎对雨桐令有一番宠溺，可他在窟口谷被俘时并没有察觉出来啊。

他连件外衣都没来得及穿，一路糊里糊涂的来到了耶律烨缜府第，未料竟是大开中门相待，李尽忠实在受宠若惊。这样彷徨渡日患得患失，日子不好过啊。

“李大人，请吧。”纳昃勒勾唇一笑，轻轻施礼，做了个请的手势。这些还都是其次，最让他意外的是耶律烨缜竟然就在门内相应。李尽忠见状急忙施礼，拱手尊道“下官李尽忠见过北院殿下。”

“李大人何须多礼。”烨缜客套，玩笑道“你我两家即将结亲，自此之后我还要尊称你一声姨夫了。”

“下官岂敢。”李尽忠只觉头皮发麻，这忽冷忽热的实在受不住，况且耶律烨缜也不像轻言说笑之人，他此番必定含沙射影，礼道“不知殿召下官前来有何吩咐？”

“吩咐？不敢当。”耶律烨缜大步走在前面，回身看了眼李尽忠，笑道“一家人叙叙家常，桐儿最近时常念到大人，我便差人请李大人过府一聚。”烨缜脚步一顿，探手轻轻按上李尽忠手臂，似乎有所指道“北方清冷，近日她身子不是很好，我不想让她太费神了，李大人可明白？”

“下官明白下官明白。”李尽忠连连应声，其实什么都不明白，不过似乎觉得耶律烨缜应该对雨桐有诸多隐瞒。

“姨夫……”雨桐一见李尽忠顿时含泪欺了上去，当真见到亲人了，真比亲人还要亲，这是她多番相求好不容易耶律烨缜才允了她婚前和李尽忠见上一面。

“桐儿。”李尽忠伸手还没碰着雨桐，便被耶律烨缜拍拍肩头，按下座去。他笑道“李大人若肯，日后过府你们自是长聚，开心的日子何必如此伤感……”

“……”李尽忠笑的有点牵强，点点头，不得不与雨桐隔桌而坐，耶律烨缜便阻在二人之间。

傅雨桐初见亲人万般喜悦，根本没察觉到这气氛细微的变化，关问道“姨夫近来身体可好？”她一顿，看了看烨缜，有丝犹豫，可还是不禁问道“辽人……可有为难姨夫……”

这话尴尬至极，李尽忠不知如何回她。耶律烨缜却忍俊不禁，越加发觉雨桐的天真不经世事，便笑道“看李大人自抵上京以来越发富态，显然辽人并未为难大人。”

“闲暇无事便有些发福，殿下见笑了。”李尽忠垂首苦笑。

“看来我们大辽这方水土养人啊。”耶律烨缜也笑，不过他自然是笑李尽忠这份尴尬。也不知雨桐是关心他，还是故意找他晦气。他一个战降的宋将，让他如何回复。

“表哥……他可还好？”雨桐迫不及待的一连串问题，真让李尽忠难以消受。他闻之心底一沉，脸色有丝微变。

第三八章

第三十八章

他闻之心底一沉，脸色有丝微变，良久后方回道“他也好，也壮了些。”可这话说的既吞吐又蹩脚，毕竟是他亲生儿子，难免骨肉相连。

耶律烨缜垂眸轻轻一笑，将话接了过去，道“你表哥自幽州时受了些外伤，至今一直在家将养，想必也康健很多了……”他转首面向李尽忠，道“李大人？”

“是是，好了很多……”李尽忠含蓄的笑了笑，显的有些拘谨。

雨桐刚想再问些贴己的话，便发觉烨缜在此十分不妥。她几次示意，耶律烨缜虽不情愿可最后仍留出片刻让二人独处。但李尽忠却十

分谨慎不敢多言，只是一直说着委屈雨桐她们了，之后便一再自责，丝毫不提李正义被关之事。

谈到深夜她才送走姨夫，总算有些安心，毕竟她知道他们都还活着且生活无忧，但自幼相处这份亲情纠扯的她辗转难眠。天刚蒙蒙亮便起身了，套了件薄衫独自一人徘徊在园子的走廊内。不远看到两个丫头蹲在丛旁剪菊瓣，她们声音不大的嘀咕着，可四处寂静雨桐听的十分真切。

“啊？真的假的，你别乱说。”一个小丫头惊讶的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殿下亲口说的，咱们这位新主子——”另一个丫头说着顿了顿，小声神秘道“已经嫁过人了。”

“我可没听谁说过。”小丫头猛的摇着头，认真道“不大可能吧，这不干净的身子怎么伺候咱殿下。”

“一准假不了，我一个远房表亲在主子帐下认佐领，他当时就在场。”那丫头马上反驳道“这事恐怕早就在军种传遍了。”

“对对对，咱也听说了，那个投降的大宋将军还是这位新主子的亲戚。”一个丫头一见闲话，不知从哪出来也钻了过去，说“听说殿下在北上途中遇伏，当时身边只带了八千多人就大破宋军十几万，打的他们屁滚尿流，那将军起初不降，咱殿下就对那将军说……”她说的投入，猛的站起身来，一边指手画脚，一边有模有样的学道“天佑我大辽，今日你逆天行事惨败于此有何服，父子皆是我的阶下囚，连新媳妇都已经是我的小妾了……”她话音未尽，噗哧一声，三人笑作一团。

“还不去干活，撕烂你们的嘴。”一个嬷嬷见三人越说越离谱，不禁赶了过来将几个丫头撵散了去。

“……”雨桐不语，扶手栏柱后，冷冷的看着她们。

那嬷嬷一转身便见雨桐藏在枞树旁，心下一沉，收敛了神色，连忙施了个礼也匆匆走了。

“姑娘。”这时服侍雨桐的丫头赶来，只是远远看见嬷嬷离去的背影。她拿着披风轻轻盖上雨桐肩头，细声道“殿下醒来不见姑娘，就命

奴婢来给姑娘送件披衣……”

“云儿，你去帮我暖水，我想沐浴，身子乏的很……”她十指纤纤，顺着朱漆的柱子抚下，转身对那女孩笑了笑。

王府内堂偏院，一大早的府里仆人都在忙，出出入入的这院子里也没两个人。虽然此时已是冬天，可园内仍旧花藤满墙淡淡的翠绿。

树荫下，一个小丫头神色凄惨，苦苦的哀求道“不要啊，小主子，饶了奴才吧。”

“你找死呀，小点声，给我盯紧了。”耶律璟珩凶巴巴的低斥，揪着小丫头摆在院子前门。

小丫头怯怕的摇着头，可也不敢挪动分毫。这若让殿下知道了，她几条命都不够死的呀。这位大宋来的美人殿下自是百依百顺，况且就要结亲做王妃了。如今小主子要偷看新主儿沐浴还让她放哨，当真是把她往死里逼啊。

反正耶律璟珩办这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就轻车熟路。这孩子叛逆，总觉得烨缜亏欠他亲生父王一份，跟耶律烨缜拧着赶已成家常便饭。他一想耶律烨缜大动肝火的模样便迫不及待的爬上墙头，他问准了雨桐这时会在房内沐浴，根本有备而来。可耶律璟珩还没待看清，身后便换来一声抽吸，道“小主子，您这是——”偷看殿下沐浴？大丫头怔怔的直愣神，正是烨缜的贴身侍婢。她可不知这池水原是给雨桐预备的，惊讶的张口结舌说不出话。

“……”雨桐挑眉，声色不露的看着少年爬墙的一幕，迟来一步，不然屋里的应该是她而非烨缜。她身后跟着两个丫头，对耶律璟珩的光荣历史也是略有耳闻，只是没想到他真的敢做。

“哎，呀——”璟珩咋见来人，一个没抓稳，摔的那叫着实。一滚身从地上爬起来，恶狠狠的瞪了眼畏缩在旁的小丫头，气道“你不是说她里面吗！”

他竟然还不知惭愧，冒天下之大不违。这时园里人也聚了起来，府内老管家听闻也连忙赶了过来。

“拿藤子来。”雨桐语出惊人，颇有点父债子偿的架势，抓到璟珩的短处还不穷追猛打。

“……”管家见状大惊，她毕竟还没过门呢。这是要给府里众人一个下马威？今日抓着璟珩拿他开刀了，可再怎么说她和耶律烨缜婚期将至，来日便是这家中的当家主母了。他左右为难，恭恭敬敬的轻声劝道“您多担待，小主子年纪轻，一时贪玩……”

“……”璟珩突然一个激灵，谁？谁这么多手，把藤子给她了！他见状惊脑，指着雨桐叫道“你敢打我——哎哟——”说时迟那是快，她可真打呀。

“你不该打吗！”傅雨桐举着藤子毫不手软，一下比一下重。

只看二人大动干戈，这，这可如何是好，老管家急的满头大汗，从那直抖儿手。两边都管不得，一个姑奶奶新宠得势，一个小主子殿下的心尖肉。

“你不想活啦。”璟珩放着狠话，捂着被抽痛的屁股，围着大树不停的绕圈子。居然连他都敢打？！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他逃命似的一步闪到浴房前，蹬门蹿了进去，嘴里海不停的哎哟着，嚷道“父王她打死王儿了——”他像猫儿般的欺了上去，一把揽住耶律烨缜的脖子，躲在他身后。

“……”烨缜还坐在水里没起身呢，满脸的惊愕，可来的偏偏是雨桐和璟珩，这厢也只能耐着性子问道“你们，你们这是……”

“父王，这妖精要打死儿子——”他现在叫的可亲了，扒着烨缜肩膀探出半个脑袋。

“你这是干什么。”烨缜有些不悦，不禁对雨桐责怪道“非到性命攸关，但凡事无大事。”言下之意便是只要不闹出人命，耶律璟珩闯的那点子祸压根儿就不算啥，更何况跟他动家法。

那小子唇角一扬，趴在烨缜身后显的有点得意。

雨桐一气之下扬藤挥去，却被烨缜举手捉住，璟珩早就一溜烟趁空逃脱。

“你放手。”她含怒，一把抽回藤条，跟着扔到烨缜身上，一转身也跑了。她这是为一早听见的如骨鲠在喉，借题发挥罢了。可烨缜不知，蹙眉非常不悦，从小到大还不曾有谁用东西丢他这般放肆，倒觉得她有点无理取闹。

他在回廊前捉住她，硬生生拖进屋去，随即关门，板脸沉声训道“你这是在帮我持家教子吗！”

“……”她甩开他的手，揉了揉有些酸疼的腕子，勾唇冷笑道“教子？你能有儿子吗？”正在气头说话难免有些歹毒，她一直以为他不能生养。

“儿子？璟珩不是？”烨缜蹙眉，一时未能反映，随后明白过来，越发觉得可笑，玩味道“你什么意思？我不能生子？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

“觉得很遗憾是吗。”她冷着声，偏要刺到他痛处，如果他能生她恐怕早就有孕了。

“哈哈。”烨缜闻之不禁摇头笑了笑“桐儿我真不知该拿你如何是好——”他说着，无声的欺近，一直将她逼到床柱旁。她身贴漆柱，已经无处可退。耶律烨缜探手，自她怀中取出玉瓶儿，垂首把玩着，轻佻的笑道“我怜惜你，怕你身受生养之苦，你却嘲我无子无后。”

自萧妃难产死后，他对女人怀孕多少有些恐惧，尤其是遇到喜欢的，萧妃一直是他最大的遗憾。所以他给雨桐这药，便说给她调养身子用的，她也不疑便日日服用。

“这种事没人愿意承认。”她只当他放不下脸面，困兽之斗。

“或许我们应该确认一下这个问题。”他双眸漆黑，眼中有一丝邪妄，一手轻轻掐住她脸颊，吻上那娇柔的双唇。

第三九章

第三十九章

聪明的男人是决计不会同女人讲道理的，因为她们总有自己的理由。

烨缜抿嘴噙笑，见雨桐那幅理直气壮言辞凿凿的模样，好像还真有一番道理可寻，被她发现了这天大的秘密。他没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没收了她的玉瓶，挑起她尖细的小下巴，笑道“我会很愿意给你一个惊喜。”

她冷笑，实际不明所以。什么惊喜不惊喜她才不希罕，她讨厌这里所有的人。只要有她在这里谁也别想得以安生，首当其冲自然是烨缜的心头肉耶律璟珩。

立日午后，璟珩被烨缜训斥了一顿，好不容易一个人躲在园子里用功读书，傅雨桐老远瞧见便找了过去。

“哟，看书呢。”她一开口就带着嘲讽之意。

璟珩见她一惊，随即弹了起来。她奶奶的，那几藤子抽的他屁股到现在还一阵阵的犯疼呢，立马戒备道“你要干嘛？”

雨桐笑了笑，走进亭子在他对面坐下，兰指轻交放在膝头，得势道“我来看看你呀，昨个儿手下有点重，也不知打坏哪没？”她叹了口气，怨道“我就要嫁给你父王了，以后也算你半个娘亲了，若我管的严苛些你可别怨我，你父王在外南征北讨，这家总要找人帮他看着……”

“呸你个亲娘，我这还没人管的到。”耶律璟珩越想越气，本来性子就野，跟她干起嘴架来了。

他开口骂人，雨桐顿时觉得吃亏了，脸色一沉，跟着摆出幅后妈的架势，阴森森的冷笑道“天天竟干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连姑娘嫁洗个澡你都要偷看，我瞧着你年纪也不小了，不如让你父王给你讨个老婆，免得日后传出去丢了王府的脸。”

璟珩一听便急了，她管的卫冕也太宽了，不禁反驳道“小爷儿我就是喜欢看，还没碰过那脏东西，明个儿就去看你光屁股怎么样个丑八怪。”

“你这个小混帐。”雨桐不由得咒骂，这口让他噎的脸上火烧烧的发着烫。那小子又痞又野真是块难管的料，说完转身就跑出十几米，眼看雨桐追不上，顺手拔了棵破草叼在嘴里，转身对她笑道“你光身子

给我都不看，跟咱府里剥了皮的老山羊一个样。”他一边跑一边笑道“哈哈，丑八怪你追呀，追上再让你打藤子。”

她绕着亭子追了他几个圈，刚停下喘口气，那小子一溜烟就没了。她扶在柱旁，目光阴郁的要命，好找不找偏去招惹他，便宜没讨到反倒吃大亏。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男人一笑，不远处走了过来，他悄悄在旁已经看了好一会儿了。

傅雨桐一转身，只见一位翩翩公子朝她走来。男人体形硕长精健，一身银雪色貂毛外翻，领间滚着金秀。她差点就没认出来，原来正是耶律佐臣。佐臣轻轻笑道“看来你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府中众人也相处融洽，乐此不彼，恐怕连老朋友也一早抛之脑后了。”

“你是说你？”她冷笑，扫了他一眼，不知老朋友何指。

“你我不算朋友。”他摇了摇头，显然有些失望。那傅雨桐就更不明白了，问道“你到底想说谁？”

耶律佐臣不语，自怀中掏出一块玉佩晃在雨桐眼前，挑眉笑道“听闻傅姑娘在南朝已有婚约，如今另嫁他人，你那久未谋面的未婚夫婿难道连老朋友都不算了？”

这鸾凤和鸣的白玉她和李正义一人一件以示盟约之用，如今怎么会在耶律佐臣手上？雨桐心底一急，不假思索伸手便去拿。

“哎，傅姑娘，抢不得。”佐臣撤手收回玉佩，轻轻笑道“看来你还没忘了，只是可叹姑娘在这雍容富贵，而这玉的主人……”

“他怎么样了？”雨桐急切。

“他深受牢狱之苦。”佐臣感叹。

“我为什么要信你？”傅雨桐警惕。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傅姑娘既然不信小王，何不亲自前去一辩真伪？”耶律佐臣噙笑，双眸暗蓝，目光隐隐的打量雨桐。

“据我所之表哥此时应在府中养伤，你却说他身陷牢狱……”她眸光清冷对视佐臣，厉色问道“你的意思是耶律烨缜骗我，表哥至今仍在

牢中？”

“姑娘一去便知，自己问个明白，你谁都不信，总该相信李小将军吧。”佐臣回，道“三日之后，我在府中后门备好车马，亲自护送姑娘一探究竟。”他交待完便走了，不想多做停留。

雨桐一人呆在园子里捉摸了半天，半信半疑，不禁唤来丫头，问道“云儿，他现在人在何处？”

“姑娘是说殿下吗？陪婕和姑娘练骑射去了，晌午前走的现在恐怕还没回来呢。”云儿答道。

“婕和？”她怎么没听说过。

“她是突厥汗王献给殿下的礼物，阿尔泰山脚下最闪耀的一颗明珠，叫婕和古，姑娘才来府中没些日子可能不知道她。”云儿笑了笑。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明珠！”傅雨桐咬牙默默恨道，看来他的奇珍异宝还真不少。刚走出园子，正巧看到烨缜同个年轻姑娘一起回来。

“您瞧，就是她了。”云儿指了指。

“别出声。”雨桐轻道，拉着云儿匆匆去了。这两日心里都为李正义的事忐忑不安，还好烨缜另有它忙也没怎么察觉。

第三日一早，趁烨缜上朝便悄悄的溜去后门。耶律佐臣果真守信已在此等候，一见雨桐笑道“傅姑娘这两日可曾安睡？”

“你要快些，我不知他何时回来。”她是悄悄溜出来的。

“不急，姑娘今日有的是时间。”他神秘的笑了笑。

雨桐没在说什么，一路上到也顺畅，马车行使了一段时间，看样子是到了。耶律佐臣下马为雨桐挑开车帘，将她搀扶了下来，随即递去一盒食篮到她面前，道“这是北院的牢房照理我不应过问，所以就送姑娘到此，里面已经打点妥当，姑娘只管进去探望即可。”

“……”雨桐不语，接过食篮，抬头仰望。

这里看来有些荒凉，凄凄寒风吹起，纷纷枯叶凋零。风赶着落叶远远的飘去一方，带着泥土的气息，不知漂泊哪里，也不知何时停驻。

前方圈出顷亩牢地，黄土滚着沙又干又冷，仗高的牢门前仅深深刻着一个血淋淋的狱字。

吱——

一声，细细长长的，有人帮她打开铁门。

只见沉重的牢门摩擦着潮湿的墙壁缓缓推开，地牢里昏暗呛恶的湿气一股股扑面迎来，小灯盏闪烁着点点萤火般的光亮，照明了幽深狭长的通道。此时这里空荡荡的沉寂，只有嘀嘀嗒嗒的水声不知从何而来。

傅雨桐提着食篮的手轻轻颤抖，脚步停留在漆暗的牢房前，双脚如注了铅般，沉甸甸的迈不开一步。她不相信，真的难以置信，李正义至今仍在牢中？脚下塌落的阶梯又硬又冷还有点滑，拌着细细的冰碴，就像座无人料理久弃的墓穴，阴阴冷冷的不带半点生气。

她看到——

男人蜷缩的身体，残破的衣衫满是干涸的血迹，埋首倚靠，轻轻依偎着冰冷的石墙。静静的无声，让人似乎感觉不到他还活着，还在呼吸，还有温度。

她哽咽了——

眼眶一湿，一把抓住栅栏“表哥——”

他一头黑发散乱，深埋的额首看不到眉眼，没有丝毫动作。

“表哥……”雨桐满心的痛，深深的恨，突来的仇恨如刺骨中。曾经那意气风发英姿飒飒的少年将军，她不敢想象此刻竟然被辽人折磨至此。

男人似睡梦中醒来般，缓缓抬首，混浊的眼底隐约的迷茫。

“表哥。”雨桐轻泣，一把推门而入“是谁，他们为什么这么对你。”

“……”他想开口，可能是太久没有说话，太久未曾食水，竟然连出声都变得那么艰难。

“桐儿，我是桐儿，你的桐儿。”她跪靠着他，仰起的小脸，豆大的泪珠滚滚滑落眼畔。

“别哭了。”他闪烁的双眸，艰难的抬手，腕间沉重的镣铐叮叮当当的声响，指尖轻轻抚过她泪湿的脸颊。

“……”雨桐扣握上他的手，那腕间反反复复磨出的伤痕渗着血红。

“表哥。”她默默念着，心中凄苦翻涌，猛然抬首，无法自控道“我救你出去，我让他放你出去，现在就去——”

她霍的起身，却被男人阻拦。

李正义不语，仅是摇首。或许这样的禁押已经让他没有说话的力气，或许他稍有动摇便会妥协了。

“他如果会放我一早便已出去了，别去做傻事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他连禽兽都不如。”她欺在李正义身上不禁轻泣，恨道“我们要报仇，有朝一日一定会夺回云蓟雪洗前耻——”

他仅是牵强的笑了笑。

她默默的垂落眼帘，缓缓跪靠下身，扬手，轻轻撕扯着裙摆白纱。嘶嘶的声响回旋在空旷的地牢，久久徘徊耳际。

她一时间好安静，微微敛起的双眸，纤弱的体态，白皙细腻的肌肤如似羊脂。映着斑斑烛火，整个人好像黑暗中一缕清凉，那么虚幻，那么缥缈。垂首专注着李正义腕间伤痕，执起一条条白纱，细致的包裹住那粗糙的铁镣。

“……”李正义望着她喉间难言的酸涩，她曾是他的未婚妻子，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真的很喜欢她，可却没有能力保护她。她是多么细心体贴，似水的温柔。但这一切美好均已落入敌人掌中，那些凶残的辽人懂得怜惜，珍视她的娇柔吗？他再也没有资格要求，只愿她好好照顾自己，逆境中顽强的生存。

“桐儿。”

雨桐仰首望他——

“你走吧。”他侧过脸去。

“表哥？”她莫名的刺痛。

“你要学会保护自己。”李正义突然厉声，一把拉起雨桐，也不从哪来的力气，拖她直到牢门前，拍道“有人吗，来人啊，送她出去——”

“不要啊表哥——”她哭的像个孩子，良久还停在狱外敲着石门。

“傅姑娘。”耶律佐臣最终走了过来，伸手轻轻揽上了她肩头。

她靠在他怀中不停的哭，心里难受极了“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

“实则皇上有意开恩特赦，只是——”他犹豫道“只是北院大王这关并不好过。”

“我要救他出来。”她仰头望他异常坚定。

“我会帮姑娘。”

耶律佐臣一路好性子安抚雨桐，天都黑了才将她送回府中。耶律烨缜却至今还没回来，在宫内辽帝为了些琐碎的小事竟一直拖着烨缜不让走。

傅雨桐从后门入府，穿过那废弃已久的旧园子，却不经意发现了难得的一幕。

只见园内枞树后两个人影鬼鬼祟祟。

“我怕瞒不住了。”女人轻声哀道“如果让人知道，殿下决对不会放过我们……”她悲悲切切的倚向男人怀中。

“我带你走吧婕和古，那男人明日大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的。”男子紧紧搂着那姑娘，他们原本是阿尔泰山脚下的一对恋人，一对自由翱翔的鹫鸟，是天神拆散了他们，是突厥汗王拆散了他们，是耶律烨缜抢占了他美好的婕和古。

“我们能走到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婕和古轻轻退出男人怀中。

“我们不能留在大辽，也不能再回阿尔泰山了，天下之大总有我们容身之处。”他费尽心机才在府中混了个差事，为的就是等待时机带走他的爱人。

“呵——”傅雨桐远远的一声冷笑，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什么，可瞎子也能明白二人在此幽会。

一双佳人受惊，婕和古急忙遣走男人迎了过来，她还抱着一丝侥幸，希望她什么都没看到。

“没想到北院大王府内也会见到这种场面。”傅雨桐打量着婕和古，曾经匆匆见过一面。她一身装束略带异国风情，看来耶律烨缜对她也是宠爱有佳如此纵容。

那女子虽未见过雨桐，却认得她胸前的青铜坠子。这是殿下的勇气和胆量，是女人不能轻易触碰的，如今却带在雨桐身上，可想而知她便是殿下即将迎娶的新娘。婕和古脸色骤变，急忙辩道“姑娘恐怕你误会了。”

“是吗？我误会了？四下无人月黑风高，莫非我刚才看见的不是男人，是个鬼不成？”她讥讽，一定要指出她爬墙的事实。

“姑娘也说四下无人月黑风高了，或许真的看错了——”婕和古说的声轻，可已经隐隐的露出股杀机。她不能冒这个险，为了她的爱人，为了腹中的小生命。

“这些你去跟殿下说吧，看他会不会信。”雨桐转身欲走，这答案无疑更加刺激了婕和古的决心，她是草原上的儿女，雨桐不是她的对手。

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人寻来“姑娘。”

云儿乍见婕和古福身行了个礼，便对雨桐道“姑娘殿下正在四处找您，您怎么跑这来了。”

雨桐回身看了看女人，又笑了笑，对云儿道“那就走吧，去见殿下。”

实际她也只是想刺激一下耶律烨缜让他颜面扫地，一时顾不得其他所以才屡屡出言相激。未料主仆两刚走出园子没多久，只听里面扑通一声，婕和古竟然跳潭自尽了。

冷冬潭水刺骨，人一跳进去就没影儿了，等二人又折返回去，只见岸边一只花鞋。

“啊——”云儿大惊，随即扯着嗓子嚷嚷开来“不好了，不好了，婕和姑娘投潭了——”

雨桐见状僵愣愣的呆在那，直到众人赶到将婕和古打捞上来。

“她为何投潭？”耶律烨缜一把抓住雨桐手臂，唤起她注意。

“她，她——”她也受了惊，是她逼死她的。

“她怎么了？”烨缜显然也有点急，这府中好好的怎么会有人无缘无故投潭自尽。

“殿下，这姑娘已经断气了——”这人都没来得及往屋里抬，医者看了看烨缜脸色，不敢有所隐瞒，小心道“而且，而且她，她还有身孕……”

耶律烨缜听后脸色都变了，一把掐住雨桐手腕，急道“你快说，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他扯的她生疼，顶撞道“她夜半私会被我撞到……”话说至此已经不需多言。

“那男人是谁？”他冷冷的盯的她背心发凉。

“我没看到。”

“胡扯！”烨缜低斥一声。

“怎么你心疼？你没听到他说她有孩子了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发狠道“免得你白帮人家养儿子。”

“……”男人不语，黑漆漆的眸光像束芒剑，丝毫不亚于此时的夜空，手骨已经攥的声声作响。

第四一章

第四十一章

“因为她有了孩子——所以你要置她死地吗？”耶律烨缜痛心，声音嘶哑又沉又重，甸甸的压的人透不过气。他紧蹙的双眉间一股难以掩饰的痛恨嫌恶，一把抓住雨桐，拖着她随意寻了间亮灯的屋子，蹬开房门用力将她甩了进去。

“你知道我一直纵容你，所以你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他压抑着一种说不出的悲愤，恨道“你要杀克尔吉代，因为他侵犯过你，你要嫁祸萧古尔泰，因为他鞭责过你——”他说着，不禁动容道“你诬陷大贺，恶行垒垒，我却一一帮你遮掩下来——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然后呢？下一个是谁？该是我了吗？你的心是石头生铁做的吗？”

“那是你欠我的，那是你们辽人欠我的。”她美眸怒视，扬声对道“你心痛吗，你也会心痛？你也该尝尝心痛的滋味——”

他几乎压抑不住颤抖的双手，黑漆漆的眼眸泛起红丝，扬手一拳挥了过去，像打个男人一样打在雨桐脸上。

傅雨桐不禁，跌在床边。她双眸如剑，猛的仰首对上他目光。

他黑眸浑浊，深深的见不到底，冷冷的对视她，道“明天你就是王妃了，这足够了，今后我不再欠你的，大辽更不会欠你的。但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会有了。”

“王妃？新娘？我原本要是表哥的新娘，却被辽人像捉兔子一样捉了回去——”雨桐自嘲，那丝笑像带着千娇百媚，略显吃力的撑起身子，眼尾隐隐的一片郁青。他刚才打了她，很用力。她不觉得疼，只是觉得头有点懵幢，冷笑道“这就是你对我的恩典？大辽给我的补偿？”

他静了下来，她伤透了他的心，如此辜负他一番眷怜。

耶律烨缜轻轻勾唇笑了笑“你错了傅雨桐，大辽从来不亏欠你什么——”他渐渐欺近，倾身凑了过去，嚣张道“这也确实是我赏你的恩典，若非这份恩典你早就没命活到今日。”

他眼底有丝乖戾，探手轻轻扣上她颈项，怜惜道“你一定要跟我翻脸，将来面对的会比死更难耐，桐儿，你怎么如此沉不住气……”

他掐着她脖子的手越收越紧，她都喘不过气来了。他扣着她颈项，突然一把拖上桌案。

“嗯……”雨桐难以敌对，只能随着他的蛮力仰翻上桌，身子碰倒了烛台，燃起了她一束发，也点燃了桌角的台布。空气中隐约着一股焦灼的烧焦味，烨缜没理会，只是冷冷的看着她渐见惊恐的双眸，似乎又回到了幽州破城一刻他捕获她的那时。

她心跳渐快，看着他眼底渐现的阴戾，那束垂落的丝发嗤嗤的往上烧，像点燃的火信子。她感觉身下有点热，或许是火烤着的缘故。可烨缜依旧冷冷的看着她，越加显的如野兽般嗜血。

雨桐不耐，虽然躲不开身，却不禁打翻茶壶，火势渐渐熄了。

耶律烨缜扬了扬唇角，唇边挂着一丝淡淡的笑。他目光越加深炬，挑脸狠道“你怕了？我要你生便生，死便死。要你是人便是人，要你是畜则是畜。”他说着，一把扯开她衣领。

她肤若羊脂，隐约在暗淡的灯火下。

屋内烛光轻轻的闪烁着，房外久侯的府中下人无一敢擅自离去。他们只闻房内杯洒烛翻，一双黑影在纸窗上印的更大。

他俯首吻她，故意弄疼她。可傅雨桐这时却出奇的冷静，全身上下只有一股子狠劲儿，好像一定要发泄出来。她猛的拔钗，对准他眼睛刺了过去。

烨缜大怒，搪手挡下，一把夺过雨桐发钗，当一声掇入桌案很深。

雨桐一惊，钗就锭在她脸侧。她只觉耳上一阵火烧，再也挪不动半分，因为钗就镶在她的耳环上，心下顿时有点怕了。倘若他真的刺了下去也罢，却偏偏嵌着耳饰上的环，扯动不得丝毫。

他盯着她残虐的笑了笑，双手撑在她身旁的桌面上。

“喜欢吗？”他俯首轻轻的吻她，解开雨桐一头长发。

她心惊，仅是稍微侧侧脸耳上就一阵撕痛，动也不能动，只能僵僵的怔在那，身子不禁有点颤抖。

“看来你更喜欢我这样对你。”烨缜懒洋洋的撑起身子，微微眯起眼睛挑视雨桐，眼底带着一丝轻佻，道“如果你想要更刺激一点可以喊救命，或者大骂辽人以示贞节不屈，怎么样？”

“说。”他突然对着她一吼，惊的她一颤。

“我让你叫救命。”他阴冷冷的看着她，故意为难她。雨桐只觉得鼻子酸涩，眼底有些湿了。但那钗镶在她右耳环上，侵入桌案寸于深怎么也拔不出。她心急，眼眶一热终于哭了出来。

“混蛋——”

“狗贼——”

“畜牲——”

任她如何悲戚，即便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应她。

葛鲁守在房外听的脸色都白了，这毕竟不是寻常百姓小夫妻吵闹，传了出去实在不好。他身为府中总管，又看着耶律烨缜长大，服侍至今都未曾见过他这般怒形于色。但也不敢冒然劝见，急忙转身对下面小声交待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个儿的事儿回去后谁也不准嚼舌根，包括婕和古姑娘投潭，谁要说出去半个字儿扒了谁的皮。”

“我要杀了你，我一定会的——”她眼畔湿润含着泪，双手又捶又打，可就是不敢动，侧着脸颊迁就耳上的刺痛。

“你不是在和我作对，你知道你不屑不耻的是什么？是辽人对你的尊敬——”他略显凶蛮，一把扯开雨桐纱裙，捉住她双手绑了起来。

她一串串落着泪，晶莹的泪水沾湿了衣发。声声惊心如泣，让她呼吸显得有些急促。

烨缜俯视她，沉沉的喘息，一缕缕红痕部满肩背。他赤膊着上身，肤若金绒淡淡的光泽，胸口苍狼凶悍，不断的起伏着，难言的痛恨道“我真想杀了你，但我到现在都下不去手——”

“我一定可以，我一定会毫不犹豫杀了你！”她怨恨，被束的双手抵在他身前。

他手握生死乾坤，可一封万里江河为礼，却独独无法改变她，也无法再忽略胸口传来的阵阵隐痛。爱恨难了，前尘往事如何一笔勾销？他知道她受了很大委屈，可谁又能告诉他该怎么做，要如何化解辽宋此仇不共戴天，如何忘记幽蓟沦陷一刻惨烈。

既然抹不去，就让他血淋淋的摆在那里罢了。

她扬声尖叫，其实他并没有真正伤到她，但她不甘忍受这般屈辱，像凌迟一样毫无尊严。

两人深深纠缠的身影，能否让他们将一切忘记片刻？

她就要成为他的新娘了——

“殿下，您这装可真漂亮。”几个女婢蹑手蹑脚的帮烨缜换着装。

他却眸光深寂，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紧聚的目光，深锁的眉峰。

这衣裳当然漂亮，辽国北院大王的喜服又怎会不是千针万线堆砌，金络碧玉镶嵌。只见那黑漆漆的锦缎如光，金红嵌边，神兽暗纹，领装高束，触上手比丝儿还要滑。

女婢正欲帮他套上。

烨缜不语，一把夺过喜装，紧紧的握在手中——

王府红灯高燃，门前浮狮结彩，到处沉浸着一片着喜气洋洋，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他们一直在等着这天。今夜京都尤其热闹，北院殿下新婚，以示帝恩福泽尤胜似海与民同乐。灶房前晚便准备好了几十篓烤包子，从一早就开始在府前派发，至今门外还排着黑压压的人群。

一梳金，二梳银，早生贵子一大群。

前梳七，后梳八，再梳白发齐眉福寿连绵。

“哟——我说新娘子，这怎么好呀。”喜娘梳着梳着，但见雨桐悄然泪下不禁惊道。

她起身，静夜如洗，一轮皓月当空高挂。

新房内红烛燃烧着芯子嗞嗞作响，火蜡滴落烛台，烛火轻晃，满屋琳琅升辉。那嫁衣阴阴艳红似火，凤冠精巧珠玉碧缀。她微微垂下螓首，这一夜耶律烨缜都没有来。

他自洞房花烛那晚再也没来见过雨桐，但她却过的很好。这对他们或许都是好的，无法改变的也不需去面对。

第四二章

第四十二章

一眨眼过了个把月，深冬天越加显得寒冷，房外零零星星的小雪飘了一整夜。

“新主子。”云儿推门而进，小手小脸冻的有些泛红，托着个金盘，对雨桐喜道“殿下刚才吩咐，让把这两件雪貂皮裘给您送来，说现在天气寒了，要您小心身子呢——”虽然自二人成亲后烨缜一直未曾现身，但言词间对雨桐难掩的关心，所以她知道主子还是在意新主儿的。

傅雨桐长发乌顺，松松散散的滑落肩头，都快晌午了她还没起身呢，这些日只觉得虚乏的很，不愿走动。闻声懒洋洋的抬眼扫过裘袄，那茸茸的银貂皮质上好，光滑雪亮，一眼便认出来是窟口谷时花了数日捕来的那对貂子。她捧起手炉，轻道“你拿去吧，赏你了……”

“新主子——”云儿一惊，随即跪地怯道“云儿不敢，这是殿下送给王妃的，云儿万万收不得——”

雨桐见状转念笑了笑，起身将她搀了起来，贴心道“云儿，我觉得近日身子不太舒服，想寻个大夫过来瞧瞧……”

“云儿这就告诉殿下。”

“哎。”她轻唤，扯住姑娘衣袖，笑道“我就是不想人知道，你去府外找个大夫，带他后门进来……”

云儿不解。

雨桐轻轻拧了她一下，嗔笑道“还不快去。”

她的责任就是听新主子吩咐，伺候好王妃，加之主仆两平日也算亲近，便没再多疑，依照吩咐去办了。

屋内烧着檀香，轻烟袅袅升起，上好的松木门窗上雕刻着花棱，一看就知道是个大户人家，但大夫是从后门进来的万万也想不到这是王府，只当是哪家大户的千金或是妻房太太。

房内也无他人，雨桐只是不想事事都经烨缜之手，何况她总觉得近日身体有些变化，心里起疑但也并不确定，不过吃颗定心丸罢了。

那大夫隔着纱帘给雨桐诊脉，也看不见她相貌，只觉得一手按去流利，脉象滑如走珠，乃健康气血充实之表，随即喜道“恭喜夫人，这是喜脉，夫人有喜了。”

“什么！”雨桐一把掀开纱幔。

那大夫四五十岁的年纪，乍见雨桐一惊，她竟然还梳着姑娘的发式，心中只道这家小姐珠胎暗结，想必不愿声张，不然这高门阔府怎会找他这样的江湖郎中。他清清喉咙，道“确实喜脉无误，而且已经两三个月了，待小人开几贴安神补血的方子——”他见雨桐冷冷的，面无半分喜色，便将话停了下来，试探道“姑娘，是否不愿要这胎儿……”

她也不说话，似乎还有点不太能接受，因为他一直认为烨缜不能生养，真是邪了，她就是觉得身子不适，找个大夫瞧瞧买份心安，岂料就这么巧?

良久，方才阴郁道“是呀——”

“咳咳……”那大夫掸了掸嗓子，刚想再叮嘱两句害怕砸了招牌，却被雨桐阻道“这有一百新银锭，让婢女随你去将药取来。”

大夫乍见这白花花的银子眼都直了，急忙连连道是。这生意又没回头客，堕次胎竟然能赚一百两，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碰见第二次，还不人主家说什么他应什么。这秘密他连他亲爹都不会告诉，何况是个小丫环。

云儿只当是些补身子的药，煎好了就给雨桐送了过去，回来时正遇烨缜，福身礼道“殿下万安。”

“嗯—”他应了声，询问道“你主子收到皮裘了？”

“收了。”

“天气冷了，伺候着多精点心，有什么不适就去跟总管请个大夫过来瞧瞧。”他知道雨桐近日总是足不出户。

“适才新主子已经请过郎中来瞧了，大夫说就是有点气闷体虚，没什么大碍。”云儿据实已答，不敢隐瞒。

“——”她病了？烨缜上心，不禁想过去看看，可自婚后两人一直未曾再见，他对那晚的暴行有些后悔，没敢再去瞧她。但听闻雨桐病了，正好借此机会缓和一下二人关系。他在园子外踌躇了好一会儿，雪都盖了满肩，才决定进去。

厢房内，雨桐勉强咽下汤药，碗还没放手，门就被推开了。她突见烨缜心惊，以为他是来捉赃的，一个失神手中汤碗滚到桌上。

“听说你身子不适——”耶律烨缜进房将门掩上，反身看了一个非常不该的动作，就是雨桐捡起小碗藏在身后。

“藏的什么？”他挑眉笑问，实际早就看见了。

她异常戒备，冷着声道“你怎么来了——”说话间，腹内突然传来一番绞痛，几乎难忍，届时靠上桌边，脸色都白了。

“桐儿——”他上前扶她，可这药碗刚接过手就察觉不对，厉色道“你喝的什么！”

呼—呼，她一把揪住他衣领，显然疼的已经不行了，在他怀中辗转，哪里还回的了话。

“来人。”耶律烨缜抱着雨桐，蹲在桌旁将就着她，扬声唤道“快去叫御医。”

老御医眉头深锁，这脉诊的细，王妃之尊他不敢怠慢，时不时开张方子让药童去煎。耶律烨缜在外间踱步，轻易没敢上前捣扰，一直到太阳夕落过了晚饭许久，房内炉火燃燃满屋的药味儿。

呼——，老御医擦了擦满头大汗，方才起身行至外间。

“王妃怎样？”烨缜急忙上前询问。

“——”御医犹豫了片刻，垂首礼道“请恕下官直言。”

“说。”他脸色铁青。

老大夫上前一步，凑近烨缜，小声道“依脉象看来——”他顿了顿，不禁又压低了声音“王妃是用药所致……”

“——”烨缜闻言有些恼怒，这他当然知道。他足足在这耗了一晚上就看出点这个来？废物！

“殿下息怒。”御医见状又道“王妃是喜脉——”

“你是说她堕胎？”他眸光深邃，看不出喜怒，问道“胎儿可曾保住？”

“殿下放心，下官适才用了药，幸好求医及时，王妃与腹中胎儿均无大碍。”他垂首恭敬，中间繁复危机的过程也没敢说，总之孩子和他娘都救回来了。

“——”耶律烨缜听后挥了挥手，将人遣退。

房内就剩他一人和床上熟睡的雨桐，他在床边坐下等她醒来，直到深夜，身后才传出细微的动静。烨缜背对雨桐，无奈道“你醒了。”

“我口渴。”她有些虚弱的撑起身子，不过他没给她送水。她有些明白，也想起之前的事了，勉强笑了笑，道“孩子没了？”

“让你失望了！”烨缜转身盯着她。

“……”她本以为自己会失望，可非但没有，反而觉得松了口气。又笑了笑，吃力的起身便要下床。

“你又想干什么。”他将她拦住。

“我说过我口渴。”她仰脸望他。

他还是没给她水，因为他真的很生气，也不放她下床，独自守在床边，心下不禁有些恨，道“你就一定要跟我过不去？搞到府中鸡飞狗跳永无宁日？”他说着动容不由得转身，对视道“这孩子也是你的，你就如此狠心，生死不顾一定要打掉他？我若晚来半步你们两个都没命了——”

“那我便将他生下，全当还你一个。”她是指婕和古投潭一事，那孩子没准真有可能是他的。

“你——”

第四三章

第四十四章

风舞狂沙，血溅夕阳，战鼓震天的敲响。

梦回故乡，泪洒月光，别笑我痴狂——

这个冬季似乎特别的冷，一早风雪漫天便盖川封山了。雪花如絮扬扬洒下，整个府第银装素裹一片茫茫。这株桃树败了，可它明年还会再开，重长枝芽重获生机。这里没有什么能让她留恋的，何况一座枯桃冷园。

可事到终时方恨迟，曲终落幕人须散。

“一切但凭圣裁——”

耶律佐臣的话一直在耳畔挥之不去，她曾想杀了他，可没想过要毁了他。当真正面对这刻，她还关心他的生死存亡吗？或许仅是连系着二人的一点点血缘吧。耶律佐臣说的对，没有什么比重获自由更值得让人珍惜期待的了。他纵使给她身份地位，辽人举国上下的尊荣，可她仍是他笼中的雀，牢里的困兽。

她决定了，要争取耶律佐臣承诺她和李家将军的自由。这才是她失去的，这才是她应该得到的。

耶律烨缜下朝刚进园子，一眼便看见雨桐在书房外徘徊，她消瘦的身影痴痴的望着一株枯树。烨缜不语，来到雨桐身后，解下披衣为她盖上肩头。她平日很少到他书房来的，今日是否有事找他？

“这么大的雪怎么也不穿件外衣，难道我的孩儿就这么不值得你疼惜？”他轻声调侃，展臂将她圈进怀里，暖着她冰凉的双手。

“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你的孩儿？”她情不自禁想知道，声音比她的手还冷。

“——”烨缜沉默了，良久垂首轻道“我以为能将你温暖，怎么手还是这么冻……”他没有回答她问题，实际只是没有正面答她，可雨桐只当他在闪烁其词，幽幽垂下目光。

“这紫貂毛色真好……”她抬手轻轻抚上领襟，毛如紫玉翻滚着衣边，她更喜欢这紫色多过银色。她转身对他，道“我也想要一件。”

“好，明日我便命人寻来给你。”这是她第一次开口找他要东西。

“这么大的雪，山都封了，哪里还能有……”她有些失落。

“桐儿——”他有一丝丝察觉她的异样，但却如何都捉不到根源。

“不如就把你的送我。”她仰首望他。

“——”他回视她许久，方应道“好——”

“你不舍得吗？”她借着他那片刻的迟误，啧啧逼问。

“我怎会不舍得？不过一件貂衣而已。”他有些茫然，不明所以。

“如果不止这件紫貂披风呢——”她顿了顿，问道“我要让你一无所有，你都舍得给吗？”

“你——”耶律烨缜闻之蹙眉，略显不悦“你为何每次都要如此，落得不欢而散！”

“你还没有回答我。”她殷殷期盼的望着他。

“我——”烨缜还未待有所回答，不远处老总管葛鲁寻至，礼道“主子，皇驾到府了，请您准备恭迎圣驾。”

什么，烨缜听后眉峰蹙的更紧了。他刚从朝中回来，皇帝就追来了，何况天色已晚，就算急务也可传人招他觐见，何须亲自驾临？留下雨桐便匆匆去了，将辽帝迎进正园大厅。

“皇兄何须圣驾亲临——”他命人上了奶子酒，亲自为辽帝满杯“可是有什么急事儿？”

“确有大事，适才朝堂之上不好明言。”辽帝也未接酒，看了看烨缜，认真道“朕思索再三，想想还是应该将此事告知你……”

“哦？”烨缜挑眉，不知皇上又玩什么把戏。

“这封密函是三日前在辽宋边境劫获的——”辽帝说着，拿出密函交给烨缜。

“——”耶律烨缜见之脸色一凛，接过密函只手抖开。是宋国宰府给李尽忠的亲笔书函！上有宰府玉印为证，他看着心惊，不禁急道“信函所说可属实情？那他人现在何处？”

“他现已被关押……”辽帝目光如炬，对视烨缜，抬手轻轻拍了拍他手臂，语重心长道“北院乃大辽军机之首啊，烨缜——”他顿了顿，坚定道“朕待他们情深意重恩宠不薄啊，李家非但不思报恩，反而背反大辽，罪无可恕，其行当株——”他后面半句说的尤重，耶律烨缜顷刻领悟，拍案怒道“你想连傅雨桐一同处死？”

辽帝不语，深邃的目光回视。

“——”皇帝亲临，他随即想到雨桐安危，夺门就要出去寻她，却被辽帝喝住“你给朕站住！”

耶律烨缜双拳紧握，怔怔的僵在门前。

“已经晚了——”辽帝平静道。

“你——”他满心痛恨。

“待她产下孩子立刻处决。”皇帝的话自当毋庸置疑“你哪也不许去，要找也找不到。”

“你别逼我——”良久，他方才从牙缝挤出几个字。

“朕怎会逼你的，朕是你的皇兄，你与朕血脉相连——只是你身处北院之首，大辽的军枢要职，这个汉朝女人并非真心归顺，况且她叔父假降在先，万万留不得——”辽帝蹙龙颜不悦，加之烨缜心急多次直讳称‘你’，心下更添几分恨意。

“——”他残虐的笑了笑，道“臣弟终于明白了，皇上此行最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为个女人而来——”

辽帝不语，轻轻敛目，随即饮了口奶子酒，道“既然你明白，朕就不必多说了……”

“皇兄要如何才肯留下臣弟妻儿？”他这句话让皇帝听着特别刺耳，越加坚信民间谣传：大辽没他不行，他才是辽国的战神，开疆拓土的皇帝。

辽帝不语，递了张折子过去，上面全是弹劾库术大贺萧古等人征战期间，肆虐掠夺残杀百姓私吞军粮，一列罪状劣迹斑斑，却只字未提烨缜。

“——”皇帝这是痛斩他双臂，烨缜冷笑道“既然有人弹劾，皇上大可当朝按律法惩治——”

这皇上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刚大获全胜，各个军功标榜，如何动的了？倘若因为多杀几个人就处罚将领，日后谁还敢带兵打仗冲锋陷阵？

一时，二人僵持住了。

“烨缜，朕的这个皇帝当的不容易啊——”辽帝起身，徐徐寻至窗前，仰望当空明月高挂。

“恐怕皇兄不仅是要处置库术等人……”他声音平静，渐闻园中骚动炬火束束，看来今日是来逼他就范的。

“朕承诺，不会动你妻儿毫发。”辽帝没有看他，仍旧背对烨缜，绝然道“下手谕吧——”

他们都是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情深堪比手足。她又是他承诺过，唯一想守护的女人，她已经有了他的血脉。让他如何取舍？这些将军只忠于他，这点皇帝比他还明白。不用令不用符，只需一笔亲函几句话，举兵反戈易如反掌。

“皇上可否给他们留下全尸……”

过了多久，谁也不知道，他最终明白了。任他再如何反叛，还是无法忤逆圣意。因为他忠于辽国，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大辽的血液，是大辽赐予他的生命。而眼前这个皇帝，就是大辽的天。辽国可以没有他，但却不能没有皇上。

“朕会厚葬他们，他们都是辽国的勇士，有功于辽，有恩于朕。”辽帝方才幽幽转身而对。

他拿起案上那封烨缜亲笔书函，暗自松了口气。这时在外久候的耶律佐臣叩门而入，手中握的正是辽国北院大将军印凭，这印符原本在他书房的。

不过这时他不怨她，他想到她为何久久徘徊在他书房外了，说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原来辽帝早就成足在胸了，不知今日他不允会否鱼死网破?

烨缜颔首笑了笑，这刻突然十分想念雨桐，想同她坐下喝杯水酒说说话，想看看他未出世的孩儿。

辽帝接符，用印，将手谕发了下出，背对烨缜叹道“你交待一下吧——”

“臣—”他一把撩起衣摆，俯身跪叩“耶律烨缜，领旨，谢恩——”不过辽帝已经远远行出园子了，他一直跪在那很久很久。

老管家见状，颤抖着声上前将烨缜搀扶了起来“主子……”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二人面前这对玉盏，便是真正的夜光杯了。这是上好的祁连山美玉细磨而制，纹饰天然杯薄如纸，玉色鲜明内外平滑，尤为月下对饮，杯内清明若水升有奇异的光彩。

月光透窗而进，打在杯上。

房内烤着暖炉，屋外冰天雪地。烛光如水，波波流连在两人间，流连在菜席间。他们静静坐着，他望着她，她垂着首。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为什么不说话了。”烨缜破声寂静。

“你开心吗？”她看着他。

“——”他垂落眼眸，为自己斟了满杯。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他仰脸对她笑了笑。

“是我把你的印符拿给辽帝的。”她不想隐瞒，或许有一丝后悔。也可能她想看他雷霆大怒杀了她，还是想见他失魂落魄一无所有的样子？这一刻，她自己的都不清楚了。

“你为何落泪桐儿？”他目光柔和深深的关慰。

“——”她抬手去摸，眼畔果然湿了，轻道“或许是眼中进了沙……”

“是啊，这北地终归不适合你……”他轻轻的收敛了目光。

第四四章

第四十四章

“——”她心底一阵阵酸涩，噙着泪不再言语，起身为他满了杯酒。

耶律烨缜举杯，轻轻将酒洒在身旁——

只见那酒溪晶莹如流，像落下的冰珠带着月华，一滴滴融进土里，一滴滴飞溅落在地上。这土地好像长了生命，欣然的接受了。他出卖了，出卖了他出生入死的将士，出卖了他患难与共的兄弟。他的声音非常的沉，难掩的悲愤，轻道“桐儿，你要珍惜，珍惜你这条命——”

“——”她失了声，仅是看着他眼底顿起燃烧的愤恨。

手谕令下——

库木库术率将及四城守兵立刻出营，兵犯禁城。令谕，兵临西明门待令。

火把束燃满野，军将出营，战马嘶鸣冲破静夜。只是眨眼间，偌大的营区就熄了火，再也寻不到一人。

“殿下手谕，西明门待令——”库木库术驭马，高声扬手示令。一束束炬火燃烧如蛇舞动，栖鸟飞走铺天盖月，马匹奔践均朝西明门而去。

“我咋觉得有点不对头啊，这深更半夜，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匹匹战马如风般掠过萧古尔泰身旁，他搔搔脑袋嘀咕着，这是

不是要反了？他之前到略有耳闻，听库术说皇上不满他们私扣檀蓟等八个州县剿粮的事儿，那也不至于闹翻天吧？

“你瞎嘀咕什么——”库术轻斥，道“殿下亲笔手谕，又有玉印为凭，还能错的了？”

“是啊萧古，你若不敢，不如回家抱老婆去，呵呵——”大贺闻声，紧赶了两步座骑，跟了上来。

“抱你老婆我就不敢——”他也不吃亏，顶撞道。

“别斗嘴了，办正事呢，一点轻重都不分。”库术蹙眉，心里也隐隐升起不安。

他们领兵驻西明门，周围黑压压的沉静，只有夜空挂月依稀银光撒落，空气中渐渐凝聚起一股血腥，那味道越加沉重——

“不好将军——”纳昃勒惊觉，顿时转身对库术道“我们种埋伏了——”

说话间，四周火把巨燃，当空顷刻一片透亮，伏兵山呼而至，将他们重重围了起来。只见高高的城楼上部满了弩箭手，张弓待发。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库术还算镇定，见来人是耶律佐宗而非佐臣，似乎希望尚有回旋余地，实则只是垂死挣扎，不然便杀个你死我活也罢。他礼道“属下库木库术，奉手谕令，掉四城驻兵西明门——”

“你奉谁的令，调哪的兵，凡我大辽调兵遣将均需兵符——”他声若寒冰，又沉又稳，一反往日温顺常态，猛然举臂，一手正握北院兵符，扬声道“北远统军印符在此，三军将士皆唯帅印是从，胆有违令不从妄议者。杀，无赦——”

这兵符是耶律烨缜的——

主子，主子他被剥权了！库术心底一惊。但见前排将士高声嘶喊，皆举刀冲杀陷阵。长箭如雨，疾进嗖嗖而至，前阵军将均陷血肉之中，但他们谁都未曾吭出一声。

“胆有违令不从者，杀无赦——”

一列列契丹勇士前仆后继，却依旧无法欺近佐宗。他一次次的重复着，一批批的男儿倒下了。那血慢慢的汇成一洼，火光燎原，血潭映月。

“——”大贺闷声，肩接一箭。他扬手折断长箭，远远对佐宗喊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老子新学的，怎么样——”

“天命难违，垂死挣扎。”他声轻如风，带着一丝不屑，蹬高大殿之前，平静的看着他们，平静的看着这如浴血中的西明门。

“萧古——”那痛声悲鸣久久回旋在静夜长空上。

暖阁为春，月影依稀。

“陪我喝一杯吧桐儿……”他隔着这桌席握上了她的手——

“今夜，我会陪你喝到天明……”或许当明日曙光来临——她还会再见到他吗?

“这一杯，饮你我相识此生定数。”他举杯对她，黑漆漆的双眸深深的，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她轻轻执盏，咽下这杯。

“这第二杯，饮你重获新生，你自由了……”他看着她，眼中隐隐升起不舍。任他再如何握紧，终还是有失去的这天，因为她不是他的，从来都不是。

“——”她端起那殷殷翠绿的夜光杯，珠泪垂落掉入盏中。

“桐儿，没什么比自由更可贵更重要的了——”他望着她，就像静夜中的月光，那么平静波澜不兴。

他忽然举刀，刀锋刃，如风扫过雨桐颈旁，她顷刻不支倒在了桌上。

只见青丝飘然，暖灯烛火下缓缓垂落。

耶律烨缜起身，来到她身旁，轻轻拾起桌上那束割落的断发，垂首注视道“桐儿，你知道吗，你是我此生最珍惜的女人……”

“——！”她觉得心好痛，像撕开一般。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她趴在桌案，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意识渐渐的昏沉了。趁还没有完全昏睡过去，她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她不禁捉住了眼前的手，喘息道“我们，我们不会再见了吗……”

他看着雨桐良久，轻声回道“只是这辈子而已——”

第四五章

第四十五章

她强迫自己在多支撑一会儿，她还有些不明白，不清楚的事情。她突然有些放不下手了，抓着他的手越收越紧——

他轻轻收敛目光，慢慢退出了她紧握的双手，执杯，道“桐儿，这第三杯饮下，你我恩怨情仇往日是非，一笔勾销——”

他深锁眉峰，紧握杯盏，跟着一饮而进。似乎没有犹豫，但好像又徘徊了千年。难道他此生就一直在等着这刻，那痛深深的埋进心底。

“……”她终于阖上眼睛，一颗泪悄然滑落脸庞。

“傅雨桐，倘若来世我们若能再遇，你再来同我纠缠——”他眼波朦胧似雾似幻，眸如星辰无语指苍天。

“葛鲁……”

“主子。”

“——”他背对着二人，这话竟然这般难以启齿，久久方道“送她走吧——”

“送去哪啊——”老管家泣声落泪，不禁跪地，求道“就让老奴留下继续伺候殿下……”

“送她去，她想去的地方——”他哽咽了，转身轻轻帮雨桐披上那件紫貂裘衣。

他再也没有什么能给她了——

“老奴，叩别殿下，一叩，两叩，再扣——”老管家沉声含恨，对着男人背影忍泣道“殿下恩重如山，葛鲁这把老骨头就此叩别了——”

无语问苍天，无语问苍天——

他仰首对空，畅声笑道“好，我也同你饮一杯，受下你这三拜，从今往后她就是你的主子，再也没有耶律烨缜这个人——”说罢，举杯饮尽。

晨光初现，朝雾轻盈，鼻息间似乎都弥漫着一阵淡淡的清香。马车咯嗒咯嗒的行使在小山路上，细雪飘飘纷飞而落。

“等等——”

“喝——”马车渐渐停了下来。

雨桐香汗淋漓，自梦中惊醒。她呆了霎那，猛然掀开车帘——

车外茫茫，白山清水，苍树挂银，这天澈澈的碧蓝。

“——”她匆匆爬下车，看着面前的葛鲁，一颗心顿时沉落万丈。

“您醒了——”葛鲁平静，道“您想去哪我都可以送您去——”

“他呢？”她僵冷的声音，连自己都不知在说些什么。

“——”他无声的回对她。

完了，终于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她满意了？这就是她想得到的？她笑了笑，走到崖边，群山迭起茫茫的白雪，浪花淘淘潺潺的溪流。

“他死了？他死了——”她哑了声音，仰面对空嘶喊，冷风吹不干，青泪流两行。无力的笑了笑，最终跌跪地上，什么仇都报了，什么仇都报了——

老管家垂首暗叹，前去搀扶道“我送您回大宋去吧，那里才是您的家。”

“——”她不语，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也不让他扶，自己站了起来。

“我哪也不再去，不想去了。就留在这里，守在这山边——”她眸如秋水般盈盈流动，眼底渐现一抹坚定。

“——”老管家惊闻抬首望去，悲颤道“王妃……王妃……老奴我——”他噗嗵一声跪地，叩首动容道“奴才葛鲁，沥血叩谢王妃恩德，

情深似海，为殿下留一血脉，老奴愿永世为牛为马追随王妃，报您大恩于点滴——”

她扬扬唇，笑了——

自西明门一击，连尸体都未曾找到，只听宫里宫外传着：当场就都烧了，连个全尸都没给留下

Chapter_5

。

垒垒孤冢埋英雄，冬去春来又一年。

锵，一声彻空而起。

“——”男人惊愕，扬刃去挡，剑折当下，胸口缓缓渗出一丝血红，竟真真被刀风所伤。

耶律烨缜挥刀凶悍，狂目炽燃。他不肯刮脸，也不去理发，没人敢劝，这彪悍越见原始。一身大汗淋漓，将刀随手丢在院中。

这是所京都近郊的废院子，没花没草，几棵老树原本枯枝凋零，末年迎春又长了新芽。

月儿如钩当空高挂，暖风煦煦吹进窗内。他裤脚高挽至膝，坐在床边。

女婢端进水盆，轻轻执起他一脚，撩水淋上，时不时又抬头看看他。

他自从被圈禁在此就没同人说过话，这里连坛酒都没有，皇上是让他明明白白的静思己过。除了一个烧饭婆婆和伺候烨缜的丫头，再有适才同他练剑的男子外别无他人。可惜那男人却是个哑巴，不然两人或许会有些话说吧。

晴香眉目清秀，仰起瓜子脸望他。他早就失了当日的光彩，灰蒙蒙的眼底如潭死水。这度日如年，几个月下来他又狂又躁，日日挥刀直至深夜，每每全身汗湿，乏累至极方能睡下，可梦中依然时常惊醒。

他这辈子再也出不去了，原来自由真是那么重要那么珍贵，或许再过两年他就会习惯，习惯这里，习惯被圈禁的生活。烨缜无声的阖上双眼，惊觉下身嗖凉，晴香正解着他裤头，猛然站了起来，不禁斥道“你干什么！”

晴香闻声忙收回手，慌乱跪地，凄凄哀道“晴香是不想看殿下这般委屈着自己……”

“荒唐——”他一脚搪开水盆，恨道“我要了你就不委屈自己了吗！”

“……”她不敢顶撞，眼泪啪嗒啪嗒的落了下来。她就是来伺候烨缜，可他却从未碰过她。

耶律烨缜疾步园中，猛然抽起长刀，刀风舞，一道道光影映月，银光绚丽波波如流。

他就这般刀剑风舞，春去秋来。

她则每逢节祭墓前，年年复如。

全文完。

后续，待续——

= 后续 =

后续

眨眼七年，往事如烟百思不倦，依旧缠绵在眼前。

这酒馆虽然地处偏僻，但与外族接壤，来往客商莽汉仍旧不少。别看这地方偏僻经常有匪患出没，但这家馆子却奇异的生存下来，方圆几百里也只有这家店面了，而且装潢不错，地方干净又宽敞。正巧旺季，所以馆子里还真有几分应接不暇。

“喂，小二，上壶老酒，二斤牛肉——”

“好了您——”他笑嘻嘻的格外亲切。

“小儿，我的菜怎么还没上来——”

“就来了您——”他急忙跑过去，又擦了遍桌子。

“哎，今天还挺忙的……”雨桐拿着汗巾走了过去，作势去帮他擦脸上的汗。

“嘿嘿，我自己来就好了。”男人笑了笑，腼腆的接下丝巾随手抹了把。

“呼，真他妈热死了——”这馆子大厨在火炉旁整整烤了个上午，今年盛夏又特别的热，他不禁出来喘口气。那小二看见，随即训道“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现在正忙着呢！”

“——”这边刚要反驳，便见不远处一桌男人龌龊，拉着雨桐不给走。

“傅老板，坐下来陪我喝一杯嘛——”那汉子淫秽的笑了笑，摸着雨桐小手，拿出只玉镯子，道“这个送给你的，喜欢不——”

雨桐未接镯子，不着痕迹的收回手，轻轻扬唇，回首朝斗嘴的两个男人娇声笑道“这位客馆想人陪他喝杯酒。”

“喝酒啊，我喜欢——哈哈——”萧古尔泰刚刚出来透口气，能喝酒他当然不愿意去守炉灶了。光着膀子，肩背上青刺的一只雄鹫已经伤痕累累，被那一身刀痕掩盖几乎看不出了。

“喝酒，我们陪你啊——”大贺一把抽下小二的肩布摸了把脸，亲热的揽上那莽汉膀子。

两个家伙危险性的逼近，双双坐在那汉子两边。

“你们干什么？”那汉子皱了皱眉头，道“我要的是女的，你们TM过来做啥？”

“喝酒啊。”大贺不客气，自己拿杯斟道“今个儿你请客——”

“TMD——”汉子拍案而起。

这时正好有人推门入店，他肩头扛着只大肥羊，自得其乐道“今儿是妍儿七岁生辰，咱们晚上全羊宴”

“纳昃叔叔——”女孩儿像只燕子般飞了过去，扑进男人怀中撒娇。

“妍儿——”纳昃勒放下肥羊扛起她。

“咯咯——”她笑声娇嫩，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小小年轻倾城姿颜，已经美得无法遮掩。

“——！”大贺萧古惊见，他一身死羊毛就抱他们的妍儿，急忙双双赶了过去。

“咣——”那汉子眼见冷落自己，不禁掀了饭桌。方圆几百里谁不认得他？这的土匪头子鬼裘，可是他拜把子认的亲大哥，纵横多年那连朝廷拿他都没辙，响当当的人物。可还没等他发威，就见纳昃勒身后跟着一个男人也进来了，正是鬼裘。汉子连忙前去示好“嘿嘿大哥——”

“将军，别来无恙。”鬼裘笑脸迎对，库木库术自厨堂走了出来。

“七年炉灶，熟如指掌。”他也笑了笑，在桌旁坐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这次——”他的话声被打断，女子婀娜，风韵百姿，出来追道“妍儿——”

“燕子姨娘——”小女孩嘻嘻笑了笑，躲在库木库术身后。

“才秀了两针你就跑，真不听话。”燕儿娇嗔，牵住耶律璟妍右手。

“走，妍儿跟我打鸟去——”当年的少年已渐长成，拉住妍儿左手。

叮，只见两条怨恨的目光届时强在一起。

妍儿左看右看，燕子姨娘让她学女红，璟珩哥哥让她去打鸟——咦！！

她甩开二人，扑上雨桐，噘嘴道“我不要跟你们去，我要和娘亲学读书。”

她摇摇小脑袋，像模像样的吟起诗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啪，她的小嘴巴被捂住了。

“呵呵，这孩子——”傅雨桐尴尬，僵硬的笑了笑。

“姐啊，你就教她念这些啊？”燕儿瞪大眼睛。

“呵呵，这就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萧古老不客气嘲笑他大姨子。

“傅老板。”鬼裘上前，笑道“我这有些锦段布匹，你看着若喜欢拿去给女眷们添些穿戴——”

“哎，你可客气了，我这东西多的都用不完。”她怜爱的摸了摸孩子的头。

“还是楼上雅房谈吧。”库木库术起身，这楼下馆子的厅堂届时没人管看了。当年承蒙四殿下菩萨心肠，私下将他们放生，他们随后寻到雨桐，便在这偏僻的小镇上安了家。檀蓟八个州县数年的剿粮，加之耶律烨缜之前家底，库木库术养兵四万之众，鬼裘为首在此地称匪，朝廷屡屡派兵围剿，但却斗其不过？只知是群贼匪，专劫商家大客州府官绅富豪。

“二皇子继位了。”鬼裘语道重点，他们住的偏僻消息自然没这么灵便。

“又要大赦了……”库木库术轻轻敛目，不知道主子会不会——

“恐怕没这么容易——”男人目光犀利，对上库术，道“不过我私下见过四皇子，他说会以剿匪为由劝耶律佐臣赦免殿下——”只要人能出来，怎么样都好办。

有钱难买权，有权难掌兵，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旧部多，那四万之众也多为沙场浴血视死如归猛将了。

这扬风阵阵，黄土卷沙，他以为今生无缘再见，岂料终有重获自由的这天。七年了，足足七年，他在这方圆几尺的园子里足足待了七年！

耶律烨缜仰望苍天，碧洁如洗，连气息都是香的，那绿草遍野满山的牛羊。

“殿下，今个儿就在这馆子下榻吧，再往前走就没店家了——”副将神秘的笑了笑。剿匪？那都是他们出生入死的手足兄弟，带兵来剿不如痛快淋漓的大饮一场。

烨缜有些失神，如果朝廷不是有利可图是不会放他出来的。出来干什么？继续杀戮，不断的征战？难道他这半辈子双手染的鲜血还少吗。他为大辽出生入死，自会拉满弓就已经血战疆场了，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七年的圈禁！

他抬头看了看这馆子，只见二楼台上，一只纸燕儿飘舞而落。他心底一痛，不禁扬手捉住。

纸燕的主人跑了出来，站在馆子前，直勾勾的瞧着烨缜，伸出小手，冷道“把燕子还我！”

“——！”烨缜心底一凛，这女娃容貌惊为天人，他南征北讨无数，竟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娃娃。他翻身下马，对娃娃笑道“谁说这燕子是你的了？在我手中，她就是我的。若你叫她应你，我便将这纸燕还你——”这七年圈禁仍未磨平他一身霸气凌人，只待披甲再战他就是神。

“——！”女娃盯着他片刻，哇一声哭了出来。她靠山可多了，他竟然惹她！她的库术，大贺，萧古，纳昃叔叔都是能打大仗的大英雄。还有她的葛鲁爷爷，璟珩哥哥，燕子姨娘，娘亲全都待她如珠如宝。她伸出小手，指着耶律烨缜，噘嘴坚定道“你要我的纸燕就要把马留下！否则我不会让你走的！”

“哦？”耶律烨缜挑眉一笑，逗道“那我便把你一起抢去，如何？”

“哇——”妍儿扬声大哭，转脸就喊娘亲。

“难道我们的孩儿就这么不值得你疼惜吗？”雨桐轻轻倚身门旁，星眸如水柔，脉脉含情。本想让他们父女先聚片刻，未了他竟将她逗哭了……

他寻声望去，只见他梦中的人儿悄然倚身，就在眼前。

“我们又见了傅姑娘——”

“将军愿否进来坐坐，饮杯水酒再上路——”她眸光如墨，深深的望着他，无声的来到他眼前。他触手可及，一把将她揽进怀里，动情道“桐儿——天神又给了我生命，我说过，来世再让你同我纠缠——”

逐水草而居，哪片天地好呢？

这里草不肥，那里水不清。

“你怎么这么烦，还是交由殿下定夺！”

“你什么意思！殿下说了让我看着办！”

“你们两个吵不吵，这点小事都拿不定主意——”

「待我拱手河山讨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你看远山含笑水流长，生生世世海枯石烂」

完结